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出版基金
PUBLISHING FUND

现代普什图语的体貌系统研究

XIANDAI PUSHITUYU DE TIMAO XITONG YANJIU

王 静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广州·上海·西安·北京

序言

Preface

《现代普什图语的体貌系统研究》是王静同志几年来在普什图语研究中潜心探索的学术结晶。这部专著的出版可喜可贺。

普什图语在我国属于非通用语种。多年来，尽管国家对非通用语学科的建设高度重视，但由于种种原因，非通用语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仍面临不少困难。从事普什图语教学与研究的队伍比较薄弱，资料相对匮乏，科研之路艰辛，特别是语言研究，更属不易。王静同志从教学工作的需要出发，知难而进，坚定地选择普什图语研究作为自己的科研方向，是值得赞赏和敬佩的。

王静同志踏实细致，勤学好问，思维敏锐，既有科研定力，也有学术见地，既有扎实的专业基础，又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力求完善的治学态度，有望成为我国普什图语教学和研究方面继往开来的有生力量。

本书主要研究现代普什图语以动词时间语义特征为核心的情状体系统（客观）和以视点分布对立为核心的视点体系统（主观）二者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探索了普什图语时、语态和式等范畴意义对句子体貌意义的影响，建立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双部”普什图语体貌系统理论框架，深化了对普什图语时间语义表达的认识。

本书的主要成果和创新有以下几点：尝试从情状体和视点体两个不同视角对现代普什图语体貌系统进行研究，并据此构建普什图语体貌系统理论框架；根据建立在缺省对立关系上的四组时间语义特征［+/Φ动态］、［+/Φ持续］、［+/Φ有界］和［+/Φ个体化］对普什图语动词相和句子情状进行分类，并进一步探索句子情状体义的合成机制；将视点V在话题时间TT与情状时间ET的相交关系作为普什图语视点体划分的新依据，对普什图语视点体进行了重新界定。

可以说，这本专著是我国近年来普什图语研究方面取得的新成果，同时也使我国学界的普什图语体貌系统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当然，这本专著也还有不尽人意之处，比如，对普什图语情状体的研究还有进一步深入的空间，对普什图语中性体使用的语境等方面的研究还有待深入和扩展。

前路漫漫，道阻且长。希望王静同志再接再厉，在普什图语教学与研究工作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的成绩。

是为序。

孙衍峰

2019年12月15日

前言

Preface

体貌系统是体现和编码时间关系的语言范畴，是语言符号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本书以现代普什图语的体貌系统为研究对象，运用语言类型学和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分别研究了以动词时间语义特征为核心的情状体系统（客观）和以视点分布对立为核心的视点体系统（主观），探讨了二者的关系，并进一步探索了普什图语时、语态和式等范畴意义对句子体貌意义的影响，建立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双部”普什图语体貌系统理论框架，深化了对普什图语时间语义表达的认识。

情状体指情状内在的时间语义特征。基于时间语义特征的缺省对立，本书对普什图语动词相和句子情状分别进行分类：动词相分为状态、单活动、活动、瞬成四种类型，而句子情状分为状态、阶段水平、单活动、活动、瞬成和渐成六种类型。在此基础上，以三层级单一合成模式分析普什图语动相合成情状的具体过程，得出如下规律：状态情状句和阶段水平情状句主要由状态相动词构建；活动情状句主要由活动相动词构建，单活动相动词加上动量或时量补语、瞬成相动词加上表达行为动作不间断进行的方式状语也可合成活动情状句；单活动情状句主要由单活动相动词构建；瞬成情状句主要由瞬成相动词构建；渐成情状句可以由瞬成相、活动相和单活动相动词与有界论元或者与句子中其他表示界限的成分合成。

视点体反映说话者视点对情状的观察方式。视点体的分类依据是视点与情状的相交方式。以此为标准，普什图语视点体在广域层面上，可以分为非完整体、完整体和中性体；在狭域层面上，非完整体可以进一步分为进行体与惯常体，完整体可以进一步分为一般体与完成体。立足于此分类，本书从视点对立、语义对立和标记对立三个方面讨论普什图

语视点体系统的内部对立关系，发现广域层面存在均等对立和缺省对立两种对立模式，而狭域层面只存在缺省对立模式。

情状体系统与视点体系统共同构成语言中的体貌系统。运用构式压制理论、体义相交理论等，本书探索了情状体和视点体的关系及普什图语句子体貌意义合成的过程。首先，句子在表达时间语义时，情状体是基础，视点体是条件，二者缺一不可。其次，主观视点与客观情状在时间及空间上相交，句子体貌意义得以形成。通过对普什图语不同视点与不同情状相交的情况进行细致梳理，得出如下结论：无论是完整视点还是非完整视点，与不同情状结合后，可能发生改变的时间特征是“界限性”特征。完整视点或给无界情状加上[+有界]特征，或不改变情状本身的[+/Φ 有界]特征；非完整视点完全“忽视”情状的“界限性”特征，无论情状是否有界，与非完整视点结合后句子体貌特征都为[Φ 有界]。

此外，语言中的体貌系统不是单独存在的，不能将其与语言中的其他系统，尤其是与动词相关的语法范畴系统割裂开来。所以，本书还探索了普什图语中与动词相关的时、语态和式范畴与句子体貌意义之间的关联，发现：时作为背景设置成分不直接参与句子体貌意义的合成；语态单纯描写句中动词表示的动作与动作参与者之间的关系，不涉及时间意义，不参与句子体貌意义的合成；普什图语中不同的式范畴类型要与非完整视点或完整视点相匹配，来表达说话者不同的语气、态度，与视点体关系紧密。

语言中的体貌问题至今仍是一片“缺乏地标的区域”(Binnick, 1991：135)。即使是在英语中，情状体与视点体之间的区别也不总是被人清楚地看到。相对于普什图语复杂的体貌现象而言，本书的研究还只是基础，基于现有理论所提出的观点也不够完善。但是，提出观点的目的不是终结问题，而是提供更新的视角去发现问题。如若能为后来者提供一些可以借鉴的思路，则本书的写作就是有意义的。

受作者学术水平所限，书中可能存在可商榷之处，敬请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王静

2019年12月于洛阳

目 录

Contents

绪 论 …… 1

0.1 问题的提出 …… 1

0.2 研究对象 …… 1

0.2.1 体貌系统 …… 1

0.2.2 体和时的区别 …… 4

0.3 普什图语体貌问题既往研究 …… 5

0.3.1 阿富汗、巴基斯坦相关研究 …… 6

0.3.2 欧美相关研究 …… 8

0.3.3 中国相关研究 …… 11

0.3.4 简评 …… 12

0.4 研究目的、意义、方法 …… 13

0.4.1 研究目的 …… 13

0.4.2 研究意义 …… 13

0.4.3 研究方法 …… 14

0.5 结构和语料来源 …… 14

0.5.1 结构 …… 14

0.5.2 语料来源 …… 15

第一章 理论基础 …… 17

1.1 Bernad Comrie的经典体理论 …… 17

1.1.1 基本观点 …… 17

1.1.2 关于英语完成结构 …… 19

1.2 Carlota Simth和Mari Olsen的双部体貌理论 ······ 21
1.2.1 Carlota Simth的双部体貌理论 ······ 21
1.2.2 Mari Olsen的双部体貌理论 ······ 25
1.2.3 对两种理论观点的取舍 ······ 29
1.3 构式语法关于体貌的研究理论 ······ 30
1.3.1 Klein的话题时间理论 ······ 30
1.3.2 Michaelis的构式压制理论 ······ 34
1.3.3 Croft的动词体理论 ······ 36
1.4 术语问题 ······ 39
1.4.1 完整/非完整、完成/非（未）完成、有界/无界 ······ 39
1.4.2 情状、情状体与情状类型 ······ 40
1.4.3 相、情状与事件 ······ 41
1.5 小结 ······ 42

第二章 普什图语情状体系统 ······ 44
2.1 情状的内部阶段和分类依据 ······ 44
2.1.1 情状的内部阶段 ······ 44
2.1.2 情状的分类依据 ······ 45
2.2 普什图语动词相和句子情状 ······ 52
2.2.1 动词相 ······ 52
2.2.2 句子情状 ······ 60
2.3 情状体的合成 ······ 80
2.3.1 情状体的合成模式 ······ 80
2.3.2 普什图语情状体的合成过程 ······ 85
2.4 小结 ······ 90

第三章 普什图语视点体系统 ······ 93
3.1 视点体的分类依据 ······ 93
3.2 普什图语视点体的分类 ······ 96
3.2.1 非完整体 ······ 96

3.2.2 完整体…………101
3.2.3 中性体…………106
3.3 普什图语视点体系统的内部对立关系…………112
3.3.1 视点体的对立模式和对立域…………112
3.3.2 普什图语视点体广域内的对立…………115
3.3.3 普什图语视点体狭域内的对立…………119
3.4 小结…………124

第四章 普什图语句子体貌意义的合成…………126
4.1 合成基础…………126
4.1.1 体义相容…………126
4.1.2 动词语义和现实情境的作用…………128
4.2 合成条件…………130
4.2.1 视点体范畴构式…………132
4.2.2 构式压制…………134
4.3 合成机制…………140
4.3.1 体义相交的三要素…………140
4.3.2 普什图语句子体貌意义的合成过程…………144
4.4 小结…………160

第五章 普什图语句子体貌意义与时、语态、式…………163
5.1 句子体貌意义与时…………163
5.1.1 过去时…………165
5.1.2 现在时…………167
5.1.3 将来时…………168
5.2 句子体貌意义与语态…………170
5.2.1 中动语态…………171
5.2.2 非中动语态…………172

5.3 句子体貌意义与式 …………………………………………………174
5.3.1 直陈式…………………………………………………………174
5.3.2 趋向式…………………………………………………………175
5.3.3 命令式…………………………………………………………178
5.3.4 能动式…………………………………………………………180
5.4 小结 ……………………………………………………………………182

结　论……………………………………………………………………183
6.1 本研究的主要发现 …………………………………………………183
6.2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 …………………………………………………186
6.3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课题……………………………………………187

参考文献…………………………………………………………………188
附录：普什图语100个常用动词 ………………………………………195
关键词和动词索引………………………………………………………200
后　记……………………………………………………………………201

图目录

图0.1 视点体时间图示 …………………………………………………… 4
图1.1 Bernard Comrie（1976）的体系统……………………………………17
图1.2 Zeno Vendler（1957）和Carlota Smith（1991）的动词情状分类对比 ……22
图1.3 视点对情状的观察 ……………………………………………………23
图1.4 Carlota Smith（1991）的“双部”体貌系统……………………………25
图1.5 情状在时间轴上的发展（Olsen，1997：53）…………………………27
图1.6 视点在参照时间对情状的观察 ……………………………………28
图1.7 “لوستل”的不同体义 ………………………………………………37
图1.8 动词情状体义的二维几何图示 ……………………………………38
图2.1 情状的内部阶段示意图………………………………………………45
图2.2 有无内部阶段对比图…………………………………………………45
图2.3 持续性与瞬间性例图…………………………………………………47
图2.4 [+持续性]特征合成图示 …………………………………………47
图2.5 有界性与无界性例图…………………………………………………48
图2.6 静态性与动态性例图…………………………………………………50
图2.7 个体化与非个体化例图………………………………………………51
图2.8 状态相…………………………………………………………………54
图2.9 活动相…………………………………………………………………55
图2.10 单活动相………………………………………………………………57
图2.11 瞬成相…………………………………………………………………59
图2.12 状态情状的时空图示…………………………………………………62
图2.13 阶段水平情状的时空图示……………………………………………65
图2.14 活动情状的时空图示…………………………………………………67
图2.15 “په پزه شيان بويول”的内部时间结构……………………………………68
图2.16 单活动情状的时空图示………………………………………………72
图2.17 瞬成情状的时空图示…………………………………………………73
图2.18 渐成情状的时空图示…………………………………………………77

图2.19　情状的三层级……81
图2.20　单一合成模式与互动合成模式对比图……84
图2.21　普什图语情状体系统……92
图3.1　完整体与非完整体视点原型图示……95
图3.2　中性视点原型图示……95
图3.3　普什图语进行体例句的视点图示……97
图3.4　惯常体例句的内部时间结构……100
图3.5　普什图语惯常体例句的视点图示……100
图3.6　普什图语完成体例句的视点图示……102
图3.7　普什图语一般体例句的视点图示……105
图3.8　普什图语中性体例句的视点图示……108
图3.9　普什图语视点体系统……110
图3.10　均等对立与缺省对立……113
图3.11　普什图语视点体广域对立和狭域对立示意图……115
图3.12　普什图语非完整体和完整体的内部对立关系……116
图3.13　非完整体与完整体的均等对立关系……117
图3.14　中性体与非完整体、完整体的缺省对立关系……118
图3.15　普什图语视点体广域对立关系……118
图3.16　普什图语进行体与惯常体视点原型对比……121
图3.17　普什图语完成体与一般体视点原型对比……122
图3.18　普什图语视点体狭域对立关系……124
图3.19　普什图语视点体内部对立关系示意图……124
图4.1　［Φ有界］vs［+有界］、［+接续］vs［Φ接续］缺省对立关系图……141
图4.2　缺省对立基础上的单一合成模式……142
图4.3　中性视点与渐成情状相交图……143
图4.4　完整视点与渐成情状相交图……144
图4.5　无标记体视点与状态情状相交图……145
图4.6　完成体视点与状态情状相交图……145
图4.7　一般体视点与状态情状相交图……146
图4.8　进行体视点与状态情状相交图……146
图4.9　惯常体视点与状态情状相交图……147

图4.10　无标记体视点与阶段水平情状相交图 …… 148
图4.11　完成体视点与阶段水平情状相交图 …… 148
图4.12　一般体视点与阶段水平情状相交图 …… 149
图4.13　无标记体视点与活动情状相交图 …… 150
图4.14　完成体视点与活动情状相交图 …… 151
图4.15　一般体视点与活动情状相交图 …… 152
图4.16　进行体视点与活动情状相交图 …… 153
图4.17　惯常体视点与活动情状相交图 …… 153
图4.18　完成体与单活动情状相交图 …… 154
图4.19　一般体与单活动情状相交图 …… 155
图4.20　一般体/完成体与瞬成情状相交图 …… 156
图4.21　无标记体视点与渐成情状相交图 …… 157
图4.22　完成体视点与渐成情状相交图 …… 158
图4.23　一般体视点与渐成情状相交图 …… 159
图4.24　进行体视点与渐成情状相交图 …… 160
图4.25　普什图语视点体范畴构式分类 …… 161
图4.26　普什图语情状与视点结合情况图 …… 162
图5.1　三种时态 …… 165
图5.2　过去时时间关系示意图 …… 166
图5.3　现在时时间关系示意图 …… 168
图5.4　将来时时间关系示意图 …… 169
图5.5　普什图语的语态系统 …… 171
图6.1　普什图语体貌系统 …… 185

表目录

表0.1　萨迪库拉·里什汀的动词时、体变化表（صديق الله رشتين，1965：3）………… 7
表0.2　D.N.Machenzie的普什图语动词形态变化表（Comrie，2009：472）………… 9
表0.3　普什图语动词形态的时分类（车洪才、张敏，2003：74—108）…………11
表1.1　Zeno Vendler（1957）的动词情状分类 …………22
表1.2　Mari Olsen（1997）的词汇体类型 …………26
表1.3　动词类型所表示的情状时间结构…………27
表1.4　Reichenbach（1947）的时类型 …………31
表1.5　Michaelis的情景分类（Michaelis，2004：11—13）…………35
表1.6　Croft的动词体分类（Croft，2012：57—65）…………38
表2.1　普什图语动词相的类型 …………53
表2.2　普什图语常用状态相动词 …………55
表2.3　普什图语常用活动相动词 …………57
表2.4　普什图语常用单活动相动词 …………58
表2.5　普什图语常用瞬成相动词 …………59
表2.6　普什图语句子情状类型和体意义…………91
表3.1　普什图语动词时、体结构形态变化表………… 110
表4.1　普什图语句子情状类型和体意义 ………… 126
表4.2　普什图语视点类型和体意义 ………… 127
表5.1　普什图语式范畴系统………… 174
表6.1　普什图语动相与情状体 ………… 183
表6.2　普什图语视点体类型、结构 ………… 184

略语表

缩略语	英语	汉语
ACC	Accusative case	宾格
ACT	Active voice	主动语态
CONJ	Conjunction	连词
ERG	Ergative	作格
F	Feminine	阴性
FUT	Future	将来时
HAB	Habitual	惯常体
IMPF	Imperfective	非完整体
M	Masculine	阳性
MID	Middle voice	中动语态
NEU	Neutral aspect	中性体
NUM	Number	数词
SIM	Simple	一般体
PASS	Passive voice	被动语态
PER	Perfect	完成体
PERF	Perfective	完整体
PL	Plural	复数
PRES	Present	现在时
PROG	Progressive	进行体
PST	Past	过去时
S	Singular	单数
OPT	Optative mood	趋向式
UNF	Unmarked form	无标记体
IMPM	Imperative mood	命令式
POTM	Potential mood	能动式

绪　论

0.1 问题的提出

语言是人类对所认知的时空进行编码的符号体系。这一符号体系既编码时间关系，也编码空间关系（尚新，2014：3）。对时间关系的编码方式主要体现在词汇、短语、语篇及语法之中，既有客观性，也有主观性。体貌系统就是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体现和编码时间关系的语言范畴。有关体貌研究的文献浩如烟海，语言类型学、形式语义学、认知语言学等各个流派的语言学学者从不同的理论和研究角度出发，都试图对世界上各语言的体貌系统做出具有普适性的描述和解释。但是，以研究最为广泛和深入的英语为例，目前还没有学者能够清晰且无争议地展现出其体貌系统。

不同语言的体貌系统编码时间关系的方式不尽相同，缺乏形态变化的语言（如汉语）主要由情状体与词汇手段（虚词）体现的视点体相结合表达体貌意义，而形态变化丰富的语言（如英语）主要由情状体与动词的形态变化体现的视点体相结合表达体貌意义。现代普什图语（以下简称“普什图语”）作为屈折语，其动词形态丰富，视点体主要依靠动词的形态变化来体现，分词和动词前缀و是主要的体标记，如يو خط مې وليک. “我写了一封信”，其中动词وليک“写”的前缀و是完整体标记，表示说话者关注的是“我写一封信”这一事件本身，不区分其内部阶段。

普什图语的体貌系统尚处于待描写阶段，相关研究屈指可数。利用语言类型学等语言学流派关于体貌理论的研究成果，描写普什图语体貌系统并构建出适合的理论框架，不仅对深入研究普什图语的语法体系有重要意义，也可以为语言类型学理论多提供一种语言实例，丰富其理论成果。

0.2 研究对象

0.2.1 体貌系统

“体貌”（aspectuality）一词最早由荷兰功能语言学家Dik提出。他认为，长期

以来“体”(aspect)一词在文献中被用来表示多种语义对立，用法很不一致，建议使用体貌来概括各种与之相关的语义对立，而把体限制为语法手段所表示的意义区别（Dik，1997：221)。本研究采用Dik的观点，用“体貌”这一术语指称与体相关的所有语义对立，既包括语法手段表达的视点体（viewpoint aspect)，也包括词汇意义表达的情状体（situation aspect）①，而把“体”限定为视点体。本书以普什图语体貌系统为研究对象，既研究建立在词汇内在语义特征基础上的情状体，也研究由语法手段体现的视点体，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

“体”这一术语最早来自希腊语“vid”(观点)，最初译为斯拉夫语是为了区分俄语动词形态上承载的完成（perfective）和非完成（imperfective）意义（Lyons，1968：313)。虽然亚里士多德早在公元前4世纪论及过“体”，但是“体”进入西方语法研究领域是在1800年之后。“体”先由斯拉夫语译为法语，然后才被英语所借用（Klein，1994：27)。1853年“aspect”一词首次在英语中出现，到19世纪末才成为传统语法的一部分（Binnick，1991：135)，俄语等斯拉夫语的体研究对西方的研究产生了直接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学者们开始以现代语言学观点研究体貌问题，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语言层次和角度尝试对体进行定义。20世纪90年代之前，西方从事体貌研究的学者分为两派。

一派是从对情状的主观观察出发来定义体，认为体是说话者认识和观察动作过程的方式，如Holt认为体是认识行为或过程本身的方法（Holt，1943：6)；Quirk认为体是反映人们从时间角度认识或感受动词动作的各种方式的语法范畴(Quirk，1985：36)；Comrie认为体是对情状内在时间构成所持的不同的观察方式(Comrie，1976：3)；Johnson认为体是与某一事件发展过程中时间上的某一阶段有关（Johnson，1981：152)。这些学者所关注的是用语法形式来标记的体，即本书所说的视点体。

另一派是从情状本身的时间特征出发来定义体，如Jacobson认为体不包括参与者，与说话行为无关，只关注事件本身（Jacobson，1957：493)；Hockett认为体与事件的时间位置无关，而与事件的时间分布有关（Hockett，1958：237)；Friedrich认为体指明沿着时间线条的相对持续和短暂性（Friedrich，1974：1)。这些学者所关注的是动词、动词词组或句子纯命题意义中蕴含的时间特征，即本书所说的情状体。实际上，两派学者只是分别注意到了体貌系统的两个不同方

①视点体也称阶段体（phasal aspect）或语法体（grammatical aspect)，情状体也称语义体（semantic aspect）或词汇体（lexcical aspect)。

面——视点体和情状体。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随着语言学的发展，学者们对于体的认识开始多元化。认知语言学家Langacker（1987）从认知范畴的模糊性角度把动词的内部过程分为完整性（perfective）过程和非完整性（imperfective）过程两大类。其完整和非完整类似于Zeno Vendler（1957）的动态（dynamic）与静态（static），是否包含“变化”是判定完整和非完整的标准。包含变化的动作行为就是完整性过程（perfective process），不包含变化的动作行为就是非完整性过程（imperfective process）。英语中的进行体是非完整性过程，因为“be + -ing”中的be是一个非完整性动词。Langacker的初衷是将视点体和情状体糅合为一，不对二者加以区分。后来，Langacker（1991，1999，2001，2008）和Michaelis（2004，2006）对语法范畴构式的讨论，把英语的完成体和进行体都看作是体范畴构式，认为这些构式对句子语干[①]的体义（情状体义）有压制作用，其实质仍是把视点体和情状体区分开来，以研究二者的关系。

最早把视点体和情状体都作为“体”并分别进行研究的是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语言学系教授Carlota Smith。她把情状的内部时间意义和外部时间视角都看作体，认为体既关注情状的时间组织，也关注时间视角（Smith，1991：15）。她将Zeno Vendler（1957）对情状类型的研究和Bernard Comrie（1976）对体的研究相结合并进一步发展，提出了一个体貌普遍理论——双部理论（two-component theory）。

Carlota Smith（1991）之后，把情状直接纳入体貌的研究范围已经成为国外体貌研究的共识，如Mari Olsen（1997）的“双部”体理论、Binnick（1991）和Miehaelis（1998）的“三部”体理论、Dik（1997）的“五部”体理论等，都包含有对情状的讨论。

对体貌系统划分的简与繁取决于研究者的研究角度和目的。过简虽容易概括，但难免使系统粗疏，不利于精确描写；过繁又会导致系统的极度复杂性，不利于总结概括。鉴于此，本书的研究框架以Carlota Smith（1991）的“双部”体貌系统为基础，从内（客观）、外（主观）两个层次对普什图语体貌系统进行研究，既顾及了系统的丰富性，又把系统限定在一个可操控的范围内，使研究具有现实可能性。在具体研究中我们不拘泥于Carlota Smith（1991）的理论和方法，Mari Olsen

①语干，或称情景语干，指句子除去时、体构式后剩下的主要由具有词汇意义的实词组成的部分，相当于Klein所说的句子的“非限定部分”，详见Michaelis（2004）。

（1997）的体义合成理论、Michaelis（2004，2006）的构式压制理论等都是本书研究普什图语体貌系统的有力工具①。

0.2.2 体和时的区别

体（视点体）和时都是语言中与时间相关的语法范畴。在具体的语言研究当中二者常被混淆，在此有必要对其作一区分。语言中与时间相关的因素包括事件时间ET（event time）、说话时间ST（speech time）和话题时间TT（topic time）②。从概念上来看，视点体是说话者对处在时间绵延中的情状的整体或内在时间结构进行观察和反映的方式，是事件时间ET或情状内在时间结构（E，i，d，c）与话题时间TT关系的语法化，请看下例：

例 0-1

نن سهار چه له‌خوبه ویښ شوم باران اورید.

今天③　早晨　（连词）　从睡觉中　醒来　雨　下

nən sahar che lə khoba wiḥ shwəm baran ored.

今天早晨我醒来时，天在下雨。

其时间图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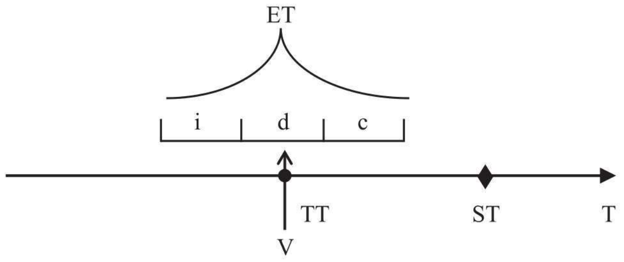


图0.1　视点体时间图示

图中i代表起始阶段（initial stage），d代表持续阶段（durative stage），c代表结尾阶段（coda stage），它们共同构成了情状的内部时间结构ET。视点V（viewpoint）在参照时间观察的是情状的持续阶段d，图0.1表示的是进行体。

时是指示性范畴（diectic category），表明说话者谈到的动作行为发生的时间与说话时间的相互关系，是事件时间ET与说话时间ST位置关系的语法化。当事件

①参见本书第一章“理论基础”。
②参见本书1.3.1小节。
③普什图语是自右向左书写的语言，句子语序也是自右向左排列的。

时间ET先于说话时间ST时，是过去时；当事件时间ET同于说话时间ST时。是现在时；当事件时间ET后于说话时间ST时，是将来时。再以图0.1为例，事件时间ET整体位于说话时间ST之前，即事件时间先于参照时间，是过去时。因此，图0.1显示的是过去时进行体的时间关系。

另外，当句子语干表达一个有界情状时，体可以区分说话者所表述的情状是在过程中，还是已经完成。请看下面的例句：

例 0-2a

سړي ټول په مېله کې ګډېدل.

PST-PROG-3PLM参加	野餐	所有的	人们

sa-ṛi ṭol pə me-la ki gaḍedəl.

人们（当时）正在参加野餐。

例 0-2b

سړي ټول په مېله کې ګډشول.

PST-SIM-3PLM参加	野餐	所有的	人们

sa-ṛi ṭol pə me-la ki gaḍ shu.

人们参加了野餐。

例0-2a和例0-2b表达的是同一情状，即 سړي ټول په مېله کې ګډېدل（人们参加野餐），是有界情状。两句所使用的时也相同，都是过去时，但是由于两句使用了不同的体，句子体貌意义有了差别。例0-2a使用了进行体，进行体所表述的事件还在过程之中，对所表述的事件是否完成不做任何说明；例0-2b使用了一般体，当一般体表述一个过去发生的有界情状时，表明事件已经结束。

总之，时是客观存在的，因为所有的动作或状态都离不开时间，说话者在叙述一件事情时，不可能脱离时间概念，否则就无法正确地传达信息。而体却带有主观性，取决于人的观察方式。同一件事情，因为观察方式的不同，可以用不同的体形式来表达。

0.3 普什图语体貌问题既往研究

普什图语是阿富汗人口最多的民族——普什图族的民族语言，是阿富汗两种

官方语言之一，[①] 主要通行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西北部。普什图语属于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族—伊朗语支，与英语同系，与波斯语同支。在句法类型上，普什图语是SOV型语言，谓语动词总是位于句尾；在形态类型上，普什图语属于屈折语，主要依靠词的形态变化来表示不同的语法意义。与名词、代词和形容词相关的语法范畴有性、数、格三种，与动词相关的语法范畴有时、体、态、性、数、式六种，如.پرون ملالۍ وهلې وشوله（马拉莱昨天被打了），其中，动词形式وهلې وشوله（打）表达了过去时、完整体、被动语态、阴性、单数、陈述式等语法意义。普什图语书写使用变体的阿拉伯语字母，书写和阅读顺序为从右至左。

普什图语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两大方言系统：一个是西部方言系统，主要包括坎大哈方言、卡卡尔方言、瓦吉尔方言和哈塔克方言等；另一个是东部方言系统，主要包括白沙瓦—姆曼德方言、阿富里基方言、优素福扎伊方言和吉尔扎伊方言等。两大方言系统在语法上没有区别，其主要区别体现在语音和词汇方面——西部方言系统保留了古音［zh］和［sh］，而东部方言系统相应地读成［gh］与［h］，如پښتو（普什图语）一词，在西部方言中读作［pashto］，而在东部方言中读作［pahto］；西部方言词汇系统中有许多波斯语借词，而东部方言中有许多乌尔都语和英语借词。

普什图语曾引起国际语言学界的广泛关注。早在197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召开过普什图语国际研讨会，但当时的研究成果偏重于历史比较和语法描写，鲜有针对体貌的研究。根据笔者的了解，目前与本研究相关的文献主要集中于阿富汗、巴基斯坦、欧美国家和中国。

0.3.1 阿富汗、巴基斯坦相关研究

0.3.1.1 阿富汗相关研究

普什图语作为阿富汗人口最多民族的语言和官方语言之一，其研究在阿富汗曾兴盛一时。20世纪80年代发生战乱之后，普什图语在该国的研究一度停滞。2001年后，教育状况的改善和大学的重建使得语言研究又成为可能，但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明显不及国外的学者。20世纪80年代之前，阿富汗国内的研究集中于语言发展史、语法、词汇统计和字典编撰等方面。

صديق الله رشتين（萨迪库拉·里什汀）是在语法，尤其是在动词方面研究比

①阿富汗另一种官方语言为达里语。

较深入的学者之一。萨迪库拉·里什汀曾任阿富汗普什图语学会[1]会长、教育部顾问、喀布尔大学文学院教授，其撰写的语法书有《普什图语语法》(پښتو گرامر, 1948）和《普什图语指南》(د پښتو ژبه ښودنه，1962）等。在这些语法书中，当提到动词时，萨迪库拉·里什汀指出“动词所表达的事件与时间相关”，但没有对动词的时间意义进行深入阐述，没有对如何“相关”进行解释，也没有提及体范畴。1965年，萨迪库拉·里什汀编写出版了一本名为《普什图语动词不定式指南》（د پښتو مصدرونو لارښود）的小册子，从结尾方式、及物性和变位规则三个角度对普什图语动词的不定式（原形）进行了分类描写。在描写每一类动词的时、体变化规则时，萨迪库拉·里什汀划分的动词变位形式涉及三种时态——过去、现在、将来，两种体——进行体和完整体，三种式——陈述、能动和命令。以动词“منل”（接受）为例，萨迪库拉·里什汀将其时、体变化形式（第三人称阳性单数）列表如下：

表0.1 萨迪库拉·里什汀的动词时、体变化表（صديق الله رشتين，1965：3）

时、体类型		第三人称单数变化形式	例词
استمراری حال	进行体现在时	مني	منل
مطلق حال	完整体现在时	ومني	
امکانی حال	现在能动式	منلای شي	
مستقبل	将来时	و به مني	
استمراری امر	进行体命令式	مني دې	
مطلق امر	完整体命令式	و دې مني	
اسمراری ماضی	进行体过去时	مانه	
مطلقه ماضی	完整体过去时	ومانه	
قریبه ماضی	近过去时（即现在完成时）	منلی دی	
بعیده ماضی	远过去时（即过去完成时）	منلی و	
استمراری امکانی ماضی	进行体过去能动式	منلای شو	

从表0.1可以看出，萨迪库拉·里什汀认为进行体与完整体相对立，且这种对立存在于大多数动词形式中；而将来时结构、近过去时和远过去时结构都属于时范畴，即有时无体。

0.3.1.2 巴基斯坦相关研究

巴基斯坦白沙瓦大学的普什图语学院长期研究普什图语，其研究方向传统上

①普什图语学会即普什图语研究所，成立于1937年，其前身是“喀布尔文学协会”和“坎大哈普什图文学协会”，先后出版了数百种图书，为普什图语和普什图语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以语言对比研究为主，如普什图语和英语的对比、普什图语和乌尔都语的对比等，对比内容包括语音、词汇、语法等各个方面。动词研究多为对普什图语过去时“作格”(ergative) 现象的研究。近年来，为追赶国际语言学发展的步伐，普什图语学院的研究偏重于计算语言学方面，包括机器翻译和语料库研究等，如《普什图语过去时中的动词——从计算语言学的视野》(*Pashto Verbs in the Past Tense-A Computational View*)(Khan，MA.，Zuhra，FT. 2005)。体貌系统的研究一直以来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一些研究成果虽然偶尔也会涉及完整体和非完整体的概念，但都是从语言形式出发进行分类描写，基本未涉及语义内容。

0.3.2 欧美相关研究

0.3.2.1 西方国家相关研究

西方（包括英、美、德、法、挪威等）语言学家和一些语言爱好者很早就开始研究普什图语。现有文献提到的最早研究普什图语语法的一部英文著作是英国语言学家Trumpp和Ernest于1873年合著的《普什图语/阿富汗语语法》(*Grammar of the Paštō or Language of the Afghans*)。D.N.Machenzie评价这本书是研究传统普什图语最好的一部语法书，虽然未涉及体貌问题，但对现代普什图语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进入20世纪，随着普通语言学的发展，研究普什图语的学者和成果明显增多，研究角度也各有侧重。1955年，美国社会学术委员会的语言学家Penzl编写了《普什图语语法：阿富汗坎大哈方言的描写研究》(*A grammar of Pashto：A descriptive study of the dialect of Kandahar，Afghanistan*)，是当时最详尽的一部普什图语语法书。在动词部分，Penzl描写了普什图语动词的现在时、过去时等动词变化形式和出现的语境，提出动词变化形式有完整体和非完整体的对立。

1987年，Bernard Comrie集合众多语言学家研究世界语言的成果，编辑出版了《世界上的主要语言》(*The World's Major Languages*）一书。书中的“普什图语”(Pashto）一节由D.N.Machenzie撰写，用十几页的篇幅从整体上介绍了普什图语的语音、书写符号、词法和句法。在词法的动词部分，该书重点描写了普什图语动词的形态变化规则，指出“普什图语动词的形态变化是基于现在词根和过去词根的对立”[①]，并总结出了动词的形态变化表。

①原文为The verbal morphology of Pashto,... is based on the opposition between two stems, one present and one past.

表0.2　D.N.Machenzie的普什图语动词形态变化表[①]**（Comrie，2009：472）**

Table 26.4　The Verbal System			
Present I	Present II	Future I	Future II
لوېږي	ولوېږي	لوېږي به	و به لوېږي
Imperfective I	Imperfective II		
لوېږه	ولوېږه		
Past I	Past II	Past III	PastIV
لوېده	ولوېد	لوېده به	و به لوېد
Conditional I	Conditional II	Conditional III	
لوېدای	ولوېدای	لوېدای به	
Perfect I	Perfect II		Future Perfect
لوېدلی دی	لوېدلی وي		لوېدلی به وي
Past Perfect I		Past Perfect III	
لوېدلی و		لوېدلی به و	
Perfect Conditional I		Perfect Conditional III	
لوېدلی وای		لوېدلی به وای	
Potential Present		Future	
(و)لوېدای شي		(و)لوېدای به شي	
Past		Past III	
(و)لوېدای شو		(و)لوېدای به شو	
Conditional			
(و)لوېدای شوای			

在表0.2中，Machenzie为普什图语动词复杂的变位形式做了比较细致的归类。他以动词لوېدل为例，对其变位形式进行了时态、体和式等语法范畴的划分，其中涉及体的类别有现在完成体（perfect）、过去完成体（past perfect）、将来完成体（future perfect）和条件完成体（perfect conditional）。作者在文中指出前缀و是区分体的标记（Comrie，2009：471），但没有具体说明普什图语有几种体。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在国外做语言研究和从事对外普什图语教学的阿富汗学者结合西方的语言理论，用英语在国外陆续发表了一些比较新的研究成果。حبيب الله تږی（哈比卜拉·特凯）早年是普什图语学会的会员，也是当时阿富汗为数不多的语言学研究者。他在早期著有《附着词语法》(*The Grammar of Clitics*)，

①原表格中的普什图语动词使用的是语音转写形式，我们将其进行了普什图语还原。

于1978年由普什图语国际研究中心出版。1996年，他在美国华盛顿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做研究期间，与B.Robson合作撰写了《普什图语参考语法》(*A Reference Grammar of Pashto*)，用语言类型学的研究方法，对普什图语语法进行了全方位的描写和阐释。其中第八章和第九章分别从形态（forms）和用法（uses）两个角度描写动词，从构成方法和及物性两方面对动词进行了分类，划分了过去、现在、将来三种时态，并提出普什图语动词形式有“体”的对立，即完整体和非完整体，且在具体语境中体与时同时出现于动词形式之上，不存在有时无体或有体无时的情况。所有动词形式可以划分为四类：现在时非完整体（present imperfective）、现在时完整体（present perfective）、过去时非完整体（past imperfective）和过去时完整体（past perfective）。然而，作者认为普什图语动词的体对立在语义上很难被外族人理解，学习者最好是把完整体和非完整体仅仅看做是语法形式的对立，不讨论语义①，未对其加以详述和进一步地分类（Tegey，Robson，1996：92）。

Muhamad Farooq撰写的《普什图语：破解过去时之谜》(*Pashto Language：Solving the Mysteries of the Past Tense*）②是从双语教学的角度对普什图语过去时的动词形态变化和“作格”现象进行阐释的一篇论文，其中也提到普什图语动词有完整体和非完整体形式之分，并进行了简要描写。

2014年，美国马里兰大学语言发展学习中心（University of Maryland Center for Advanced Study of Language）学者Anne Boyle David编写出版了《普什图语及其方言描写语法》(*Descriptive Grammar of Pashto and its Dialects*)。书中详细划分了普什图语动词的变位类型（conjugation classes），认为普什图语动词形式是基于过去时与现在时的对立，并有持续体（continuous）和完整体（aorist）之分。Anne Boyle David基于动词词根形式的划分方法比较清晰地描写出了普什图语动词变化形式，并用例句说明了各种形式的具体使用情况。

0.3.2.2 苏联和俄罗斯相关研究

20世纪30年代起，苏联的语言学家开始关注并研究普什图语，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学者在现代普什图语词汇和语法的描写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其中，在语法研究方面最主要的成果是苏联科学研究院东方研究所的语言学家D.A.Shafeev于1955年编写出版的《俄语—普什图语字典》(*Русско-Афганский Словарь*)。在这本字典的附录“普什图语语法概要”(D.A.Shafeev，1955：1035—

①原文为...and it seems best to consider the imperfective-perfect distinction as one of grammatical form only.
②网络资源，时间不详。

1174）中，作者详细描写了普什图语的语音系统、书写系统、词法系统和句法系统。在词法系统内，按照体、时、式、语态这四个语法范畴分别对动词进行描述，认为普什图语动词有两种体形式——完整体和非完整体；三种基本时态——过去时、现在时、将来时；六种语气形式——陈述、命令、虚拟、谴责、条件—祈愿、假定；一种特殊的动词形式——能动式；两种语态——主动态和被动态。

作者认为现在时词干和不定式词干具有非完整体意义；而完整体有三种表现形式：加前缀و、换根和复合动词形式（کړی دی）。1964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人类学、民俗学和语言学研究中心的学者Herbert H.Paper将这份附录翻译为英文版的《普什图语语法概要》(*A Short Grammatical Outline of Pashto*)。后来出版的很多普什图语语法书，包括中国学者和阿富汗学者编写的语法书，都或多或少要借鉴俄文或英文版的《普什图语语法概要》。

0.3.3 中国相关研究

中国学者学习和研究普什图语始于20世纪50年代。由于长期以来学习和研究普什图语的目的是外交而非语言学，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专门的语言学研究成果问世。车洪才和张敏编写的《普什图语基础语法》(2003)，为汉语学者研究普什图语提供了钥匙。《普什图语基础语法》一书分两部分——词法和句法，共十五章对普什图语语法进行系统讲述，其中第六章“动词”分为七节：不定式、陈述式、命令式、可能式、假定式、被动语态和动词变化总表。在“陈述式”部分，根据动词形态变化的不同，划分了九种时：一般现在时、现在进行时、将来趋向时、将来时、过去进行时、一般过去时、过去习惯时、现在完成时和过去完成时（车洪才、张敏，2003：74—108）。以及物动词“کول”(做）和不及物动词“کېدل”(发生）为例，书中的动词形态分类可以总结为下表。

表0.3　普什图语动词形态的时分类（车洪才、张敏，2003：74—108）

过去完成时	现在完成时	过去习惯时	一般过去时	过去进行时	一般将来时	将来趋向时	现在进行时	一般现在时	时[①] / 例词
کړی و	کړی دی	کاوه به	وکړ	کاوه	و به کړي	وکړي	کوي	کوي	کول
شوی و	شوی دی	کېده به	وشو	کېده	و به شي	وشي	کېږي	کېږي	کېدل

①表内动词变化形式都以第三人称阳性单数为例。

《普什图语基础语法》对动词在表达不同时、语态、式的形态变化所做的规律性描写和总结十分清晰。

0.3.4 简评

体貌系统是从内、外两个层次描写动词形态，以及表达动词和句子时间语义的一个重要的语法、语义系统，但在传统语法研究中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综观各国学界对普什图语动词及体貌系统的研究，存在以下一些特点和不足：

第一，体貌研究不受重视，粗疏乏细。之前的学者们研究的主要内容都是普什图语动词的形态变化规则，主要从时的角度进行描写，很少涉及体的概念。有些学者没有对时与体进行区分；有些学者一笔带过，未对其进行深入分析；有些学者未曾提及体范畴。粗线条的勾勒和似有非有的描写容易让人不明就里。

第二，研究层次单一，未成体系。在一些研究中，偶有学者涉及体的问题，但也仅限于对动词完整视点体和非完整视点体形态变化方面的描写，既没有说明划分视点体类型的依据，也没有对完整体和非完整体的语义区别以及它们的次分类等问题给予解释，更没有关于动词和句子的时间语义特征即情状体的研究，缺乏层次性、体系性。

第三，术语表述不统一。不同学者对与动词时、体相关的一些语法术语表述不统一。例如，普什图语中也有类似于英语传统语法中的“现在完成时”和“过去完成时”结构，Shafeev（1955）分别称之为“过去结果时”(past resultative tense)和“过去完成时”(past perfect tense)；萨迪库拉·里什汀（1965）分别称之为“近过去时”(قريد باضى）和“远过去时”(بعيده باضى)；哈比卜拉·特凯（1996）和车洪才、张敏（2003）称之为“现在完成时”(present perfect)和“过去完成时”(past perfect)，等等。

第四，理论欠缺。目前关于普什图语体貌的研究，基本是动词外部形态的归纳和总结，没有使用现代语言学理论进行深入分析。

总之，语言学界对于普什图语的研究由来已久，但理论成果相对较少，专门针对体貌进行的理论研究更是凤毛麟角。阿富汗国内的研究集中体现在传统语法著作中，主要是从动词形态出发，在“时”的框架下对普什图语动词各种形态进行描写和分类；巴基斯坦的研究[①]主要是从语言对比、外语教学和计算语言学的角

① 因为巴基斯坦境内有约1000万普什图族人，操普什图语，白沙瓦大学普什图语学院有悠久的历史，所以把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研究情况放在一起评述。

度进行的，偶有涉及体，也以形态描写为主；欧美的研究主要是从语言类型学的视角出发，对普什图语动词进行形态描写和分类，对体也没有深入论述；中国尚无探讨相关问题的论文或专著，在语法著作中也未提及体貌问题。

普什图语体貌系统的研究离不开传统的语法研究，但也需与时俱进，开拓新视角，利用语言类型学、功能语言学等语言学前沿学科的理论成果，从语法和语义双层面对体貌进行总结和抽象概括，使研究更加系统、全面和深入。

0.4 研究目的、意义、方法

0.4.1 研究目的

到目前为止，学界关于普什图语体貌系统的研究仅限于由语法手段所体现的视点体，相关研究还处于语法描写阶段，普什图语学界对于体的本质、体和时的区别、情状体等基本问题还存在模糊认识。鉴于此，本书的研究目的是构建完整的普什图语体貌系统理论框架。具体而言，本书致力于解决以下问题：

（1）普什图语情状体有几种类型？每种类型的特点和表现形式有哪些？动词相①和句子情状之间的关系如何？句子情状是怎样合成的？

（2）普什图语视点体有几种类型？每种类型包含哪些次类？体标记是什么？内部之间的关系如何？

（3）情状体与视点体之间的关系如何？句子体貌意义如何生成？情状体是否对句子体貌意义有决定作用？视点体是否对情状体有压制作用？

（4）普什图语句子的体貌意义与时、语态和语式有何种关系？

0.4.2 研究意义

第一，理论必要性。本书的研究成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理清并深化普什图语体范畴的概念和意义，为完善普什图语体貌系统理论奠定基础，有助于今后对这方面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本研究从语义和语法两个层面对普什图语动词和句子的体进行分析，这有助于今后对普什图语语法理论研究方法的探讨和创新。本书可为普什图语语法研究、语言教学、跨文化交际等方面提供理论创新成果和基础研究成果，丰富语言类型学的研究成果。

① 动词相指动词的时间语义，详见本书1.4.3小节。

第二，实践指导性。本书在对普什图语体貌系统和动词各语法范畴进行描写的同时，着重对句子情状的合成模式和视点体的内部对立关系进行比较深入的分析。分析中用到的具体实例可以直接应用于普什图语教学实践之中，对普什图语教学有一定的指导、启发和促进作用。

0.4.3 研究方法

本书主要对普什图语体貌系统做类型学意义上的共时研究。具体使用了下列几种研究方法：

第一，归纳与演绎相结合的方法。一方面结合实例归纳总结普什图语情状体和视点体的类型和使用的规律性，一方面对这些规律进行演绎性解释。具体来说，就是一方面以动词句子实例为基础，寻找规律，描绘体系；一方面以语言学相关理论为指导，分析实例，在归纳总结的基础上科学解释限制与选择的必然性。

第二，定量分析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以定性为主，定量为辅。定量分析主要用于研究情状体的分类时对一定量的动词进行语义特征分析。

第三，对比的方法。语言对比研究是加深对两种或多种语言本质及异同的认识与理解的行之有效的方法，也是对已有的普遍语法以及其他相关的语义、语法理论进行验证的有效途径。因为普什图语作为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族的一支，其语法体系与同语系的英语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以英语体貌系统的研究为本研究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理论和方法。普什图语与汉语虽然在系属和形态类型上都有很大差别，但是在视点体的表现形式方面也有相似之处，因此，本书在说明一些问题时，把普什图语同英语、汉语等语言进行了对比。

除了采用以上几种基本的研究方法外，本书也会采用形式语义学和认知语言学中的某些理论假设，力求描写与解释的全面性。

0.5 结构和语料来源

0.5.1 结构

全书共分为七个部分：

绪论主要对体貌的内涵、体与时的区别进行界定，并对普什图语相关的研究

背景进行评述，指出存在的问题，确定本书的研究方向和基本方法论。

第一章分析理论基础，探讨Bernard Comrie（1976）、Carlota Smith（1991）、Mari Olsen（1997）、Klein（1992）、Michaelis（2004）和Croft（2012）等学者关于语言体貌问题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侧重于讨论对普什图语体貌研究有参考和启发意义的理论观点，并对一些容易混淆的概念进行界定。

第二章从情状的分类依据——四组时间语义特征出发，基于语义特征缺省对立的方法，对普什图语动词和句子分别进行相和情状的分类，对普什图语中可以构建各类情状句的核心动相类别进行梳理，并探索情状体的合成模式。

第三章根据视点对立，对普什图语视点体进行分类描写，探讨视点体内部的对立关系；采取理论构建与语料事实相结合的论证思路，构建普什图语视点体的对立体系。

第四章借用构式压制理论、体义相交理论等，从合成基础、合成条件和合成机制三个方面对普什图语句子体貌意义的合成过程进行探讨。

第五章运用认知语法的背景设置概念讨论与动词相关的时、语态和式范畴对句子体貌意义合成的贡献。

第六章为结论，对以上各章的讨论进行总结，指出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和有待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0.5.2 语料来源

本书采用的普什图语例句主要选自阿富汗中学课本、普什图语网站、普什图语短篇小说集《在灯光下》(د ډيوې په رڼا کې，2003)、萨迪库拉・里什汀先生的《普什图语动词不定式指南》(1965)、哈比卜拉・特凯先生的《普什图语参考语法》(1996) 等。本书还使用了少许英语、汉语等语料，凡是转引的英、汉语例句都在句后注明了出处。

本书所有普什图语例句都附有拉丁字母转写和汉语参考译文，并且进行了逐词对译，在讨论视点体、时、式等需要形态变化来体现的语法范畴时，对例句中关键词语的语法意义进行了英文缩略语标注，句中无实义的语法成分用（ ）标出。如：

例 0-5

اوريد.	باران	ويښ شوم	له خوبه	چه	سهار	نن
PST-PROG-3SM下	3SM雨	PST-SIM-1SM醒来	从睡觉中	（连词）	早晨	今天

nən sahar che lə khoba wiḥ shwəm baran ored.

今晨我醒来的时候，天在下雨。

在说明某个问题时，也可能会以语法错误的句子为例，这时，会在句前加“*”标记。

另外，例句采取“章节数—序列数”方式编号，如第三章的第3个例句编号为“例3-3”。图示和表格同样以“章节数—序列数”方式编号，如第四章的第6幅图标注为“图4.6”。

第一章　理论基础

东欧和西方语言学界对语言中体貌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建构了不同的体貌理论体系。这些理论有繁有简，不仅为语言研究者对通用语种的体貌系统进行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也为语言研究者对诸如普什图语这样的非通用语种进行体貌系统建构提供了思路和方法。鉴于此，本章将重点探讨对本书研究有启发和借鉴作用的一些体貌理论。

1.1 Bernad Comrie的经典体理论

Bernad Comrie 是美国南加州大学语言学系教授，其《体》(*Aspect*) 一书于1976年出版。他在书中确立了一套完整的体学研究术语，对体的定义，对情状、事件、过程的划分都具有奠基性意义。

1.1.1 基本观点

在《体》一书的绪论中，Bernard Comrie给“体”下的定义是“对某种情状内部的时间结构的不同看法”(Comrie，1976：3)。也就是说，Bernard Comrie是从说话者对情状的主观观察出发来定义体的，其体系统结构图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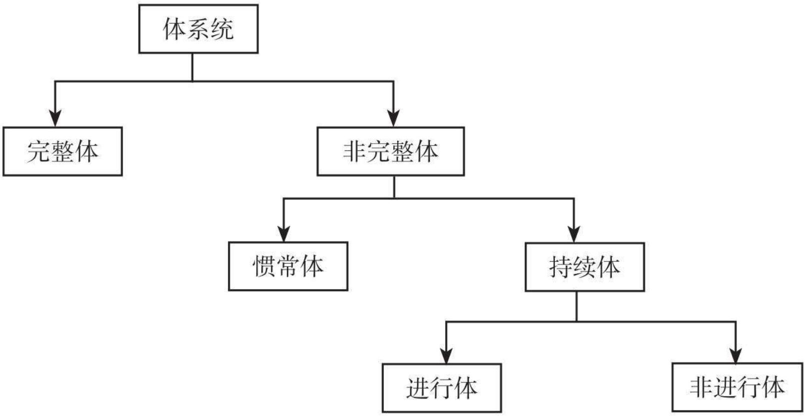


图1.1　Bernard Comrie（1976）的体系统

如图1.1所示，Bernard Comrie认为说话者对情状的观察方式主要有完整体（perfective）和非完整体（imperfective）两类：完整体“表示动作本身，不附加任何其他意义”（Comrie，1976：21），即完整体从外部观察情状而没有必要去区分情状的内在结构；非完整体“从动作的内部来看问题，明确指出某种情状的内部时间结构”（Comrie，1976：24），即非完整体从内部观察情状，因而跟情状的内在结构有着密切的联系。非完整体可以再分为惯常体（habitual）和持续体（continuous）；持续体又可以分为进行体（progressive）和非进行体（nonprogressive）。

Bernad Comrie 指出，说话者使用完整体还是非完整体来表达某种情状对情状本身没有影响，同一个人提到同一种情状，既可以用完整体，也可以用非完整体，动词的不同形式指的是同一件事情。如：

例 1-1a

پرون توريالي هغه کتاب ولوست.

PST-SIM-3SM读 3SM书 那本 ERG-3SM吐里亚莱 昨天

pa-run turia-li hagha ki-tab wə-lwast.

吐里亚莱昨天读了那本书。

例 1-1b

کله چې هغه کتاب يې لوسته، ښوونکی راغلي.

来 老师 PST-SIM-3SM读 ERG-3SM他 3SM书 那本 当

kəla che hagha ki-tab ye lwast-ə ḥuwunkai raghi.

他正在读那本书的时候，老师来了。

在例1-1a中，“读书”是作为一个“完整”事件来表述的，没有细分为几个连续的阶段；在例1-1b中，同一事件“读书”是展开来表述的，强调老师来的时候正处于“读”的过程中。

Bernad Comrie 还指出某些流行的关于完整体的定义是不确切的，如认为完整体表示情状的时间短，而非完整体表示情状的时间长；认为完整体表示情状的时间是限定的，而非完整体表示情状的时间是没有限定的；还有一种常见的关于完整体的定义认为“完整”指的是情状的“结束”（completed）。

事实上，Bernad Comrie 所说的完整体指的是说话者从外部观察情状整体，不一定涉及“结束”这一概念，因为对无界情状来说，无所谓结束与否。“结束”只能说明说话者所表述的情状是有界的，强调这一情状的结尾部分，而不是把情状作为从头到尾在一起的一个单一的整体来表述。因此，“完整”和“结束”是两个概念，在讨论体貌问题时不能混为一谈。

自Bernad Comrie之后，完整体与非完整体作为对立的语义范畴逐步得以确立，其理论可以比较清楚地解释诸如英语一般过去时和过去进行时的区别等问题。但他对于英语动词一般形式、完成体的归属等问题的论述在学界一直存在争议。

1.1.2 关于英语完成结构

Bernad Comrie 注意到了英语完成结构的特殊性，单列一章对英语完成结构及其用法和语义进行了论述，将其视为“另类”，强调“完成体”（perfect）有别于“完整体”，是完整体与非完整体对立之外的特殊类别（Comrie，1976：52-65）。普什图语中也有类似于英语的完成结构，请看例句：

例 1-2a

کتاب مې ورک کړی دی.

PRES-PER-3SM 丢　ACC-1SM 我　3SM 书

ki-tab me bai-ləlai dai.

我的书丢了。

例 1-2b

کتاب مې ورک کړ.

PST-SIM-3SM 丢　ERG-1SM 我　3SM 书

ki-tab me wə-bai-lud.

我丢了我的书。

例1-2a的时体结构在传统语法中被称为现在完成时，表示到目前为止还没找到；例1-2b使用一般过去结构，表示现在情况不明，可能找到了，也可能还没有找到。

Bernad Comrie（1976）没有给完成结构一个明确的定位，因为在其体系统中没有完成结构的席位。后来，Bernad Comrie（1985）提出了“相对时”的概念。他认为，有的时候句子中所述事件不止一个，而且其中的一个事件（事件A）并不跟说话时间发生关系，而跟另一个事件（事件B）发生时间关系，这时，事件A的时态只有参考了事件B的时态才能确定，进一步区分了绝对时（absolute tense）和相对时（relative tense）。他认为英语传统语法中所说的“完成时”就是一种相对时，因为其涉及两个时间点：一个是过去发生某种情状的时间点A；一个是情状的结果延续到某个时候的时间点B。

在绪论中我们讨论了体与时的区别。体是说话者对处在时间绵延中的情状的整体或内在时间结构进行观察和反映的方式，是事件时间ET或情状内在时间结构与话题时间TT关系的语法化；而时表明说话者谈到的动作行为发生的时间与说话时间的相互关系，是事件时间ET与说话时间ST位置关系的语法化。所谓的“相对时”体现的正是事件时间ET或情状内在时间结构与话题时间TT的关系，其实是体的问题。因此，把完成结构纳入时范畴进行讨论实际上混淆了体与时的本质。

Bernad Comrie的体系统实际上只不过是通过动词形态变化体现出来的视点体系统。在其论述中，情状体没有作为体貌系统的一部分被提出来，即情状（situation）只是作为说话者观察的对象而被提出来，没有被给予与视点体相同的系统地位。不过，Bernad Comrie对情状的三组时间语义特征的阐释十分清晰，是本书划分情状体类型的基本依据。①

总而言之，Bernad Comrie（1976）是最早从普通语言学角度对语言体貌问题进行研究的学者。他给体下的定义和确立的一整套术语为现代语言学体貌研究奠定了基础。虽然语言的外在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普什图语与英语在表达同一语义时的语法手段可能不同，但是语义是相通的。本书从语义的普遍性和普什图语语言实际出发，认为普什图语动词也有完整体和非完整体的语义和形式对立，其取决于说话者观察情状的方式（视点）不同。以Bernad Comrie 的理论为基础研究普什图语视点体具有可行性。当然，Bernad Comrie 对视点体类型的划分也仍有探讨的空间。我们认为普什图语动词一般体、完成体形式反映的是说话者以完整视点观察事件，应当属于完整体的下位类别。②

①详见本书2.1.2节。
②详见本书3.2.2节。

1.2 Carlota Simth和Mari Olsen的双部体貌理论

1.2.1 Carlota Simth的双部体貌理论

美国学者Carlota Smith在《体的参数》(*Paratmeters of Aspect*）一书中从原则与参数、二成分理论和话语体现理论等方面，讨论了体貌的普遍性和具体语言的特殊性。Carlota Smith认为“体关注情状的时间组织和时间视角”①（Smith，1991：xiv)。她给体下的定义比较宽泛，用“视点体”来指称传统语法中所称的体（语法体)，用“情状体”来指称Bernad Comrie所称的情状的内在时间特征，即她认为，体貌系统包括两个部分（双部）——视点体（Viewpoint Aspect）和情状体(Situatinoal Aspect)。情状体和视点体可以作为两个独立的部分进行研究，这两部分之间又存在着相互制约的关系。句子的体貌意义由情状体义与视点体义互动合成（interactional composition)。

1.2.1.1 关于情状体

Carlota Smith认为，情状体指的是句子中谓词和其论元所构成的情状的内在时间语义特征，由词汇手段表现出来，无需通过外在的语言手段来表达。情状类型（situation types）就是“带有区别性时间特征的理想情状分类”(Smith，1991：xvii)。基本的情状类型分为五类：状态、活动、渐成、瞬成和单活动情状（Smith，1991：2)。Carlota Smith的这一分类是在哲学家Zeno Vendler（1957）的研究基础上进行的。

Zeno Vendler是最早对动词的情状进行考查的学者。他在《哲学中的语言学》(*Linguistics in philosophy*）一书中以前人的研究为基础，采用均等对立（equipollent opposition）的分析模式，根据 [±动态][±持续][±有界] 这三组时间语义特征(semantic features）的不同搭配组合，提出了著名的动词四分法，四类动词分别表现四种不同的情状。这四类动词包括：状态动词，表状态，随着时间推移基本不发生变化，如believe（相信)；活动动词，表均质的，不引向结果的动作，如run(跑)；渐成动词，表非均质的，引向结果的过程，如write a letter（写一封信)；瞬成动词，动词本身已经表明结果，如die（死)，如表1.1。

①原文为Aspects concern the temporal organization of situations and temporal perspective.

表1.1　Zeno Vendler（1957）的动词情状分类

	情状类型	语义特征	例词
Vendler的情状类型	渐成accomplishment	［+动态，+持续，+有界］	run a mile
	瞬成achievement	［+动态，-持续，+有界］	die
	活动activity	［+动态，+持续，-有界］	run
	状态state	［-动态，+持续，-有界］	know

Zeno Vendler对动词的分类后来得到语言学界的普遍认可。其后的诸多语言学家，如Dowty（1979），Jackendoff（1997）等基本上都接受了Zeno Vendler的情状类型四分法，并对其进行了理论论证和语言材料的充实。Carlota Smith在Zeno Vendler分类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认为现实中存在五种情状，见图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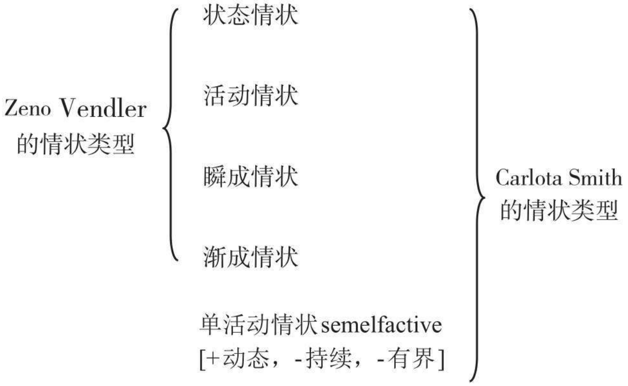


图1.2　Zeno Vendler（1957）和Carlota Smith（1991）的动词情状分类对比

从图1.2可以看出，Carlota Smith在Zeno Vendler分类的基础上增加了“单活动情状”。需要指出的是，Carlota Smith和Zeno Vendler的情状类型划分，都是考查光杆动词和一部分加了限定成分的动词短语得出的，因为他们所论述的情状类型是基于哲学意义上对动作的分类方法，并不只属于动词。例如，表达渐成情状的“run a mile”就是一个动词短语。后来很多学者都提出，光杆动词①的情状不能直接作为句子情状划分的依据，句子的情状体义是由动词、动词的论元和状语等成分合成的。为避免因层次不清而影响对情状体合成的讨论，本书在研究中区分了动词的时间语义类型和句子的时间语义类型。

此外，Carlota Smith认为情状体义的合成是建立在语义特征的均等对立基础

①动词不定式原形。

上的，是由动词本身的词汇意义同句子中其他成分的词汇意义互动合成的，也就是说在情状的合成过程中需要有一系列的添加和删除规则。例如，在均等对立中，ليكل（写）的语义特征组合是［+动态，+持续，-有界］，当将其扩展为يو خط ليكل（写一封信）时，由于يو خط（一封信）提供了［+有界］信息，扩展过程中就必须删除ليكل（写）的［-有界］特征，这就需要增加另外的规则来保证删除的实现。

1.2.1.2 关于视点体

Carlota Smith认为每一种情状都有一个隐含的起始点I（initial point）和一个自然或任意的终结点F（final point），中间是一个可能存在或不存在的时间段。视点对I和F之间的整体或部分进行“聚焦”，语言中的每一个句子都具备视点体。

视点体对句中所谈论的情状进行整体或部分的观察，是把客观情状纳入观察视点进行语言编码后形成的主观语义特征，表明说话者对某一情状时间特征的看法（Smith，1991：76）。视点体作为一个语法范畴必须通过外在的形态变化得以实现，即必须通过一定的语法手段得以实现，如英语中的完成体所用的过去分词和助动词have+Ven。与英语类似，普什图语中的完成体也需要用过去分词和助动词（فعلی + دی）。

Carlota Smith将视点体根据视点聚焦的完整与否，分为完整体（perfective viewpoint）和非完整体（imperfective viewpoint）。完整体是把一个情状当作封闭的整体来表述，观察视野包括有界情状的起点和终点或无界情状本身；非完整体只是观察和表述情状的一部分，不涉及情状的终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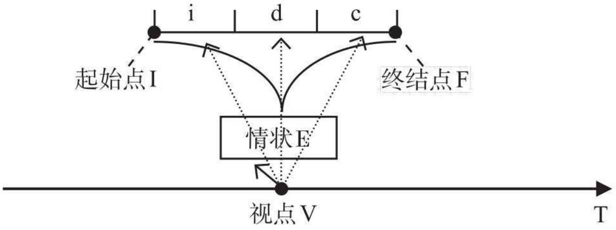


图1.3 视点对情状的观察

如图1.3所示，完整体是视点对情状E整体进行观察（实线箭头所指），不区分内部阶段，包含起点I和终点F；非完整体是视点聚焦于情状的内部阶段（虚线箭头所指i、d或者c），不包含情状的起点和终点。与英语中的进行体形式be-ing类似，普什图语进行体人称词尾+فعل(مصدر)是典型的非完整体，因其聚焦于情状的核心阶段（d和c），且不涉及起点和终点。

与Bernad Comrie一样，Carlota Smith把英语中所有“动词一般形式”都划归

完整体。很多学者与其观点不同，认为其观点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例如，Binnick认为，英语中动词的现在一般式和过去一般式一样，不能在语法形式上体现是否完整（Binnick，1991：284）。中国学者尚新认为，Carlota Smith把句子中动词过去一般形式判断为完整体，是暗中把情状时间ET与说话时间ST做顺序排列的结果（即ET<ST），而二者之间的关系其实是时判别的依据（尚新，2004：74）。

还有学者指出，Carlota Smith认为状态情状的完整视点不包含终结点，这与其给完整体下的定义“完整体是视点对情状整体进行观察，不区分内部阶段，包含起点和终点”自相矛盾。Carlota Smith本人在研究中也尽量避免涉及动词现在一般形式问题。

我们认为，完整体应该是视点从外部观察情状整体，而情状无需终结点。观察有界情状时，视点观察范围包括情状起点之前和终点之后的所有状况；观察无界情状时，视点观察范围同样没有界限，只是描述情状本身，不附加任何意义。

Carlota Smith对非完整体的划分与Bernad Comrie有所不同。Bernad Comrie认为非完整体可以进一步分为惯常体和持续体，持续体又可以分为进行体和非进行体；而Carlota Smith认为非完整体仅指进行体。

除了完整体和非完整体之外，Carlota Smith认为有些语言中（如汉语）的视点体还存在中间状态，即无体标记的（unmarked）句子形式，称为中性体（neutral viewpoint）。中性体是指句子中没有体标记，中性视点是观察整体情状还是观察情状的一部分，完全取决于语境语用条件。Carlota Smith提出的中性体是针对汉语这样缺乏形态变化的非形态型语言而言的，并不是所有语言中的无体标记句子都是中性体，英语中同样有无标记形式，即动词的一般形式（如过去一般形式和现在一般形式），从语义和视点上都不能归为中性体。

Carlota Smith的体貌系统是在Bernard Comrie（1976）的经典体理论和Zeno Vendler（1957）的动词情状类型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其视点体对应Bernard Comrie的体[①]并增加了“中性体”，其情状体对应Zeno Vendler的情状类型，并增加了“单活动情状”。另外，她把Bernad Comrie所说的“习惯体”“起始体”“多事件活动”等都归入“派生情状类型”之中。其体貌系统图示如下：

①参见本书1.1小节图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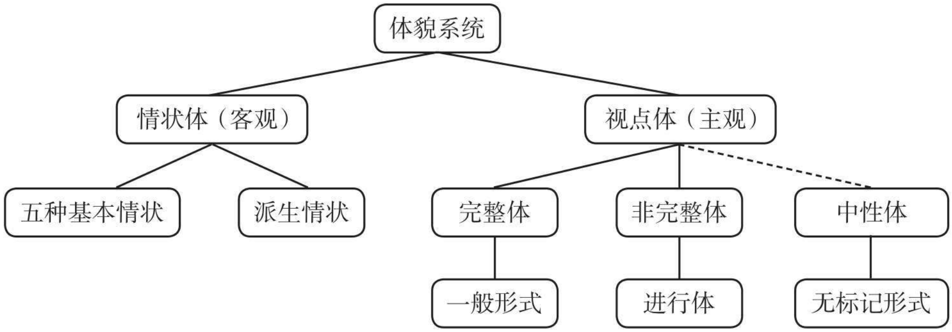


图1.4 Carlota Smith（1991）的“双部”体貌系统

Carlota Smith指出，体（体貌）是句子的一种语义特征，一个句子表示的体（体貌）意义常常不是仅由句子中主要动词的体形式表示的意义决定的，而是由动词体形式表示的意义和动词本身的词汇意义，以及句子中其他成分的词汇意义共同决定的（Smith，1983：480）。Carlota Smith对情状和视点的独立性及互动性探讨使体貌的研究进一步细化、明晰化，摆脱了传统研究中情状体和视点体不分的研究格局。

虽然Carlota Smith对情状体和视点体的具体类型划分（如将英语动词的一般形式都处理为完整体）还有待商榷，也没有解决英语完成结构的系统地位问题，但是其理论框架为研究不同语言的体貌系统打开了思路，尤其对本书研究框架的建立有指导和启发意义。除了宏观上“双部”系统的确立外，另有两点适用于普什图语研究：

第一，普什图语动词过去一般形式和将来一般形式都有明确的完整体标记و，即普什图语动词一般体应当属于完整视点体。

第二，虽然Carlota Smith提出的中性体是针对汉语这样缺乏形态变化的非形态型语言而言的，但是也不能就此排除中性体在形态语言中的存在。普什图语传统语法中所称的现在一般形式无任何体标记，在具体语境使用中符合Carlota Smith对中性体的描述。

1.2.2 Mari Olsen的双部体貌理论

Mari Olsen是“双部”体貌理论的批判继承者。一方面，她同样认为语言中的体貌系统应包含两个部分——词汇体和语法体，分别对应Carlota Smith的情状体和视点体；而另一方面，其《词汇体和语法体的语义及语用模式》(*A Semantic and*

Pragmatic Model of Lexical and Grammatical Aspect）的研究路径与Carlota Smith（1991）基本上是对立的。Mari Olsen没有采用均等对立的分析模式来划分词汇体和语法体的类别，而是采用了缺省对立（privative opposition）的分析模式，并认为句子或命题的体貌意义是组合性的，即是单一合成（monotonic composition）而不是互动合成的。

1.2.2.1 关于词汇体

Mari Olsen对词汇体的定义是"由动词和其他词汇成分所表现的情状的内在时间结构"（Olsen，1997：2）。Mari Olsen把词汇体分为六种类型，即在Carlota Smith（1991）五种情状分类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种类型——阶段水平状态。与Carlota Smith和Zeno Vendler的情状类型划分一样，Mari Olsen的六种类型中既有光杆动词，也有动词短语，见表1.2。

表1.2　Mari Olsen（1997）的词汇体类型

词汇体类型	动态	持续	有界	例词
状态	Φ	+	Φ	know
活动	+	+	Φ	run
瞬成	+	Φ	+	die
渐成	+	+	+	run a mile
单活动	+	Φ	Φ	knock
阶段水平状态（phase-level state）	Φ	+	+	be pregnant

与之前学者不同的是，Mari Olsen运用语义特征的缺省对立模式来描写词汇体的类型和时间结构。如表1.2所示，在时间语义特征的缺省对立模式中，更具体的语义特征标记为正值［+feature］，其对立方更为普通和一般，是无标记的，记作［Φ feature］。[①] Mari Olsen认为，句子情状特征（情状体义）的合成是在语义特征缺省对立的基础上，遵循"单一合成"方式，而不是"互动合成"方式。因为，缺省对立中的对立双方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有标记和无标记在意义上是不对称的，无标记的意义可以涵盖有标记的意义。例如，在缺省对立中，ليکل（写）的语义特征组合是［+动态，+持续，Φ］，扩展为ليکل خط يو（写一封信）只需在［Φ］处增加正值信息［+有界］，情状特征就成为［+动态，+持续，+有界］。可以看出，在缺省对立模式下，动词的正标记语义特征对句子情状特征的合成起恒常作用，而

①均等对立与缺省对立的区别参见本书3.3.1.1小节。

无标记的特征则是可删除的，即无标记特征并不参与情状特征的合成。

本书对普什图语动词相和句子情状的分类、对句子情状体义合成的描写，以及对句子体貌意义合成的分析，就是参照Mari Olsen缺省对立的分析模式和“单一合成”的研究思路，并在考查普什图语语言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做出的。①

关于句子情状的时间结构，Mari Olsen认为，如果一个动词是［+持续］的，表示一个时间阶段；如果一个动词是［+动态］的，表示一种改变；如果一个动词是［+有界］的，表示一个终结点。情状是沿着时间轴发展的，首先是动态、持续的，然后到达终结点（Olsen，1997：51）。如图1.5。

图1.5　情状在时间轴上的发展（Olsen，1997：53）

Mari Olsen称［+动态］或［+持续］所表示的时间间距称为情状的核心（nucleus），［+有界］所表示的终点为情状的终点（coda），情状的时间结构可以用核心和终点来表示。不同动词类型所表示的情状时间结构如表1.3。

表1.3　动词类型所表示的情状时间结构

动词类型	情状核心	情状终点
状态	［+持续］	—
活动	［+持续］ ［+动态］	—
渐成	［+持续］ ［+动态］	［+有界］
瞬成	［+动态］	［+有界］
单活动	［+动态］	—
阶段水平状态	［+持续］	［+有界］

Mari Olsen对语法体的定义和划分建立在表1.3中的情状时间结构基础之上。

1.2.2.2 关于语法体

Mari Olsen对语法体的定义是“一些动词性助词和词缀对情状在既定时间的进展或结果进行的观察”（Olsen，1997：3）②。这一定义与Comrie（1976），Dahl

①详情参见本书第二章。

②原文为The view some verbal auxiliaries and affixes present the development or result of a situation at a given time.

（1985），Smith（1991）等的区别是，它在语法体中引入了“参照时间”（即定义中的“在既定时间”）概念。这样，语法体就可以用情状时间（ET）和参照时间（RT）的交叉关系［ET∩RT］来表示：非完整体是在参照时间观察情状的核心，完整体是在参照时间观察情状的终点。如图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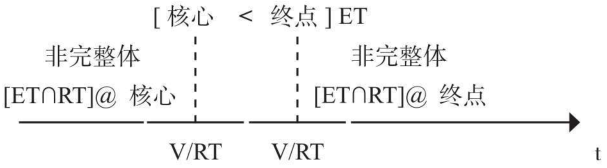


图1.6　视点在参照时间对情状的观察

使用非完整体的句子中，情状时间和参照时间的交点在核心，即［ET∩RT］@核心；使用完整体的句子中，情状时间和参照时间的交点在终点，即［ET∩RT］@终点。Mari Olsen认为没有语法体标记的句子在视点上没有限定情状时间和参照时间的交叉关系，在语义上没有限定，在语境中可有完整体或非完整体解释，无体标记句没有语法体，并非Carlota Smith所说的中性体。

Mari Olsen还认为，在语法体系统中，完整体与非完整体也是基于语义特征的缺省对立而确定的。语法体是一种命题或句子的“算子”，其“算子”功能体现在它对合成后的情状内在时间结构形成主观的观察。

比较以下句子：

例 1-3a

John walked in the yard.

约翰在院子里散步。

例 1-3a’

John was walking in the yard.

约翰正在院子里散步。

例 1-3b

John walked to school.

约翰走路去学校。

例 1-3b'

John was walking to school.

约翰正走路去学校。

在Mari Olsen看来，例1-3a和例1-3b两个句子都是无标记句，都不存在语法体。"walk to school"所具有的［+动态，+持续，+有界］正值特征决定了例1-3b句的词汇完整性意义；而"walk in the yard"所具有的［+动态，+持续，Φ］特征使例1-3a句有两种可删除的语用含义，是完整的还是非完整的取决于语用语境条件。而例1-3a'和例1-3b'中的进行体标记be+v-ing分别对无界情状和有界情状进行非完整的主观观察，是非完整体。①

Mari Olsen用情状时间和参照时间的交叉关系来定义完整体和非完整体的做法是本书研究普什图语视点体系统的理论基础。但是她对无体标记句所做的论述和对中性体的否定过于绝对，不适用于普什图语，我们会在研究中加以修正。

1.2.3 对两种理论观点的取舍

Carlota Smith（1991）和Mari Olsen（1997）的理论相同之处和差别都十分明显。两种研究的相同之处：Carlota Smith和Mari Olsen都将语言中的体貌系统视为由客观体和主观体两个部分构成的"双部"系统；在情状体/词汇体的分类上，二者的分类都是基于光杆动词和一部分动词短语进行的，既不是纯粹的动词分类，也不是基于句子的情状分类。

两种研究的路径和方法不同，对体貌系统两个部分的看法和分类也不同。

第一，关于情状体/词汇体，Carlota Smith根据语义特征的均等对立将情状分为5类，且认为句子的情状体义是互动合成的；Mari Olsen则根据语义特征的缺省对立将其分为6类，并认为句子的情状体义是单一合成的。

第二，关于视点体/语法体，Carlota Smith认定语言中的每个句子都有视点体，有些语言中还存在中性体；Mari Olsen则认为并不是所有的句子都存在语法体，Carlota Smith所谓的中性体其实是句子中没有限定情状时间和参照时间的交叉关系，即没有语法体，在语境中可有完整体或非完整体解释。

①按照Carlota Smith的观点，例1-3a和例1-3b都是完整视点体，因为"完整视点体的句子有着一般动词形式，聚焦于事件的两个终点"（Smith，1991：66），而例1-3a'和例1-3b'都是典型的非完整体。

我们认为，这两种理论观点都对普什图语体貌系统的研究有借鉴意义，也都有需推敲之处，需要根据普什图语的语言实际进行取舍和改进。

第一，我们同意Carlota Smith和Mari Olsen的观点，认为语言的体貌系统包含两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分别称之为情状体系统和视点体系统。

第二，情状分类对象界定不清，不利于对句子情状合成的讨论。因此，本书在研究普什图语情状体时，首先区分了动词相（光杆动词的时间语义特征）和句子情状，将二者分开讨论。

第三，我们采取缺省对立的分析模式研究情状体，认为句子的情状体义如Mari Olsen所述是单一合成的。

第四，我们把Carlota Smith和Mari Olsen对视点体（语法体）的论述相结合并加以补充，认为语言中的每个句子都有视点体，且普什图语中存在中性体；视点在参照时间与情状时间的相交关系是划分视点体类型的依据；完整视点不仅包括视点在参照时间与情状的结尾相交，也包括视点在参照时间不与情状内部时间结构相交的情况。

1.3 构式语法关于体貌的研究理论

构式语法理论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两个层次。狭义的构式语法理论专指Fillmore和Kay等人的构式语法理论；广义的构式语法包括四种语法理论——Fillmore和Kay等人的构式语法理论，Langacker的认知语法理论（cognitive grammar），Lakoff和Goldberg的构式语法理论，以及Croft的激进构式语法理论（radical construction grammar）(Croft，Cruse，2004：257—265)。本研究借鉴的是广义的构式语法理论，主要涉及Klein、Croft和Michaelis等人对语言中体貌的讨论。

1.3.1 Klein的话题时间理论

话题时间理论是德国语言学家Klein（1992）提出的，其核心内容是语言中的时、体问题涉及三种时间概念——情状时间Tsit(time of situation)、话题时间Tt(topic time)和说话时间Tu(time of utterance)。情状时间是情状存在的时间，是由话语的非限定部分[①]描写的情状可能存在的时间，如句子Chris had left at six去掉

①非限定部分，指句子中除去限定成分（时、体等标记）后剩余的部分。

时、体标记后剩下的Chris leave at six就是它的非限定部分，其描写的时间就是这句话的情状时间。话题时间指说话者对某一场合作出陈述时所指的时间，如律师在法庭上向一位证人提问：What did you notice when you checked the cellar?（你检查地窖的时候注意到什么？）证人可能作出如下两种回答：

例 1-4a

The door was open. 门开着。

例 1-4b

It was wooden. 它是木头的。（Klein，1992：535）

证人在法庭上陈述时"那扇门"可能依然开着，而"门是木头的"是一种永久性特征。证人的两种回答都使用了过去时，这是因为证人只对被要求陈述的时间（when you checked the cellar）的情况进行了陈述。这个被要求陈述的时间就是话题时间。

Klein认为，英语动词的不同"时"形式表示的是说话时间与话题时间的关系，过去时表示话题时间在说话时间之前，现在时表示话题时间包含说话时间；英语动词的不同"体"形式表示的是话题时间与情状时间的关系，进行体表示话题时间在情状时间之前，完成体表示话题时间在情状时间之后（Klein，1992：537—538）。

之所以突出"话题时间"概念，是因为此理论主要是针对ERS时间理论的缺陷而提出的。在语言的时、体研究中，德国哲学家Reichenbach（1947）的ERS时间理论是一个重要的语义理论。ERS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刻画事件时间ET（event time）、说话时间ST（speech time）①和参照时间RT（reference time）三个时间概念之间的关系。根据这三者之间的整体外部先后关系来确定时类型，其排列结果是得到如下的不同顺序关系：

表1.4 Reichenbach（1947）的时类型

时间关系	例句	时类型
RT=ST=ET	她是学生。	一般现在
ET<RT=ST	她刚走了。	现在已行

①事件时间ET、说话时间ST与Klein的情状时间Tsit、说话时间Tu内涵相同。

（续表）

时间关系	例句	时类型
ST<ET<RT	明天9点，我已经离开北京了。	将来已行
ST<RT<ET	明天来的时候，别忘了带文件。	将来将行
ST<RT=ET	你明天来的时候，他还在训练。	一般将来
RT=ET<ST	前天下午4点他来过这里。	一般过去
ET<RT<ST	昨天我赶到车站时，火车已经开了。	过去已行

首先，Reichenbach并未对“参照时间”进行明确的定义，只是说参照时间是某个“别的事件”发生的时间。

其次，他对RT、ST、ET所做的顺序排列，反映了RT、ST、ET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强调了ST的绝对支配功能，而RT的功能被局限在相对时的讨论中。在对体和时进行比较时我们就指出，“相对时”其实体现的是RT与ET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体”的问题。

随着语言学的发展，国内外学者如Cmorie（1985）、Olsen（1997）、Klein（1992）、尚新（2007）、金立鑫（2008a）等都曾尝试对Reichenbach（1947）的ERS时间理论进行修正或拓展，并取得了许多成果。其中，Klein提出的话题时间理论比较合理地解决了“参照时间”问题。

Klein认为Reichenbach对参照时间的解释说明不了问题，不能作为定义参照时间的标准（Klein，1992：534—535）。如在例1-5中，“eight o’clock”可以只是一个时间，并不一定是语境中某个“别的事件”发生的时间。

例 1-5：

At eight o’clock，Tom had left the building.

8点钟汤姆已经离开大楼了。

用话题时间代替参照时间，则使“别的事件”解释不清的问题迎刃而解。

Reichenbach还规定句子中的时间状语只表示参照时间，不表示事件发生的时间，这样就只能说明例1-6a的情况，而说明不了例1-6b的情况。

例 1-6a：

Yesterday，Mary came to Chris’s office at six. But Chris had left at six.

昨天，玛丽6点钟到克里斯的办公室，但是克里斯6点钟已经走了。

例 1-6b

Yesterday，Mary came to Chris's office at seven. But Chris had left at six.

昨天，玛丽7点钟到克里斯的办公室，但是克里斯6点钟已经走了。

（Klein，1992：529）

Klein指出，在例1-6a中，Chris是在6点之前离开办公室的，Chris在6点时已经不在办公室了；而在例1-6b中，Chris是在6点离开办公室的，Mary 7点到办公室时，Chris已经不在了。可见，在不同的语境中，Chris had left at six中的at six既可以是一个参照时间，又可以是“left”这个动作发生的具体时间。

此外，在视点体方面，Klein对英语动词的不同体形式用于有界情状的情况作了研究（Klein，1992：541—543）。有界情状涉及状态变化，即情状从一种状态转变为另一种状态，Klein称之为来源状态（source state）和目标状态（target state）。如果用“——”表示来源状态，用“+++”表示目标状态，用“[ ]”表示话题时间，英语中与有界情状有关的动词的不同体形式图示如下：

例 1-7a

进行体（非完整体）：

Chris was leaving Pontefract. 克里斯正离开庞蒂弗拉克特。

—— [————] —— + + + + + + + + + + +

例 1-7b

完成体：

Chris had left Pontefract. 克里斯已经离开了庞蒂弗拉克特。

——————————— + + + + + + [+ + + + +] + + + + +

例 1-7c

一般体（完整体）：

Chris left Pontefract. 克里斯离开了庞蒂弗拉克特。

———————— [———— + + + +] + + + + + + + + + （Klein，1992：543）

如图示所示，进行体关注情状的来源状态；一般体关注的内容既包括来源状态，也包括目标状态，即一般体关注情状表示的动作本身；完成体关注目标状态，

表示从过去某个时间开始的，到话题时间（可能包含说话时间，也可能前于说话时间）仍然存在的一种状态。Klein认为英语的进行体是非完整体，一般体是完整体，而把完成体单列一类。

我们同意Klein对进行体和一般体的论述。但是，我们认为，完成体关注目标状态意味着说话者对情状整体已知，即在对情状整体进行观察后选择了完成体，所以完成体也属于完整体。

Klein的话题时间理论弥补了传统的ERS时间理论的不足，解决了“参照时间”定义不清的问题，并且将话题时间的概念扩展到时间段，而没有局限于时间点。本书第四章对普什图语视点体的分类讨论就以Klein的“话题时间”代替了传统的“参照时间”。此外，Klein对完整体、非完整体时间语义的刻画与Mari Olsen的时间相交图示异曲同工，本质上都是刻画视点对情状的观察方式，从认知的角度印证了本书研究普什图语视点体思路的正确性。

1.3.2 Michaelis的构式压制理论

语法构式（grammatical construction）是构式语法的核心概念。Kay和Fillmore认为，语言形式和意义按照惯例联系起来就形成了语法构式，即语法构式就是语言形式和语言内容的规约联系（Kay，Fillmore，1999：2）。

Goldberg认为，所有层次的语法描写都涉及构式的概念，因为它们都可以被理解为涉及语言形式与意义或话语功能的配对（Goldberg，2003：2）。她还指出，任何语言模式只要形式和功能的某个方面不能严格地由它的组成部分或其他已知构式推测出来，就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构式（Goldberg，Casenhiser，2006：349）。

据此，语言中与动词有关的时、体、式等语法范畴中的有标记项都可以被看作是语法构式。在此基础上，Michaelis对英语体义（体貌意义）的构成进行了研究。她认为一个表达方式的体义由两方面组成，一方面是时和体等语法构式，另一方面是情景语干（situation radical）。①

情景语干本身可以表示有界或无界这样的体意义，相当于Carlota Smith（1991）所说的情状体和Mari Olsen（1997）所说的词汇体。Michaelis区分了六种情景类型，其六种情景类型与Mari Olsen的6种词汇体类型在本质上没有区别，只是名称不同。如表1.5。

①或称语干，是指一个表达方式去掉其中的时、体构式之后剩下的部分，参见Michaelis（2004）。

表1.5　Michaelis的情景分类（Michaelis，2004：11—13）

<table>
<tr><th colspan="4">情景类型</th><th>举例</th></tr>
<tr><td colspan="4">1状态</td><td>seem</td></tr>
<tr><td rowspan="5">事件</td><td rowspan="2">有指向事件（有界）</td><td colspan="2">2完成事件</td><td>build</td></tr>
<tr><td colspan="2">3达成事件</td><td>sink</td></tr>
<tr><td rowspan="3">无指向事件（无界）</td><td rowspan="2">活动事件</td><td>4同质活动事件</td><td>sleep</td></tr>
<tr><td>5异质活动事件</td><td>skip</td></tr>
<tr><td colspan="2">6状态段事件</td><td>be sick for two days</td></tr>
</table>

关于情景语干和语法构式的组合，Michaelis认为存在一种“强制”(coercion)机制，使语法构式在跟与它具有不同语义值的情景语干组合时“胜过”词汇特征。这种机制称为“压制原则”(the override principle)(Michaelis，2004：25)。按照压制原则，如果一个词项与它的形态句法环境（morphosyntatic contxet）在语义上互不相容，这个词项本身的意义就应该顺从它所嵌入的结构的意义。也就是说，当意义发生冲突时，情景语干的体义应当顺从语法构式的体义，这就意味着情景语干表示的情景类型会发生转移，以适合语法构式所要求的类型（谢应光，2007：99)。

Michaelis把构式分为一致构式（conccord construction）和转移构式（shift construction）两种类型：一致构式表示与跟自己组合的情景语干属于同种类型的实体或事件的构式，整个构式与其语干具有相同的相关语义特征值；转移构式表示与跟自己组合的情景语干属于不同类型的实体或事件的构式，整个构式与其语干具有不同的相关语义特征值。Michaelis认为，英语一般体构式［Φ］①是一致构式，而进行体构式［be + -ing］和完成体构式［have + -en］是转移构式，请看下面的例句：

例 1-8a

Chris left his house.

克里斯离开了他的家。

例 1-8b

Chris is leaving his house.

克里斯正在离开他的家。

①一般体无标记，没有具体的语言形式，用［Φ］来表示，参见谢应光（2009：109)。

例 1-8c

Chris has left his house.

克里斯已经离开了他的家。(Michaelis，2004：28)

例1-8中的三个句子的情景语干都是“Chris leave his house”，表示一个渐成事件。Michaelis认为，一般体构式具有一种虚空、开放的默认语义值，即可以和任何情景语干结合，一般体语干表示的体义就是情景语干原本的体义，因此，例1-8a仍然表示渐成义。进行体构式和完成体构式都是转移构式，且都是状态构成构式（stativizer），即整个构式表示一种状态。根据压制原则，当其与表示达成事件的语干结合后，整个表达方式仍然表示一种状态，因此，例1-8b表示“离开”这个动作从开始到结束过程中的中间状态；例1-8c表示由“离开”这个动作引起的一种结果，且这个结果现在仍然保持着的状态。

Michaelis的构式压制理论关注情景语干表示的情状体义和语法构式表示的视点体义组合产生的结果。本书对普什图语情状体和视点体关系的讨论受益于此理论。普什图语不同情状与不同视点的结合具有一定的规律性，比如，一些状态情状句是可以使用进行体的。① 我们认为，其原因一方面取决于情状的时间语义特征，另一方面是受到视点体构式的压制作用。

1.3.3 Croft的动词体理论

Croft（2012）在共时视角下以动词为核心探讨体意义，认为同一个动词具有不同的体意义表达潜势（aspect potential）。如普什图语动词“لوستل”（读）在不同语境中可表达“读这一动作的持续”和“从没读到读的达成”两种意义，前者是活动义，后者是渐成义。请看下面的例句：

例 1-9a

اوس دا کتاب لولم.

读　书　这 现在

us da ki-tab lwaləm.

我正在读这本书。

---

①如.اوسېده په کابل کې بریالی په هغو ورځو کې 那些日子巴里亚莱正住在喀布尔。

例 1-9b

دا کتاب مې لوستلی دی.
读　我　书　这

da ki-tab me lwastəlai dai.

这本书我读过了。

虽然例1-9中的两个句子使用的动词都是活动动词“لوستل”（读），两句的论元也都是“دا کتاب”（这本书），但是例1-9a使用的时、体结构是现在进行结构，说话者视点关注的是“读”这一动作过程；而1-9b使用的时、体结构是现在完成结构，说话者关注的是“读”这一动作的完成。

为了使动词的不同体意义能够在时间和空间上清晰地被体现出来，Croft（2012）采用二维时空图示对动词体意义进行刻画。动词体二维时空图包含时间轴（t=time）和动词所隐含性质状态的性状轴（q=qualitative state）。例1-9的两种情状如图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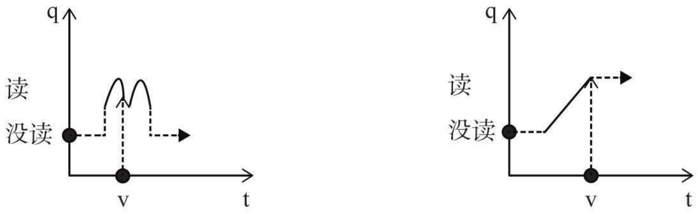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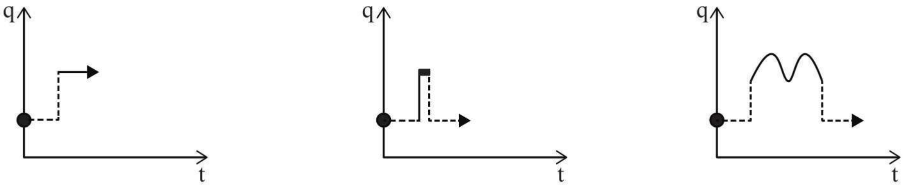


图1.7　“لوستل”的不同体义

图1.7中实线表示被凸显的阶段（phase），虚线表示没有被凸显的阶段。例1-9a中，活动动词“لوستل”在时轴上表现为持续段，在性状轴上则为不断运动的波浪线，说明活动动词“لوستل”具有动态、时间持续和终结点未知的体义；例1-9b中，渐成动词“لوستل”在时轴和性状轴上都为持续段，表明渐成动词“لوستل”具有动态、性状改变、时间持续和具有终结点的体义。可见，二维时空图表征体意义比逻辑式更具直观性且更全面。

不同情状类型动词在Croft二维几何图中的表现如图1.8。



a. 状态动词　　b. 单活动动词　　c. 活动动词

d. 渐成动词　　e. 瞬成相动词

图1.8　动词情状体义的二维几何图示

我们看到，不同情状类型的动词在图1.8中的轨迹不同：

图1.8a中状态动词在时轴上表现为持续段，在性状轴上则为点，说明状态动词具有恒定状态和时间持续的体义；

图1.8b中动词在性状轴上表现为持续段，在时间轴上表现为比时间点稍长的时间片，且在性状轴上终结点最终会回到起点位置，说明单活动动词状态变化、时间非持续（时间短到可以忽略不计）和可多次反复的体义；

图1.8c中活动动词的起始点和终结点在性状轴上位于同一点，说明此类动词表达情状结束后不发生变化；

图1.8d中动词在时间轴和性状轴上都表现为持续段，说明此类动词具有状态变化和时间持续的体义；

图1.8e中动词在性状轴上表现为持续段，在时间轴上表现为时间点，说明此类动词具有性状改变且时间非持续的体义。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Croft对体的讨论限定在动词体（情状）层面。他将英语的动词体分成11种，但其实现形式却包括动词、动宾短语、be动词短语及进行体结构等，并非局限于光杆动词，如表1.6。

表1.6　Croft的动词体分类（Croft，2012：57—65）

动词体类型	子类型	举例
状态	内在性恒定状态	be polish
	获得性恒定状态	be cracked
	暂时性状态	be ill，be standing
	点性状态	be 5 o’clock，be on time
活动	定向性活动	cool，sink，age
	非定向性活动	run，walk
瞬成	可逆性瞬成	open，close
	不可逆性瞬成	die，die out

（续表）

动词体类型	子类型	举例
渐成	—	write (a letter)
循环性瞬成	—	cough，squesk，knock
趋向性瞬成	—	be dying，be reaching

Croft的这种分类方法混淆了动词本身的时间属性和句子视点体的差异，试图将实际体现在句子层面的体特征转嫁到这11种动词体上。实际上，动词的不同体义潜势并非动词本身所固有，而是整个句子赋予的。如动词“画”在“小红画了一幅画”和“墙上画了一幅画”两句中由于论元不同，句子的体貌意义有差异，动词的体义也随之改变。

虽然Croft对动词体划分的标准不统一，其动词体类型对普什图语没有借鉴意义，但是其体义二维几何图示可以比较清晰、立体地展现不同情状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形象，使情状的特征以及不同情状之间的区别一目了然。因此，本书在讨论普什图语句子的情状和句子体貌意义的合成时借鉴了Croft的二维时空图示，使句子的内在时间结构和空间意义表达得更直观和便于理解。

1.4 术语问题

在语言的体貌研究领域，不同的学者使用的术语不尽相同，在此有必要对本书使用的术语做一界定。

1.4.1 完整/非完整、完成/非（未）完成、有界/无界

在不同的文献中，完整/非完整、完成/非完成、有界/无界这三组语义对立项常常同时或分别出现，其内涵时同时异。

第一，完整与非完整这一对概念有时被用来描述视点体，如Bernard Comrie（1976）根据说话者对情状的观察方式不同，把视点体分为完整体（perfective）和非完整体[①]（imperfective）两类；有时又被用来描述动词的内部过程，如Langacker（1987）把动词的内部过程分为完整性过程（perfective process）和非完整性过程（imperfective process）两大类。

①也有学者译作未完整体。

第二，完成与非（未）完成这一对概念常与完整/非完整混淆，有时是翻译的原因，例如，上面的“perfective process”和“imperfective process”，谢应光译为完成性过程和非完成性过程（谢应光，2005：49；2008：23）；有时是因为混淆了语言间的差异，俄语动词有完成体和未完成体的形式对立，如果把完成/未完成生搬硬套到英语或其他语言中，就会造成完成/未完成等同于完整/非完整的错误认识。

第三，有界与无界是Zeno Vendler（1957）用来对情状进行分类的三组时间语义特征之一，有学者将其与完整/非完整等同，如Langacker（1987）的完整性过程和非完整性过程，其实描述的就是有界情状和无界情状。

我们综合梳理了各位学者的观点，现将三组语义对立项的内涵规定如下：

完整/非完整（perfective/imperfective），用来描述视点对情状的观察方式。由于观察方式的不同，视点体可以分为完整体和非完整体。

完成（perfect），在普什图语中指完成体，是完整体的下位概念。普什图语中没有专指的非完成体（imperfect）。[①]

有界/无界（telic/atelic），是对情状本身的时间语义特征的描述，有内在终结点的情状是有界情状，反之，是无界情状。

1.4.2 情状、情状体与情状类型

在不同的文献中，情状、情状类型、情状体三个术语经常同时或交替出现。在这里有必要对其各自的含义做一说明。

Carlota Smith认为，情状体指的是句子中谓词和其论元所构成的情状的内在时间语义特征，情状类型是“带有区别性时间特征的理想情状分类”（Smith，1991：17）。杨素英用“情状”来指各种类别的动词及其主要论元的组合（verb constellations），用“情状体”来指情状在时间结构方面的性质（杨素英，1995：10）。Mari Olsen认为，词汇体（情状体）是“由动词和其他词汇成分所表现的情状的内在时间结构”（Olsen，1997：2）。

综上，在本书中三者的内涵如下：

情状，指句子中的动词、主要论元及与时间相关的附加成分的组合；

情状体，指情状的内在时间语义特征；

情状类型，指依据情状体义对情状所做的分类。

① 这里的非完成体是指完整体内部与完成体对立的体形式，不同的语言情况不同，在普什图语中非完成体就是一般体。

1.4.3 相、情状与事件

相、情状与事件是体貌系统研究中处于核心地位的三个术语，但其内涵因研究者不同而不同，从而造成相与情状、情状与事件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所以有必要对其进行区分。

首先，相（Aktionsart），来自德语，意为“行为类别”（Brinton，1988：3），是动词所表达行为动作的内在时间特征，也有学者称之为“动作方式”。Bernard Comrie把相看作“内在体或语义体”（Comrie，1976：41—45），相当于Carlota Smith的情状体，即认为相与情状概念相同，可相互阐释。很多学者如Brinton（1988），Carlota Smith（1991）等都与Bernard Comrie持相同观点，认为相与情状所指内容没有区别。

也有学者持不同观点，如陈平（1988）认为，情状类型是根据句子的时相结构①而划分出来的类别；尚新（2004）认为，作为“行为类别”的相是情状内在时间结构合成的最基本单位。换句话说，这些学者认为相与情状不同，句子情状是以动词相为基础合成的。其实，尚新等学者所说的“相”相当于Carlota Smith所说的“动词的情状”，所说的“情状”相当于Carlota Smith所说的“句子的情状”，二者都指内部时间语义特征。

为求术语的简练、统一和研究的便利，本书参照尚新（2004）等的研究，在后文使用“相”指称“动词的内在时间特征”，用“情状”来指称“句子的内在时间特征”。

其次，对于情状与事件的看法，也因学者不同而异。有的学者把事件与状态、过程等看作同一层次，共同作为情状的次类，如Bernard Comrie这样论及情状：情状可以表示状态（states）、事件（event）、过程（process）(Comrie，1976：13)。②换言之，情状涵盖状态、事件和过程，是它们的上位概念。Michaelis（2004）把情景类型（情状）分为状态和事件两个大类，其情状同样涵盖事件。

有的学者把事件等同于情状，泛指人们在一定的时间点所观察到的动作、状态或现象，其表现形式通常为现实话语中的句子（陈前瑞，2003：2），比如“事件时间”一词，其中事件的含义比较宽泛，相当于Bernard Comrie所说的情状，所

①这里的“时相结构”即内部时间结构。

②原文为... a situation may be either a state , or a event, or a pross.

以也有人称之为“情状时间”。此外，戴耀晶（1997）把事件看作与句子相关的大于情状的范畴。Dik（1997）、尚新（2014）使用事态①（state of affairs）这一概念，含义与Bernard Comrie的情状基本相同。

我们基本同意将情状与事件等同对待的观点。为区分情状的内部时间和外部时间，本书使用情状时间来指称内部时间，使用事件时间来指称外部时间。

另外，对于Zeno Vendler（1957）对情状的四种次分类（state，activity，accomplishment，achievement），中国学者的译文也不尽相同。有学者译为状态、活动、完结和达成（邓守信，1986）；有学者译为状态、活动、结束和成就（陈平，1988）；有学者译为状态、过程、渐成和瞬成（尚新，2014）；有学者译为状态、活动、达成和成就；还有一些学者译为状态、活动、完成和结果等。Carlota Smith增加的一类情状“semelfactive”，有学者译为一次性情状，有学者译为瞬间情状，还有学者译为单活动情状。本书统一将这五种情状类型称为状态、活动、瞬成、渐成和单活动。

1.5 小结

本章重点讨论了Bernard Comrie（1976）、Carlota Smith（1991）、Mari Olsen（1997）、Klein（1992）、Michaelis（2004）和Croft（2012）等学者关于语言体貌的研究理论和方法。这些国外学者主要以英语为对象研究其体貌问题，本书从普什图语的语言实际出发，侧重于讨论各家对普什图语体貌研究有参考和借鉴意义的理论观点，而非全盘介绍。

Bernard Comrie（1976）对完整体和非完整体的划分和论述是本书视点体两大分类的基础；Carlota Smith（1991）的“双部”体貌系统是普什图语体貌系统建构的依据，普什图语中性体概念的提出，受益于Carlota Smith的理论；Mari Olsen（1997）的缺省对立分析模式、六种情状类型划分，以及情状的单一合成理论，对普什图语情状体的研究具有指导意义，是本书讨论句子情状分类和情状体合成的依据；从构式语法的角度研究体貌系统，可以发现很多不易发现的东西，适当运用话题时间理论、构式压制理论和体义二维时空图示来讨论情状体、视点体、二者的关系及句子的体貌意义，可以更贴近语言使用者的认知心理，使复杂的意义生成过程更易于理解。

①指含有一个动词的小句所具有的意义。

另外，本书对一些容易混淆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当然，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也参考了其他学者的理论观点，其中有很多是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因其理论大多都是在上述理论的基础上修改和发展而来的，在这里就不再一一介绍，书中会详细标注。

第二章　普什图语情状体系统

有关情状的研究在西方哲学和语言学研究中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时代。在当时，亚里士多德就注意到有些动词的意义必然涉及某种结果，而另一些动词的意义则不涉及结果。他依据动词的这种特征，在《形而上学》(Metaphysics) 一书中把动词分为动作 (kinesis) 和实现 (energeia) 两类，动作是无终点的，描述"过程达到终点的方式"，如jump (跳)、mend (修理)、read (读) 等；而实现则是有终点的，描述"行为过程达到了终结点"，如learn (学会)、understand (明白) 等 (Binnick，1991：143)。

亚里士多德的分类对传统语法中动词的分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自此，动词相和句子情状就吸引了许多语言学家和哲学家进行不断探索和深入研究。本章将对普什图语动词相的类型、句子的情状类型及情状体意义的合成等问题进行讨论。

2.1 情状的内部阶段和分类依据

由于动词的相和句子的情状都指内在时间结构特征，只是承载这一意义的语言单位大小不同，其本质相同，其内部阶段和分类依据没有区别。因此，本节统一称为"情状的内部阶段"和"情状的分类依据"。

2.1.1 情状的内部阶段

Bernard Comrie给情状的内部阶段下的定义是"情状在其持续过程中的任何一个给定时间点上的状态"[①] (Comrie，1976：48)。Carlota Smith (1991) 认为每一种情状都有一个隐含的起始点I和一个自然或任意的终结点F，中间是一个可能存在或不存在的时间段。情状在这个时间段中的状态就是情状的内部阶段 (phase)，如图：

①原文为a situation at any given point of time in its dur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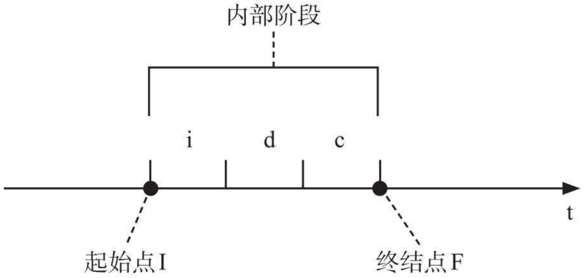


图2.1　情状的内部阶段示意图

图2.1中，i代表起始阶段（initial stage），d代表持续阶段（durative stage），c代表结尾阶段（coda stage），它们共同构成了情状的内部阶段。其中，持续阶段隐含起始阶段，二者可并称为核心阶段（nucleus stage）。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情状都有内部阶段。以普什图语“**سل متر کيږي چې ځغستل**”（跑一百米）和“**ځاکی ته رسېدل**”（到达山顶）为例，前者的实现需要一个持续的时间过程，有内部阶段；而后者在没实现和实现之间没有过程，没有内部阶段。如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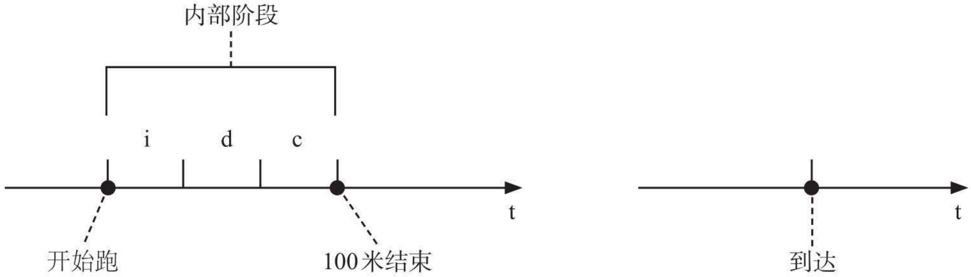


图2.2　有无内部阶段对比图

清楚了什么是内部阶段便于接下来对情状的分类依据——内在时间语义特征进行讨论。

2.1.2 情状的分类依据

情状的分类依据是其内在时间语义特征。Bernard Comrie称时间语义特征为“不同类别词语项目内在的（inherent）体特性”（Comrie，1976：41）。Zeno Vendler（1957）、Carlota Smith（1991）等都采用三组建立在时间概念基础上的语义特征——[持续/瞬间]、[有界/无界]、[动态/静态]来区分英语动词不同的情状类型。这些时间语义特征规定了语言项目的意义，限制了项目之间的组合，或限制了某些组合的含义。

Carlota Smith认为情状属于语义范畴，而其内在时间语义特征来自于人类的感知和认识能力，因而具有共通性。基于这一点，我们认为，[持续/瞬间]、[有界/无界]、[动态/静态]三组语义特征同样可以用来分析普什图语的情状类型。

然而，只用以上三组语义特征还不足以体现相近情状的细微差别，因此，在为普什图语动词相和句子情状进行分类时，我们参考顾阳[①]的研究，在三组传统的语义特征基础上添加了[个体化/非个体化]这一组语义特征。也就是说，在本书中，情状的分类依据是[持续/瞬间]、[有界/无界]、[动态/静态]和[个体化/非个体化]这四组内在语义特征。下面，我们就结合普什图语实例，对这四组时间语义特征进行说明。

2.1.2.1 持续性与瞬间性（durative vs. punctual）

持续性与瞬间性是区分情状类型的一个基本标准，是动词内在的一对时间语义特征。

持续性表征需要占据一个时间段（a period of time）的情状。该情状必须持续，包含内部阶段。瞬间性即非持续性，表征只占据一个时间点（point）的情状。该情状不能持续，没有内部阶段（Comrie，1976：42)。比较下面的例句：

例 2-1a

بریالی ولوېد.

摔倒　巴里亚莱

baria-lai wə-lwe-də.

巴里亚莱摔倒了。

例 2-1b

بریالي خوب وکړ.

睡觉　巴里亚莱

baria-lai khob wə-kṛ

巴里亚莱睡觉了。

从表面上看，两句都以行为动词为核心构建，都描述了一种行为事件。然而，例2-1a句动词خوب کول（睡觉）和2-1b句动词لوېدل（摔倒）所描述的两种行为的内

①参见顾阳（2007）。

部时间结构完全不同。两句的内部时间结构可以图示如下：

图2.3　持续性与瞬间性例图

从图2.3中可以看出，动词خوب کول的起始时间和终结时间在时间轴上有明显的距离，占据的是一个时间段；而动词لوېدل的开始时间与结束时间重合，在时间轴t上只占据一个时间点，没有内部阶段。因此，动词خوب کول表达持续，动词لوېدل表达瞬间。例2-1a表达的是一个没有中间过程的瞬间情状，而2-1b表达的是一个有持续过程的持续情状。

普什图语中与خوب کول（睡觉）类似属于持续情状的动词还有ځغستل（跑）、لوستل（读）、لمبول（游泳）等；与لوېدل（摔倒）类似的属于瞬间情状的动词还有ټکول（敲）、مړل（死亡）、ټوخل（咳嗽）等。

在句子中，[+持续性]特征可以合成，即表示瞬间情状的动词进入句子后，由于其他成分（如论元、方式状语等）的加入，句子可以表达持续情状。这里并非动词本身的时间特征改变了，而是不定数量的[Φ持续性]动作连续发生合成了句子的[+持续性]特征。因此，合成的[+持续性]特征与动作本身具有的[+持续性]特征是不完全相同的。例如，动词ټوخل（咳嗽），其本身不具有[+持续性]特征，但以其为核心构建的句子“نيکه تل ټوخل”（爷爷一直咳嗽）却具有[+持续性]特征，二者内部过程可以图示如下：

图2.4　[+持续性]特征合成图示

语言类型学研究的成果还表明，有的语言中表示瞬间情状的动词带有显性标记，有的语言则没有显性标记。例如，在俄语中以-nu结尾的一类动词表示瞬间情状，如咳嗽、闪烁等（Comrie，1976：43），而普什图语中表示瞬间情状的动词没有明显的标记。

2.1.2.2 有界性与无界性（telic vs. atelic）

有界性与无界性是情状的另一组内在时间语义特征。有界与无界同情状有无自然的终结点（terminal point），以及有无向该终结点逐步接近的过程有关。

有界情状在时间轴上有一个自然的终结点，情状一旦开始，便一步一步地朝

着这个自然终结点演进，抵达终结点便意味着该情状的完成；而无界情状没有类似的终结点，只要动作不停止，这一情状会一直持续下去。请看下面的例句：

例 2-2a

بريالي سندرې ويلې.

唱　歌　巴里亚莱

baria-li san-dəre wa-yele.

巴里亚莱在唱歌。

例 2-2b

بريالي يوه څوکۍ جوړوه.

做　椅子　一　巴里亚莱

baria-li yawa tsau-kəi jora-wa.

巴里亚莱在做一把椅子。

例2-2a和例2-2b都描述一种持续的情状，情状内部都包含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段。然而，سندرې ويل（唱歌）和يوه څوکۍ جوړول（做一把椅子）二者的内部时间结构并不相同，如图2.5。

图2.5　有界性与无界性例图

在例2-2a中，بريالي在سندرې ويل（唱歌）的过程中随时都可以停止不唱，尽管没有唱完他要唱的歌，但他唱歌这个事实仍然为真。而例2-2b的情况则不同，最终会出现一个点。在这个点上，بريالي 将完成يوه څوکۍ جوړول（做一把椅子）的动作，随着动作的完成，椅子将呈现在我们面前。在此之前，该情状只能暂停，但不会结束。类似سندرې ويل（唱歌）的情状被称为无界情状，而类似يوه څوکۍ جوړول（做一把椅子）这样的情状被称为有界情状。

Bernard Comrie这样总结有界情状的特点：一个有界情状包含一个导向限定终结点的过程，到达此终结点之后过程即告结束，不再持续（Comrie，2976：45）。①

① 原文为A telic situation is one that involves a process that leads up to a well defined terminal point,beyond which the process can not continue.

在讨论情状的有界与无界问题时，Bernard Comrie进一步指出，这一对语义特征主要是针对句子来说的，因为情状不仅仅由动词来描述，大多数情况下是由句子中的动词及其论元（argument）① 来共同描述。请比较下面的例句：

例 2-3a

بريالي يوه سندره وويله.

唱　歌　一　巴里亚莱

baria-li yawa san-dəra wu-wa-yela.

巴里亚莱唱了一首歌。

例 2-3b

بريالی په تکراري توګه يوه سندره وايي.

唱　歌　一　反复地　巴里亚莱

baria-lai pə takrari tuga yawa san-dəra wa-yi.

巴里亚莱在反复唱一首歌。

例 2-3c

مونږ ټولو يوه سندره وويله.

唱　歌　一　所有人　我们

mung ṭolu yawa san-dəra wu-wa-yela.

我们大家一起唱了一首歌。

例 2-3d

په مونږ ټولو کې هر سړي يوه سندره وويله.

唱　歌　一　人　每个　在我们中

pə mung tolu ke har saṛi yawa san-dəra wu-wa-yela.

我们大家一人唱了一首歌。

例2-3a表示有界情状，因为该句子中的宾语سندره（歌）前修饰了数量限定词يوه（一），يوه سندره（一首歌）为动作指明了一个导向限定的终结点。例2-3b表示无界情状，يوه سندره（一首歌）虽然有限定的长度，但په تکراري توګه（反复唱）使终

①动词论元包括主语和宾语。

结点变得模糊。2-3c和2-3d都表示有界，但内在终结点的位置不同，2-3c的长度为يوه سندره（一首歌），而2-3d的长度为څو سندرې（若干首歌），歌曲的数目由“我们大家”的具体人数而定。由此可见，句子的有界与无界由句中的各项成分，如动词的类型、主语名词的数、宾语的数、状语等共同决定。

2.1.2.3 静态性与动态性（static vs. dynamic）

静态性与动态性是区分情状类型的又一组基本时间语义特征。根据这组语义特征，情状可以分成静态情状与动态情状。

Bernard Comrie认为静态情状与动态情状之间的区别首先表现在各自的内部阶段之间的联系方面（Comrie，1976：49）。

以动态动词ځغستل（跑步）和静态动词پوهول（知道，懂）两个动词为例，其内部阶段可以图示如下。

图2.6 静态性与动态性例图

如图2.6所示，پوهول（知道，懂）所表达的情状在时间轴上表现为一条直线，其内部每个阶段的状况都完全相同，我们随意截取一个时间点的情状，都会与另一时间点的情状没有区别；而ځغستل（跑步）所表达的情状在时间轴上表现为一条波浪线，其内部阶段之间差别很大，因为跑步是跑步者双脚交替运动的过程，在这一时刻可能跑步者的一只脚着地，到下一时刻跑步者的两只脚可能都腾空。因此，静态情状不涉及变化，而动态情状涉及变化，这是静态情状和动态情状之间的一个很重要的区别特征。

此外，关于静态与动态之间的差异，Bernard Comrie认为，在一般情况下，静态情状无需外力作用，本身便能将现状维持下去，而动态情状只有在外力的持续作用下才能保持现状（Comrie，1976：49）。[①] 如图2.6所示，动态情状的持续需要能量输入。

再比较下面的例句：

①原文为With a state，unless something happens to change that state，then the state will continue; with a dynamic situation，on the other hand，the situation will only continue if it is continually subject to a new input of energy.

例 2-4a

ټول خلک توریالي خوښوي.
喜欢　吐里亚莱　人们　所有

tol khalk turya-li khwaha-wi.

大家都喜欢吐里亚莱。

例 2-4b

ټول خلک لمبو ي.
游泳　人们　所有

tol khalk lamba-wi.

大家都在游泳。

在例2-4a中，ټول خلک（大家）为了خوښول（喜欢）吐里亚莱或维持خوښول（喜欢）的状态，并不需要使出力量或不断地输入新的能量；而在例2-4b中，动词لمبول（游泳）的施事者ټول خلک（大家）为了维持لمبول（游泳）这一动作，必须不断地输入新的能量，否则就无法完成لمبول（游泳），只能停下来。

2.1.2.4 个体化与非个体化（individual vs. non-individual）

个体化与非个体化特征是指情状在空间上的可数性特征。个体化特征指情状在短时间内可以反复发生多次，在空间上可数，可以被“量化”，即可以用数量词进行描述；非个体化特征指情状在空间上不可数，不可以“量化”，即不能用数量词描述。

如动词ټوخېدل（咳嗽）所表达的动作行为，可以说درې ځله کېږي چې ټوخېدل（咳嗽三声）、څو ځله کېږي چې ټوخېدل（咳嗽几声），说明这一动作具有个体化特征；而如动词فکرکول（思考）所表达的情状，不可以说درې ځله کېږي چې فکرکول（思考三下）、څو ځله کېږي چې فکرکول（思考几下），说明这一动作行为具有非个体化特征。

以ټوخېدل（咳嗽）和فکرکول（思考）为例，两种情状的内部时间结构可以图示如下：

图2.7　个体化与非个体化例图

如图2.7所示，ټوخېدل（咳嗽）在时间轴上表现为可数的重复片段，而فکرکول（思考）是一条始终如一的直线，不具有可数性。

需要注意的是，上面所说的“量化”指主观动作量，而不是客观事件量。以ليدل（看见）为例，也可以说درې ځله کېږي چې هغه يې ليدلی（看见他三次），因为这里的“三次”说的是“看见他”这件事客观上发生了三次，而不是动作ليدل（看见）主观上重复了三次，所以ليدل（看见）具有非个体化特征。

以上详细介绍了区分情状类型的四组时间语义特征，下面将具体探讨普什图语动词的相和句子的情状。

2.2 普什图语动词相和句子情状

在术语解释部分我们说过，本书参考尚新（2004）等学者的观点，使用“相”和“情状”来分别指称“动词的内在时间结构”和“句子的内在时间结构”。①

之所以这样做，原因有二：

一是动词的内在时间结构与句子的内在时间结构类型的数量不同，动词的内在时间结构更直观、类型少；

二是在句子中，动词的内在时间结构并非与句子的内在时间结构完全对应，例如“ويل”（说、唱）的语义特征为［+动态，+持续，-有界］，是活动相动词，而以动词“ويل”为核心的句子语干“بريالی يوه سندره ويل”（巴里亚莱唱一首歌）的语义特征为［+动态，-持续，+有界］，是渐成情状，即活动相动词与其他句子成分（宾语、补语等）一起合成了渐成情状句。如果不是动词短语“يوه سندره ويل”（唱一首歌），而仅仅是“ويل”（唱），那么情状中就不会有渐成类，而只有活动类。可见，“يوه سندره”（一首歌）在渐成类情状的塑造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我们对“相”和“情状”加以区分，使概念更清晰，便于后面对句子情状合成模式的讨论。

2.2.1 动词相

多年来，从事普什图语语法研究的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普什图语动词进行了不同的分类。例如普什图语学者萨迪库拉·里什汀（1965）基于动词的结尾方式，将动词分为五类：以ل结尾、以ول结尾、以ېدل结尾、以کول结尾和以کېدل结尾。

美国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的学者Tegey和Robson（1996）根据动词的结构，把动词分为单一动词和复合动词；根据动词是否要求宾语的特征，把动词分成及物

①参见本书1.4.3小节。

动词和不及物动词；根据动词能否在句子中独立充当句子成分，把动词分为实意动词和助动词；根据动词的变位规则，把动词分为规则动词、不规则动词和双重不规则动词。

中国普什图语学者车洪才和张敏（2005）区分了单一动词和复合动词，以及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学者从时间语义角度对普什图语动词进行过分类。

普什图语中“动词”（فعل）一词来自阿拉伯语，在阿富汗目前最详尽的普什图语词典پښتو- پښتو تشریحي قاموس（《普什图语—普什图语详解词典》）中释义如下：

فعل هغه کلمه ده چې د مهال (زمانه) په چوکاټ کې د یوه څه پیښېدنه څرګندوي.

“动词是表达在时间框架内所发生事件的一类词。”

可见，同大多数语言一样，普什图语动词同时间概念的表达密切相关。既然普什图语动词语义也与时间相关，就有必要从时间语义的角度对其进行分类研究。

由于普什图语动词数量比较多（仅《普什图语汉语辞典》中收录的动词就近6000个词条），鉴于时间有限和研究的可操作性，本书考查了普什图语中常用的100个动词，采取缺省对立的标记模式，依据［+/Φ动态］、［+/Φ持续］、［+/Φ有界］和［+/Φ个体化］四组时间语义特征，对这些动词进行了动相分类。①

按照［+/Φ动态］特征，我们首先把100个动词分成两大类——静态相动词和动态相动词。静态相动词即状态相动词从本质上来说是静态的，允许说话者把一个情状描述为稳定的没有内部阶段和变化的状态；动态相动词从本质上是动态的，描述过程和事件。动态相动词根据其表示的语义特征，又分为活动相动词、单活动相动词和瞬成相动词。这样，普什图语动词相可以归纳为下面的表格。

表2.1　普什图语动词相的类型

	相的类型（aktionsart）		语义特征组合				例词
			动态	持续	有界	个体化	
1	静态（11）	状态相state（11）	Φ	+	Φ	Φ	پوهېدل
2	动态（89）	活动相activity（59）	+	+	Φ	+/Φ	لیکل
3		单活动相semelfactive（10）	+	Φ	+	+	ټوخل
4		瞬成相achievement（20）	+	Φ	+	Φ	مړل

①参见附录：普什图语100个常用动词。

这里需要说明三点：

第一，光杆动词并不能表达渐成类情状，本节研究的是普什图语光杆动词的动相，渐成情状不在本节研究范围之内。

第二，表2.1中活动相所对应的［+/Φ个体化］指有些活动相能被个体化，其个体化特征明显，而有的活动相个体化特征不明显，不是指所有活动相均具［+/Φ个体化］特征。

第三，与Carlota Smith认为单活动情状是［-有界］情状，以及Mari Olsen认为单活动情状是［Φ有界］情状不同，我们认为单活动情状是占据一个很短的时间片段的［+有界］情状。

下面我们将讨论每一种动相的语义特征及其在普什图语中的具体表现。

2.2.1.1 状态相

2.2.1.1.1 状态相的语义特征

状态相即静态相，描写稳定、不变的状态或关系。这种状态或关系不能随意也不能自发地开始、停止、中断或发生。状态相具有［Φ动态，+持续，Φ有界，Φ个体化］等语义特征，这说明这类动相一般在时间上没有限制（temporally unbounded），在空间上不具可数性。其时间语义图示如下。

图2.8 状态相

如图2.8所示，状态相表现为时间轴上一个没有开始和结束的静态时间段。在状态相的内部，每个阶段的状况都完全相同，也就是说，我们随意截取状态相上的一个时间点来观察，都会发现与另一时间点的情状没有区别。在一般情况下，状态相无需外力作用，本身便能将现状维持下去。

普什图语系动词“دی”（是，在）只能够描述一种抽象的状态“在……、不在……”或关系“是……、不是……”，既不涉及运动，也不涉及界限。

2.2.1.1.2 普什图语状态相动词

状态相动词表达存在状态而非动作行为。根据Carlota Smith（1991）的研究，状态相动词包括存在动词、感知动词、认知动词、愿望类动词、命题态度、内心感受、情感和系词等。另外，因为在一些语言（如维吾尔语）中形容词可以作静态谓语，所以研究此类语言的学者也把形容词当作状态类动词来处理。在规范的书面语系统中，普什图语形容词不能够单独充当谓语，因此，我们考查的状态相

动词中不包括形容词。普什图语中常用的状态相动词（11个）①如表2.2。

表2.2 普什图语常用状态相动词

分类	例词		及物性
认知、感知动词	باور لرل	相信	及
	خبرېدل	知道	不及
	پوهېدل	明白	不及
	پېژندل	认识	及
情感动词	خوښول	喜欢；同意	及
	خپه کېدل	生气	不及
愿望类动词	غوښتل	希望；想要	及
命题态度动词	ارزېدل	值	不及
	پرېښودل	让	及
存在动词	لرل	有	及
系动词	دی	是/在（第三人称单数）	

由于词汇、句法系统的不同，其他语言中某些状态相动词表达的意义，在普什图语中相对应的可能是非动词词组，如汉语状态相动词“认为”，在普什图语中用“د چا په نظر کې”这一非动词短语结构来表达。因此，普什图语各类动词的数量与汉语、英语等其他语言是不对等的。

2.2.1.2 活动相

2.2.1.2.1 活动相的语义特征

活动相属于动态相范围内，具有［+动态，+持续，Φ有界，+/Φ个体化］等语义特征。这类动相和状态相一样在时间上没有限制，需要能量（energy）的不断输入来维持其活动持续。其时间图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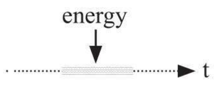


图2.9 活动相

如图2.9所示，活动相表现为时间轴上一个没有自然终结点的动态时间段。在活动相的内部，每个阶段的状况都与活动整体相同，也就是说，我们随意截取活动相上的一个时间点来观察，都会发现与整体没有区别。活动相本身不能将现状

①这里是指本书考查的100个动词中有11个状态相动词，即附录中100个动词里有11个状态相动词。后面的常用活动动词（59个）、单活动动词（10个）和瞬成动词（20个）同理。

维持下去，必须在外力的作用下保持运动状态。在空间上，有些活动相能被个体化，有些则不能。

在汉语中，“只有能被个体化的动作（状态），才能带动量”（于秀金、彭芳，2014：86）。而在普什图语中，由于动词不能直接加动量补语，补语要以补语从句的形式出现，只有能被个体化的动作，才能进入动量补语从句。以动词“اخستل”（拿）和“ګرزېدل”（转动）为例，请看下面的例句：

例 2-5a

يوه دايره كېږي چې هغه څرخ ګرزيدلی دی.

转　　轮子　那个（连词）　发生　圈　一

yaw khand kẹgi che hagha tsarkh gərzidəlai dai.

那个轮子转了一圈。

例 2-5b

يو ځل كيږي چې هغه كتاب مې اخستلی دی.

拿　我　书　那个（连词）发生　次　一

yaw dzəl kẹgi che hagha ki-tab me akhistəlai dai.

*我拿了一次那本书。

例2-5a是正确的，因为“ګرزېدل”能被个体化，即在空间上具备可数性，所以可以进入动量补语从句；而5b是错误的，因为“اخستل”不能被个体化，也就不能进入动量补语从句。

2.2.1.2.2 普什图语活动相动词

活动相动词本身所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Robert D. Van Valin，Jr.和 Randy J. Lapolla两位学者在《句法：结构、意义和功能》（*Syntax*：*Structure*，*meaning and function*）（1997）一书中，把活动相动词分为移动（motion）、光照（lightemission）、声音的发出（sound emission）、行为/动作（performance）、消费（consumption）、创造（creation）、重复性动作（repetitive action）、直接感知（directed perception）和使用（use）等不同的类别。

通过对普什图语常用活动动词进行考查，可以发现，行为动作、心理活动和天气三类动词在普什图语活动相动词中所占比重最大，更常用。由于常用活动动词数量比较多（59个），这里仅举例列表如下。

表2.3　普什图语常用活动相动词

分类	例词	
	及物	不及物
行为/动作动词	拿 اخیستل	流 بهېدل
	穿 اغوستل	躺 څملاستل
	写 لیکل	逃，逃跑 تښتېدل
	听 اورېدل	走，去 تلل
	睡觉 خوب کول	成为；发生 کېدل
	洗 پرېمینځل	来，来到 راتلل
	购买 پېرودل	坐 کښېناستل
	笑 خندل	跳舞 نڅل
心理活动相动词	想 فکر کول	—
	回忆 یادول	—
	分析 تشریحول	—
天气动词	—	刮（风）الوتل
	—	降，下（雨、雪）اورېدل

2.2.1.3 单活动相

2.2.1.3.1 单活动相的语义特征

单活动相具有［+动态，Φ持续，+有界，+个体化］的语义特征，这说明这类动相描述的动作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拥有自然的终结点，而且在空间上具有可数性。英语中此类情状被称为“Semelfactives Situation”，其中“Semelfactives”一词来自拉丁语“Semel”，意为“一次”。其时间图示如2.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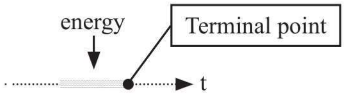


图2.10　单活动相

如图2.10所示，单活动相在时间轴上只占据一个很短的时间段，其表达的动作几乎是刚发生就结束了，其内部阶段没有分析的必要，可以忽略不计。

因为单活动相能被个体化，所以在英语、汉语等语言中，单活动相动词可以加动量补语。在普什图语中，动词不可以直接加补语，因此，同上面讨论的具有个体化特征的活动相动词一样，普什图语单活动相动词能够进入动量补语从句。请看下面的例句：

例 2-6

لږ و ډیر لس ځله کېږي چې هغه ټوخېدلی دی.

咳嗽　他　（连词）发生　次　十　大约

ləg-u-der las dzəla kegi che hagha tukhe-dəlai dai.

他大约咳嗽了十声。

例 2-7

څو ځله کېږي چې د هغه مرغه وزره څرپېدلی دي.

扇动　翅膀　鸟　那个（前置词）的　（连词）发生　次　几

tsu dzəla kegi che də hagha mur-ghə wa-zara tsarpedəli di.

那只鸟的翅膀扇动了几下。

例2–6和2–7的句式结构可以归纳为下面的形式：

نمره[3] + کېږي چې + فاعل + (مفعول) + فعل

V　（O）　S　CONJ　NUM

在这一句式中，“نمره”为数量词，表示动量；“کېږي چې”为从句连接成分；“فاعل”为主句主语，“مفعول”为主句宾语（若动词为不及物动词则没有宾语），“فعل”为核心动词。在普什图语句子中，凡是需要明确指出动量时，都要使用这一句式。

2.2.1.3.2 普什图语单活动相动词

在大多数语言中，单活动相动词的数量都不是很多，在普什图语中也是如此。普什图语中常用的单活动相动词（10个）按照及物性列表如下。

表2.4　普什图语常用单活动相动词

及物		不及物	
ارږمی ایستل	打哈欠	برېښېدل	闪烁，闪光
ټکول	敲	څڅېدل	滴，漏
ټېټکي وهل	踢腿	ټوخېدل	咳嗽
ټېغ ایستل	打嗝儿	څرپېدل	扇动
نغړدل	吞	دنګل	跳，跃

2.2.1.4 瞬成相

2.2.1.4.1 瞬成相的语义特征

瞬成相具有［+动态，Φ持续，+有界，Φ个体化］等语义特征，说明这类动相表示动作是瞬间发生并产生结果的，没有持续过程，且具有时间上的限制。其时间图示如下。

图2.11　瞬成相

如图2.11所示，瞬成相只能在时间轴上占据一个时间点，开始即结束，没有内部阶段。瞬成相一般不具有个体化特征，普什图语瞬成相动词不能进入动量补语从句。

以普什图语动词“چاودل”（裂；炸）为例，其描述的事件发生在“炸”的一瞬间，没有开始和结束的过程，事件发生之前和事件发生之后都不在“炸”的时间范围之内，事件只存在于“炸”这一时间点上。

2.2.1.4.2 普什图语瞬成相动词

普什图语中常用的瞬成相动词（20个）按照及物性列表如下。

表2.5　普什图语常用瞬成相动词

及物		不及物	
ایستل	拔出	پاڅېدل	起来，站起来
بایلل	输；丢	شروع کېدل	开始
پرانیستل	打开	چاودل	裂；炸
سپړدل	解开	رسېدل	到达
سپړل	解散，遣散	زېږېدل	出生，诞生
پیدا کول	发现	سول	燃着，着火
بشپړول	完成	غورځېدل	倒下，跌倒
هېرول	忘记	ننوتل	进入
یادول	想起	وتل	出去
حاصلول	得到	ایشېدل	开，沸腾

前面我们提到过，普什图语各类动词的数量与汉语、英语等其他语言是不对等的，例如，英语、汉语中的瞬成相动词“win”“赢”所表达的意思在普什图语中是用形容词“بریالی”（胜利的，成功的）加上系动词来表达的。因此，本书要完全从普什图语语言实际出发，不能生搬硬套。

以上我们了解了动相的四种类型和普什图语四类动词的基本情况。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普什图语同一动词可能会有几个相关义项，语义不同，其时间结构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以动词“نيول”（抓；抓住）为例，当其表达“抓”这一意义时，是活动相动词，而当其表达“抓住”这一意义时，是瞬成相动词；又如动词“ليدل”（看；看见），当取“看”义时，是活动相动词，而当取“看见”义时，是瞬成相动词。因此，在后面的讨论中，以上各个分类中所列举的某些动词也可能会出现在其他的动相类别里。

2.2.2 句子情状

Zeno Vendler（1957）认为，如果动词是瞬时性的，那么以它为中心建构的句子的情状也必具瞬时性。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动词相只是就光杆动词而言，只表达单一的客观动作。动相是构成句子情状的基础，但不等同于句子情状。动词相不能代表事件，因为一般情况下，单看动词我们并不知道完整的事件是怎样的。刘丹青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指出“情状的附丽对象是表达整个事件的谓语，而不仅仅是表达动作行为的单个动词”（刘丹青，2008：457）。请看下面的例句：

例 2-8a

زه كتابونه لولم.

读　PL书　我

zə ki-tabuna lwaləm.

我在读书。

语干：زه كتابونه لوستل　我读很多书　（活动）

例 2-8b

دا كتاب مې لوستلى دى.

读　我　书　这（本）

da ki-tab me lwastəlai dai.

这本书我读过了。

语干：زه دا كتاب لوستل　我读这本书　（渐成）

因为情状是客观的，所以句子情状指的是去掉句中时、体标记后剩下的“语

干”所表示的语义特征。我们只看两句的语干部分，虽然例2-8a和例2-8b两个句子使用的动词都是活动相动词“لوستل”（读），但是例2-8a的论元是“کتابونه”（“书”的复数），因为书的数量没有限定，句子整体的内在时间结构没有终结点，语义特征为［+动态，+持续，Φ有界］，所以2-8a是活动情状句；而2-8b的论元是“يو کتاب”（这本书），因为限定了书的数量为“一本”，读完这一本书，情状就结束了，也就是句子整体的内部时间结构具有终结点，语义特征为［+动态，+持续，+有界］，所以例2-8b是一个使用了活动相动词的渐成情状句。

Mari Olsen基于英语动词和动词短语把词汇体（情状体）分为六类——状态、阶段水平、活动、单活动、瞬成和渐成。[①]我们认为，这六类情状可以概括普什图语中存在的所有动作类型：状态情状句表示存在某种状况，不反映活动和变化；阶段水平情状表示在一段时间内存在的某种状况，在限定的时间内没有活动和变化；活动情状句表示一个动作过程，而不反映动作是否有一个内在的终结点；单活动情状句表明一个动作，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有内在的终结点，且具空间可数性；瞬成情状句表明一种变化，是瞬间达到的，或者是某种活动造成的结果；渐成情状句表示一个过程，并指出该过程有一个内在的终结点。

句子的情状虽然与动词的相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但是二者又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本小节首先探讨上述六类情状的体意义，然后梳理普什图语各类情状句的表现形式，并初步探索动词相与句子情状之间的联系。

2.2.2.1 状态情状

2.2.2.1.1 体意义

状态情状是一个稳定不变的情状，可以持续一段时间，没有内部结构，需要一个外来施事（external agency）才能转变状态[②]。状态情状代表的是一个静态事件（stative event），具有［Φ动态，+持续，Φ有界，Φ个体化］的体意义。我们把Carlota Smith（1991）的一维时间图示同Croft（2012）的二维时空图示相结合，得到下面的状态情状二维时空图示[③]。

①参见本书1.2.2.1小节表1.2。

②参见Vendler（1967）; Bernard（1976）; Lyons（1968）; Leech（1971）; Dowty（1979）; Smith（1997）.

③后文中其他情状类型的图示都同此处一样，是把Smith（1997）的一维时间图示同Croft（2012）的二维时空图示相结合得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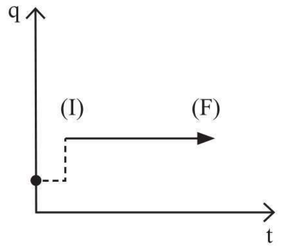


图2.12　状态情状的时空图示

动词体二维时空图包含时间轴t和动词所隐含性质状态的性状轴q，实线表示被凸显的阶段，虚线表示没有被凸显的阶段，箭头指示时间流动的方向，I代表情状的起始点，F代表情状的终结点。图2.12中，(I) 和 (F) 置于括号之中表示它们不是状态的一部分，即此情状没有自然起始点和终结点。状态情状在时间轴t上表现为持续段（一条直线），在性状轴q上表现为点，表明状态情状是一个同质的(homogeneous)、无区别的阶段，即具有恒定状态和时间持续的体义。状态情状不表示变化，只表示一种状况。这种状况不会在短时间内消失，会延续一段时间，因为"持续是状态的一个特征"(Leech，1987：56)。Zeno Vendler以"love some body"(爱某人）为例，对状态情状的时间意义给与了如下描述：

"对状态情状来说：从t_1到t_2期间A爱某个人，意味着t_1到t_2之间的任何一个时刻A都爱着那个人"(Zeno Vendler，1957：151)。①

状态情状是对各类事物的具体和抽象性质的描述，如拥有（possession)、处所(location)、信仰（belief)、智力状态（mental state)、性格倾向（disposition)、习惯(habits）等（Smith，1991：32)。请看下面的例句：

例 2-9

She hated ice cream.

她讨厌冰淇淋。　　　　（Saeed，2000：114）

语干：She hate ice cream　　　　她讨厌冰淇淋（状态）

例 2-10

谁都懂这个道理。　　　　（龚千炎，1995：14）

语干：谁都懂这个道理　　　　（状态）

①原文为For states：A loved somebody from t1 to t2 means that at any instant between t1 and t2 A loved that person.

例 2-11

زه دا کوټه نه خوښوم.

喜欢　不　房间　这（个）我

zə da ku-ta nə khaha-wəm.

我不喜欢这个房间。

语干： زه دا کوټه نه خوښول　　我不喜欢这个房间　（状态）

例2-9、例2-10、例2-11的三个句子都是状态情状句，分别由“hate”（讨厌）、“懂”和“خوښول”（喜欢）三个状态相动词构成，三个句子所表达的情状都不会自然终结，若无外力介入这些状况会一直持续下去。

从例2-9、例2-10、例2-11中我们可以看出，状态情状不涉及施事（agent）意义。某一状态虽然是某一事件导致的结果，但是就状态本身而言，是一个稳定不变的情状。因此，我们观察不到状态的起始变化，也观察不到过程的变化，同样观察不到终点的变化。从例2-9中，我们看不出“She”（她）是从何时开始讨厌“ice cream”（冰淇淋）的，我们只知道“她讨厌冰淇淋”这样一种事实，在例2-10和例2-11中情况也是如此。

2.2.2.1.2 普什图语状态情状句

普什图语状态情状句主要以状态相动词为核心来构成，请看下面的例句：

例 2-12

مخالفي رايي ښيي چي جرګه پر حکومت باور نه‌لري.

不相信　政府　对于　国会　（连词）显示　票　反对的

mukha-life raye heyi che jir-ga pər huku-mat bawar nə la-ri.

反对票显示，国会不信任政府。

例 2-13

په هغه کيسه خبرېږم.

知道　故事　那个　对于

pə hagha ki-sa khabaregəm.

我知道那个故事。

例 2-14

توریالی زه پېژنم، هغه هم ما پېژني.
认识 我 也 他 认识 我 吐里亚莱

turia-lai zə pezh-nəm, ha-gha ham ma pezh-ni.

我认识吐里亚莱，他也认识我。

例 2-15

ګېدړه پوه شوه چه زمری خو ډېر په قار دی.
是 生气 非常 （小品词） 狮子 （连词） 知道 狼

gedəra poh-shwa che zmarai kho der pə qar de.

狼知道狮子一定非常生气。

例 2-16

عادت د بدن په ټولو غړو باندی ډېره اغیزه لري.
有 影响 很 对所有器官（介词结构）身体 的 习惯

a-dat də badan pə tolu ghəru bande dera aghe-za lari.

习惯对（人的）身体的所有器官都有很大的影响。

例2-12至2-16中带下划线的部分是构成句子的核心动词，都是状态相动词。因为状态相动词的时间特征在句子中不受论元的影响，也不能和时间状语同现，所以这些句子都是状态情状句。以例2-14为例，“توریالی”（吐里亚莱）和“زه”（我）是句子的论元，如果将其换成“مونږ”（我们和）“دوی”（他们），动词“پېژندل”（认识）的语义特征［Φ动态，+持续，Φ有界，Φ个体化］也不会改变，即论元的改变并不能影响状态相的时间特征。状态相动词在非完成体句子中不能被时间状语修饰，即不能说“د دې هفتې دمخه توریالی مې پېژند.”（我上周认识吐里亚莱），因为一般情况下，认识了就不可能不认识。

2.2.2.2 阶段水平情状

2.2.2.2.1 体意义

阶段水平情状是Mari Olsen（1997）提出的，指一个可以持续一个时刻或一段时间的稳定不变的情状，没有内部结构，但有明确的界限，界限到达状态改变。阶段水平情状代表的是一个有界的静态事件，具有［Φ动态，+持续，+有界，Φ个体化］的体意义。Michaelis（2004）的六种情景分类[1]中也包含这类情状，只是

①参见本书1.3.2小节表1.5。

名称不同，Michaelis称其为“状态段事件”。

阶段水平情状的二维时空图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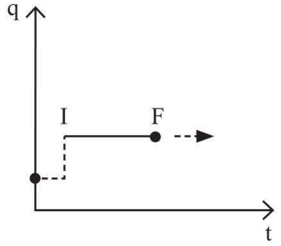


图2.13　阶段水平情状的时空图示

图2.13中，起点I和终点F没有置于括号之中，这表示它们是状态的一部分，即此情状有自然的起始点和终结点。在时间轴t上，阶段水平情状表现为有终点的持续段（从I到F的一条直线）；在性状轴q上，阶段水平情状则表现为点，表明阶段水平情状在到达时间终点之前是一个同质的、无区别的阶段。请看表示阶段水平情状的例句：

例2-17

He has been sick for two days.　　（Michaelis，2004：11—13）

他已经病了两天了。

语干：he be sick for two days　　他生病两天（阶段水平）

例2-18

她怀胎十月。

语干：她怀胎十月（阶段水平）

例2-19

هغه　په　عمر　کې　یو قلم　لري.

有　一支笔　在　一生中　他　的（前置词）

də　ha-gha　pə　umr　ki　yaw　ka-lam　lari.

在他20岁之前只有一支笔。

语干：هغه په عمر کې یو قلم لرل　他20岁之前只有一支笔　（阶段水平）

例2-17至2-19都是以状态相动词为核心构建的。因为句中有明确的时间状

语，限定了状态持续的时间范围，所以这些句子都是阶段水平情状句。

2.2.2.2.2 普什图语阶段水平情状句

普什图语阶段水平情状句主要以状态相动词为核心，加上表界限的补语或时间状语来构成，请看下面的例句：

例 2-20

دوه ځله شوی دي چې پر تا باور درلود.

相信　你（后置词）(连词)　发生　次　二

dwa dzəla shəwi di che ta ta bawar darlud.

我已经信了你两次，……

例 2-21

پروسږکال دا کتاب په لس افغانۍ وارزېد.

值　阿尼　10　这本书　去年

paro-səg-kal da ki-tab pə las afghani warzed.

去年这本书值10阿尼。

虽然例2-20和例2-21中的动词"باور درلود"（相信）和"ارزېدل"（值）都是状态相动词，语义特征为［Φ动态，+持续，Φ有界，Φ个体化］，但是表达次数的补语从句"دوه ځله شوی دي چې"（发生两次了……）和时间状语"پروسږکال"（去年）分别为动词"باور درلود"（相信）和增加了［+有界］特征，这样两句的内部时间特征就都变为［Φ动态，+持续，+有界，Φ个体化］，成为阶段水平情状句。

2.2.2.3 活动情状

2.2.2.3.1 体意义

活动情状是指一些同质的体力（physical）或智力（mental）活动过程，具有［+动态，+持续，Φ有界，+/Φ个体化］的体意义。活动情状代表的是一个动态事件，没有终结点，可以终止，但仅仅是因为活动的停止。（Vendler，1957；Smith，1997）活动情状内部有续段（suceessive stage)，为了维持活动持续进行需要不断地输入能量（Comrie，1976：xx)。活动情状的二维时间结构图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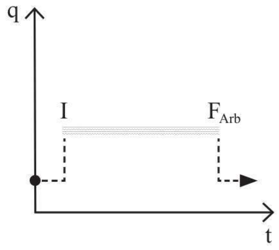


图2.14　活动情状的时空图示

图2.14中，在时间轴t上，状态情状表现为动态的持续段（一条波浪线），F_{Arb}表示情状的活动可以在任何时刻停止（Arb代表Arbitrary，意即“任意的”）；在性状轴q上，R（即result）表示结果，活动情状结果状态R与起始状态点重合，表明此类事件不引起质变。

请看表示活动类情状的例句：

例 2-22

Sam strolled in the Park.

山姆在公园里散了步。　　　　（Smith，1991：177）

语干：Sam stroll in the Park　　山姆在公园里散步（活动）

例 2-23

他们一边走着一边喊。　　　　（龚千炎，1995：17）

语干：他们一边走一边喊（活动）

例 2-24

په　پزه　شيان　بويوم.

（前置词）用　鼻子　东西　闻

pə paza shi-yan buya-wəm.

我用鼻子闻味道。

语干：په پزه شيان بويول　　用鼻子闻味道（活动）

例2-22至2-24是不同语言中的活动情状句，分别由活动相动词“Stroll”（散步）、“走”“喊”和“بويول”（闻）构成。

活动情状中一般情况下都会有施事者（agent），如例2-22中的“Sam”，例2-23中的“他们”和例2-24中省略掉的“زه”（我）分别是“Stroll”（散步）、

“走”“喊” 和 “بويول”（闻）三个活动的施事者。在这里，施事者又都是上述例句中的主语[①]。此类主语一般被称为施动主语（agentive subject）。所谓施动主语就是指句子的主语具有施动功能，即能够施行谓语动词所表示的动作。如例2–22中，“Sam” 为了维持他的活动——“Stroll in the park”，必须不断地输入能量，否则他不能完成他的活动，“Sam” 就是施动主语。

上述例句表示的事件，如 “Stroll”（散步）、“走”、“喊” 和 “بويول”（闻）等均不能在瞬间完成，只能在一段时间内完成，这和活动相动词本身的内部时间结构有很大关系。以动词 “بويول”（闻）为例来分析这类动词的内部结构。什么叫 “بويول”（闻）呢？“بويول”（闻）这个动词是由发生在时间轴上的一个接一个的连续片段组成的，每个片段都与前后的片段相同。它的内部结构可以表示为 “……”，例2–22和例2–23中的动词 “Stroll”（散步）、“走”、“喊” 的内部结构也是如此。

哲学家Zeno Vendler说：“活动情状在时间中以一种同质的方式进行，活动过程中的每一部分都与整体活动性质相同。”（Vendler，1957：172）[②]

再来看例2–24的时间结构。在 “په پزه شيان بويول”（用鼻子闻味道）的时间进程中，如果任意取一点进行观察，都与前面的点和后面的点在构成上相似。这说明此类事件具有均质性（homogeneity）特征，如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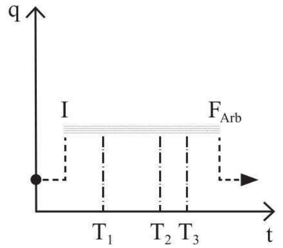


图2.15 “په پزه شيان بويول” 的内部时间结构

图2.15显示，在T_1、T_2、T_3三个任意的时间点上，情状在性状轴上的偏差不大，基本相似。Zeno Vendler以动词 “run”（跑）为例，这样描述活动情状的时间图式：“对活动情状来说：A在时间t跑步，意味着A在整个一段时间里在跑步，t是一段时间里的一个时刻，A在这个时刻在跑步。”（Vendler，1957：181）[③]

①普什图语过去时和完成体句子有作格现象，施事者在句子中以宾语形式出现。
②原文为Activities go on in time in a homogenous way; any part of the process is of the same nature as the whole.
③原文为For activities:A was running at time t means that time instant t is on a time stretch through out which A was running.

此外，活动情状句表示的情状没有界限限制，这与构成此类情状的动词的时间结构有关。活动相在时间上没有限制，因此，活动情状没有内在的终结点。在时间轴上，活动情状可以在位于I（起始点）之后的任意一个时间点上停止，但活动仍然为真。也就是说，活动情状会终止或停止，但不会结束。如例2-24的主语“زه”（我）此刻正在“بويول”（闻），那么即便“زه”（我）在下一时刻停了下来，“په پزه شيان بويول”（我用鼻子闻味道）这一事件仍然为真。从理论上讲，“stroll in the park”“一边走着一边喊”和“په پزه شيان بويول”等事件可以不停地延续下去。完成（completion）这个概念对于活动情状来说是多余的。

因此，如果我们把例2–22至2–24改为以下的句子，就变得极为不自然，或者没有任何意义。

*2–22.　Sam finishes strolling in the Park.

山姆完成了在公园里散步。

*2–23.　他们完成了一边走一边喊。

*2–24.　په پزه شيان بويول پای ته رسوم.

pə paza shi-yan buya-wəl pai ta rasawəm.

我完成了用鼻子闻味道。

总而言之，活动情状同状态情状一样具有均质性和无界性特征。二者的区别在于活动情状是动态的，为了维持运动需要不断的能量输入，在图示中表现为一条起伏相同的波浪线；而状态情状是静态的，外力的介入会让状态改变，在图示中表现为一条无变化的直线。

2.2.2.3.2 普什图语活动情状句

普什图语活动情状句主要以活动相动词为核心来构成，请看下面的例句：

例 2-25

هغه وخت مونږ هم ډوډۍ هم وخوړله او هم مو خبرې وکړې.

那时　我们　也　饭　吃　和　也　我们　话　说

hagha wakht mung ham dodəi wə-kharəla aw ham khabare wə-wayile.

我们那时边吃边说。

例 2-26

تورياﻟﻰ څه کوي؟ تورياﻟﻰ ټلويوزيون ګوري.

吐里亚莱 什么 做 吐里亚莱 电视 看

turya-lai tsə kawi? turya-lai telewez-yon guri.

吐里亚莱在干什么？吐里亚莱在看电视。

例 2-27

هغه‌وخت مې لیکونه لیکل.

那时 我 字 写

hagha wakht me lika li-kəl.

我当时在写字。

例 2-28

اوبه کښته وبهيږي.

水 向下 流

u-bə k-həta wə-bahegi.

水往低处流。

例 2-29

لمر له ختيځې خوا راوخيژي.

太阳 从（前置词） 东方 升起

lmar lə khatidze kha rawə-khizhi.

太阳从东方升起。

例2-25至2-29都是以活动相动词（下划线标出的部分）为核心构建的。因此所有句子中都没有其他能够设置时间界限的成分（论元、时间状语等），所以例2-25至2-29都是活动情状句。

除活动相动词外，瞬成相动词与其他成分（无界论元、状语等）也可以合成活动情状句，如下例：

例 2-30

بمونه وارپه‌وار وچاودل.

PL 炸弹 一个接一个 爆炸

ba-muna war- pə-war wə-chaw-dəl.

炸弹一颗接一颗爆炸了。

例2-30中的动词“چاودل”（爆炸）是一个瞬成相动词，语义特征为［+动态，Φ持续，+有界，Φ个体化］。句中论元“بمونه”（炸弹）为复数形式，且有表示过程不断进行的方式状语“وار په وار”（一颗接一颗地），这使得动相的［+有界］特征趋于模糊、淡化，而突出了［+持续］特征。这样句子的内部时间特征就变为［+动态，+持续，-有界，Φ个体化］，成为活动情状句。

此外，单活动相动词也可以构成活动情状，例句如下：

例 2-31

کله چه خبرې مې وویلې ،　　نیکه　　ټوخېده ،　　نو زما خبرې يې و نه اورېدې.

……　　爷爷　　咳嗽　　……

……，ni-kə ṭukhe-də，……

（我说话的时候，）爷爷正在咳嗽，（没听见我的话。）

例 2-32

کله چه زما کور ته ورسېدم ، د برېښنا ډېوه　　برېښېده.

……　　电灯　　闪

……，də breḥ-na ḍe-wa bareḥeda.

（我到家时，）电灯正在闪烁。

例2-31和例2-32两句中的主句“نیکه ټوخېده”（爷爷咳嗽）和“د برېښنا ډېوه برېښېده”（电灯闪烁）都是以单活动相动词为核心构成的。单活动情状具有［+个体化］特征，即通常情况下，如果不作单次限定，句中动词表达的动作行为不会只发生一次，而是连续发生数次才会停止。“爷爷正在咳嗽”的言外之意是“咳嗽了好几次”，“电灯正在闪烁”的言外之意是“闪了好几次”，也就是说，短时间重复的单活动相具有了［+持续］特征，构成了活动情状。

2.2.2.4 单活动情状

2.2.2.4.1 体意义

单活动情状表示一种短时间内发生的事件。该事件不会出现新的状态，是一种有终结点的瞬间可重复事件，即具有［+动态，Φ持续，+有界，+个体化］的体意义。单活动情状的二维时间结构图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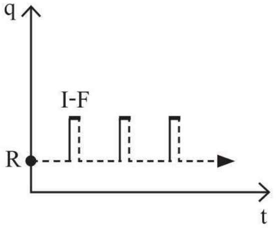


图2.16　单活动情状的时空图示

图2.16中，黑色短实线代表一个单一阶段的事件，三条黑色短实线代表事件可重复发生；在时间轴t上，I-F表示事件起始点和终点之间时间很短，几乎重合；在性状轴q上，单活动情状起始状态点和结果状态R重合，表明此类事件不引起质变。这说明，单活动情状代表单个活动的事件。此类情状表示的动作行为几乎没有时间上的持续性，即几乎没有过程阶段，只有瞬间进行的事件。请看下面的例句：

例 2-33

二虎蹦地跳了起来。　　　　（戴耀晶，1996：18）

语干：二虎蹦地跳起来　　（单活动）

例 2-34

يو ځل کيږي چې هغه ټوخېدلی دی.

咳嗽　　他　连词　发生　次　一

yaw dzəl kegi che ha-gha ṭukhe-dəlai dai.

他咳嗽了一声。

语干： يو ځل کيږي چې هغه ټوخېدل 他咳嗽一声（单活动）

例2-33和2-34均表示的是瞬间发生的事件，分别由“跳”和“ټوخېدل”（咳嗽）两个单活动相动词构成。它们所表示的动作，如例2-33中“跳起来”和例2-34中“ټوخېدل”（咳嗽），持续时间非常短（单次动作只需要1—2秒钟），就如图2.16中，只表现为时间轴上一个大于“点”的短实线。此类动作一旦发生，转瞬即消失，可以重复，但是不会产生新的状态。

2.2.2.4.2 普什图语单活动情状句

普什图语单活动情状句主要以单活动相动词为核心来构成，且句中必须有限定单次的补语，请看下面的例句：

例 2-35

برېښېدلې ده.　ډيوه　هغه　يو ځل کېږي چې

闪烁　灯　那（盏）　一下（补语）

yaw dzəl keg̣i che ha-gha

那盏灯闪了一下。

例 2-36

څرپېدلی دي.　وزرونه　مرغه　هغه　د　يو ځل کېږي چې

扇动　翅膀　鸟　那个　（前置词）的　一下（补语）

yaw dzəl keg̣i che də hagha mur-ghə wa-zara tsarpedəli di.

那只鸟的翅膀扇动了一下。

例2-35和例2-36都是以单活动相动词（下划线标出的部分）为核心构建的，都是单活动情状句，其所表达的行为过程都具有［+动态，Φ持续，+有界，+个体化］的体意义。

2.2.2.5 瞬成情状

2.2.2.5.1 体意义

瞬成情状是一种瞬间得到状态改变的事件。此类情状的焦点是在状态的改变，因而它完全没有过程阶段，只有结果状态。瞬成情状具有［+动态，Φ持续，+有界，Φ个体化］等体意义。状态情状的二维时间结构图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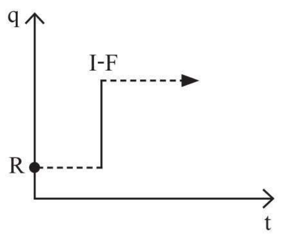


图2.17　瞬成情状的时空图示

图2.17中，垂直的实线代表瞬成情状，实线之前的虚线表示事件改变状态之前的预备阶段，实线之后的虚线箭头表示事件发生后的结果状态可以沿着时间流动方向持续下去。在时间轴t上，I-F表示此类情状的起始点即为终结点，也就是说事件一开始就得到结果，其中没有持续过程；在性状轴q上，结果状态R与情状起始状态点有一定的距离，说明情状结束后事物发生了性状改变，即产生了新的结

果。请看关于瞬成情状的例句：

例 2-37

Mary reached the top.

玛丽到达了山顶。　　　　　　（Smith，1991：181）

语干：Mary reach the top　　　玛丽到达山顶（瞬成）

例 2-38

院子里那堵墙塌了。　　　　　（龚千炎，1995：25）

语干：院子里那堵墙塌了　　　（瞬成）

例 2-39

زه　پەخیر سره　جرمني　ته　ورسېدم.

我　顺利地　德国　（后置词）　到达

zə pə khair sara jərmanəi ta wə-rasedəm.

我顺利到达了德国。

语干：زه پەخیر سره جرمنۍ تەرسېدل　我顺利到达德国（瞬成）

例2-37至2-39表示的是瞬成情状事件，由“reach”（到达）、“塌”、“رسېدل”（到达）三个瞬成相动词构成。瞬成情状的最大特点就是它的即时性，只有“发生”和“没发生”，不存在中间状态，如“reach the top”（到达山顶）、“墙塌下来”、“جرمني تەرسېدل”（到达德国）等都是在一个时间点上发生的，并且产生了新的结果，就是说这类情状表示的事件中会出现与事件发生前不同的结果。比如例2-37中Marry会从“爬山”的状态进入“到达山顶”的状态；例2-38中“那堵墙”从“正常”的状态变为“倒塌”的状态；例2-39中“زه”（我）从“在路上”的状态进入“到达德国”的状态。需要注意的是，此类情状中的动作行为不会持续，即使例中有时间短语一起出现，也不表示动作行为持续的时间，而是表示动作行为实现为另一个状态之前的时间，或者表示动作行为结束后的结果状态持续的时间。请看下面的例句：

例2-37a.　It took Mary four hours to reaeh the top.

玛丽花四个小时到达了山顶。

例2-38a.　院子里那堵墙塌了两个小时了。

例2-39a. د دېرش دقيقو دمخې زه په خير سره جرمني ته ورسېدم.
到达（后置词） 德国 顺利地 我 30分钟之前
də dersh daqiqu də-məkhe zə pə khair sara jərmanəi ta wə-rasedəm.
我在30分钟之前就顺利到达德国了。

例2-37a中的时间短语“four hours”表示“Mary”在“reaeh the top”(到达山顶）之前，花了四个小时爬山，而不是“reach”(到达）这个动作本身持续了四个小时。同样，例2-38a中“两个小时”表示“墙倒塌”之后的状态持续了两个小时；例2-39a中“دېرش دقيقو”(30分钟）表示“زه”(我）到达德国的状态已经持续了30分钟。正因为瞬成情状只能在某个时间点发生，当我们听到下面的句子时，会觉得不自然或者不合乎语法：

*2-37. Mary is reaehing the top.
玛丽正在到达山顶。

*2-38. 院子里那堵墙正在倒塌。

*2-39. اوس زه په خير سره جرمني ته رسېږم.
us zə pə khair sara jərmanəi ta rasegəm.
我正顺利到达德国。

句子*2-37至*2-39在语义上是不成立的，这说明。在英语、汉语和普什图语中瞬成相动词都不能与进行体标记同时出现。本书的第五章还会详细讨论这一问题。

Zeno Vendler以“win a race”(赢得一场比赛）为例，描述了瞬成情状的时间图式：对瞬成情状来说，在t_1和t_2之间A赢得一场比赛的胜利，意味着A赢得比赛的那个时刻在t_1和t_2之间（Vendler，1957：181)。[①] 也就是说，瞬成情状只能发生在一个时间点上。

瞬成情状与前面所讨论的单活动情状都具备［Φ持续］这个语义特征，其区别在于单活动情状需要占据一个很短的时间片段，短到过程可以忽略不计；而瞬成情状则完全不占据时间片段，没有过程。此外，单活动情状在空间上具有可数性特征，瞬成情状则没有这一特征。

①原文为For achievements：A won a race between t1 and t2 means that the time instant at which A won that race is between t_1 and t_2.

2.2.2.5.2 普什图语瞬成情状句

普什图语瞬成情状句主要以瞬成相动词为核心来构成，请看下面的例句：

例 2-40

يو زده‌کوونکی چه روغ وي د ښوونځی لوست په ښه ډول سرته رسولی شي.

能完成 很好地 功课 学校的 是 健康的 （连词） 学生 一（个）

yaw zda-kawunkai che rugh wi də ḥuwundzi lwast pə ḥə ḍawl sar ta rasawəlai shi.

一个身体健康的学生能很好地完成课业。

例 2-41

که خدای ته منظوره وي نو ما به صبرکوونکی ومومي.

找到 坚忍 （小品词） 我 那么 是 见到 （后置词） 真主 如果

kə khu-dai ta man-zura wi nu ma bə sabr-kawunkai wə-mumi.

若是真主看得见，我就能坚持到底（直译：坚忍就能找到我）。

例 2-42

هر څوک چې ډېر کوښښ کوي او خپل درسونه لولي، پخپل ټولګي کې ترټولو ښې نمرې اخلي.

得到 分数 好的 比所有人 在本班 读 功课 和 努力 很 任何人

har tsok che ḍer ku-shəsh kawi aw khəpəl darsuna lwali, pəkhəpəl ṭolgi ki tər ṭolu ḥe namre akhli.

谁努力读书，谁就会在班里取得最好的成绩。

例 2-43

د مبارزې په پای کې کارګران بریالي شوي.

胜利 工人们 结果 斗争（前置词）的

də mubara-ze pə pai ki kargaran baria-li shwi.

斗争的结果是工人们胜利了。

例 2-44

دلته تاسو داسې لوی‌لوی مشینونه وینې چه د بنیادمو په شان په کار لګیا دی.

忙于工作 像人类一样 （连词）看到 机器 很大的 这样的 你们 在这里

dəlta tasu dase loi loi məshinuna wine che də baniyadamu pə shan pə kar lagiya di.

在这里你们可以看到像人类一样努力工作的大型机器。

例2-40至2-44都是以瞬成相动词（下划线标出的部分）为核心构建的，都具备［+动态，Φ持续，+有界，Φ个体化］的时间语义特征。其中，例2-42中的动词“اخیستل”（取得）是多义动词，还有“买；拿”的义项，取这两义时“اخیستل”是活动相动词；例2-44中的动词“لیدل”（看到）还有“看”的义项，取“看”义时也是活动相动词。

另外，普什图语句子中的动词在翻译成汉语之后，时间意义可能与其本身的时间意义不同，如例2-41中动词“موندل”（找到、发现）翻译成汉语时就不能直译，否则会让读者不解其意。因此，汉语翻译只是作为句义参考，不能完全代表普什图语动词的本义。

2.2.2.6 渐成情状

2.2.2.6.1 体意义

渐成情状由一个过程阶段和一个终结点组成。此类情状是有内在界限的，开始后就会连续地走向自然终结点。当这个自然终结点到达，事件完成后，动作行为不能再继续，但是事件完成后的结果状态可能还将持续。该类情状具有［+动态，+持续，+有界，+/Φ个体化］的体意义。

渐成情状的二维时间结构图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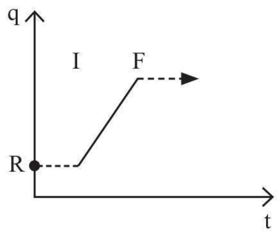


图2.18　渐成情状的时空图示

图2.18中，倾斜的实线表示情状突显的内部阶段。在时间轴t上，情状的起始点I和终结点F分别位于时间轴上的两点，表示事件有时间跨度，存在持续过程；在性状轴q上，结果状态 R与情状起始状态点有一定的距离，说明情状结束后事物发生了性状改变，得到了新的结果。请看下列例句：

例 2-45

John ran a mile.

约翰跑了一英里。　　　　（Saeed，2000：114）

语干：John run a mile　　　　约翰跑一英里（渐成）

例 2-46

冰已经化为水了。　　　　（龚千炎，1995：19）

语干：冰化为水

例 2-47

يوه ورځ　د　يونس　مور　خوږه　ښوروا　پخه کړې وه.

一天　的　尤努斯　妈妈　美味的　汤　烹饪

yawa wradz də yu-nus mur khwag̣a ḥor-wa pəkha kəṛi wa.

一天，尤努斯的妈妈做了美味的汤。

语干：د يونس مور خوږه ښوروا پخول　一天，尤努斯的妈妈做美味的汤（渐成）

例2-45至2-47分别由“run”（跑）、“化”和“پخول”（烹饪）这三个活动相动词构成。这三个动词相本身是无界的，加上“a mile”（一英里）、“水”和“خوږه ښوروا”（美味的汤）这些有界论元之后，合成了表示有界情状的动词短语，以这些动词短语为核心构成的句子也表达有界情状（在内部结构上包含内在的自然终结点），即我们所说的渐成情状句。此类情状从一开始就渐渐地朝着本身的自然终结点演进，到达终结点即结束。如例2-45中，当“John”跑完“a mile”（一英里）时，该事件就自然结束；例2-46中，当“冰”化为“水”时，该情状就结束；例2-47中，当妈妈做完“ښوروا”（汤）时，情状自然结束。假如“run a mile”（跑一英里）、“化为水”和“ښوروا پخول”（做汤）的中间过程被打断，或者中间停止不再继续了，就不能算作完成该事件。

Zeno Vendler以“run a mile”（跑一英里）为例解释渐成情状的这种特征：假如一个人参加跑一英里比赛，跑了一半停了下来，他跑一英里这一点就不为真，因为跑一英里有一个目标、终点或顶点，必须完成。

Zeno vendler进一步解释说：如果一个人在4分钟里跑了一英里这一点为真，那么他在这4分钟里的任意时间段跑了一英里就不可能为真，虽然在这4分钟之中的每一时间段里他都在跑，或者说他都是在跑这一英里（Vendler，1957：171）。[①]Zeno Vendler还以“draw a circle”（画一个圆圈）为例，描述了渐成情状的时间图式——对渐成情状来说：A在时间t正在画一个圆圈，意味着t在A画那个圆圈的时间段之内（Vendler，1957：181）。[②]也就是说，在时刻t，圆圈还没有画完。

①原文为If it is true that a runner has run a mile in four minutes，it can not be true that he has run a mile in any period which is a real part of that time，although it remains true that he was ruuning，or that he was engaged in running a mile，during any substretch of those for minutes.

②原文为For accomplishments：A was drawing a circle at t means that t is on the time stretch in which A drew that circle.

渐成情状的这种［+有界］特征正是与活动情状的不同之处。假如一个人跑了一会儿步，然后停了下来，他“跑步”这件事仍然为真，这是活动情状；而假如一个人打算跑400米，但跑了200米就停下来了，那么“跑400米”就不可能为真，这是渐成情状。渐成情状与活动情状的区别，与动词所带的补语、宾语直接相关。

2.2.2.6.2 普什图语渐成情状句

通过前面的讨论，我们知道，普什图语没有渐成相动词，即光杆动词不能表达渐成意义，渐成情状主要由活动相动词与有界论元或者与句子中其他表示界限的成分合成。请看下面的例句：

例 2-48

دا كتاب په پښتو ليکل شوی دی.

写　普什图语（前置词）用　书　这（本）

da ki-tab pə pahto li-kəl shwi dai.

这本书是用普什图语写的。

例 2-49

دی هره ورځ يو ساعت په آزاده هوا کښې ګرځي.

散步　在户外　一小时　天　每　他

de hara wradz yaw sa-at pə azada ha-wa ki gərdzi.

他每天在户外散步一小时。

例 2-50

نو په دغه کال يې ډېرې مېوې وکړې.

结果　很多　它（果园）　在这一年

nu pə dagha kal ye dera me-we wə- kəre.

这一年果园结出了很多水果。

例 2-51

ښايي چه بازار ته تللی وي.

去（后置词）市场（连词）大概

hayi che bazar ta tləlai wi.

他大概去市场了。

例 2-52

نو يو خر، يوه هوسۍ او يو سوى يې ښكار كړل.

狩猎　他们　一（只）兔子　和　一（只）鹿　一（头）驴

nu yaw khər , yawa husəi aw yaw soi ye ḥkar kə-ṛəl.

它们捕到一头驴、一只鹿和一只兔子。

例2-48至2-52都是以活动相动词（下划直线标出部分）为核心构建的，本身具有［Φ有界］特征，即没有自然终结点。然而，由于这些句子中都有设定界限的论元或状状语成分（波浪线标出部分），即人为加入了终止点，所以这些句子都具有了［+有界］特征，是渐成情状句。如例2-48中以有界论元“دا كتاب”（这本书）限定了“ليكل”（写）的范围，“这本书”写完情状即结束，例2-52也属此类；例2-49和例2-50中，以时间状语“يو ساعت”（一小时）和“په دغه كال”（这一年）分别限定了“ګرځېدل”（散步）和“مېوه كول”（结果实）的时间，时间到情状即结束；例2-51中，以地点状语“بازار”（市场）限定了“تلل”（去）的目的地，目的地到达情状即结束。

本节我们分别讨论了普什图语动词相和句子情状的种类，以及二者在普什图语中的表现形式。通过讨论可知，句子情状是以动词相为基础合成的，那么具体的合成方法是怎样的呢？下面一节就来讨论这个问题。

2.3 情状体的合成

在具体语境中，不同的动相通过与句中其他成分（如动词论元、时间状语等）合成，可以构建出不同的情状，表达与动词相本身时间语义特征不同的情状体义。动相的“动态性”“持续性”“有界性”和“个体化”特征在合成过程中都可能发生变化。本节要讨论的就是情状体合成的具体模式，并以此模式考查普什图语情状体合成的具体过程。

2.3.1 情状体的合成模式

合成模式包括合成层次和合成规则两个方面。合成层次，指由动词相到句子情状所经历的层级步骤；合成规则，指两个层级之间的连接方法。

2.3.1.1 合成层次

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Verkuyl（1972/1993）就提出情状具有合成性（compositional nature），即情状体的时间意义是由动词和相关的名词性成分的意义相互作用、共同组合而成的。情状是针对于动作而言的，动作的情状类型首先反映在动词上，其次反映在动词短语上，最后在句子中表现为不同的情状体。尚新进一步提出，情状是一个层级组织系统，第一层级为“动相”，即动词本身的内在时间特征；第二层级为“时相”，即动词群体（verb constellations）合成的内在时间结构（ Smith，1991：56），由动词和其论元的时间特征合成；第三层级为“派生相”，由时间状语或方式状语与动词群体的内在时间特征合成（尚新，2004：13）。三个层级的关系可以图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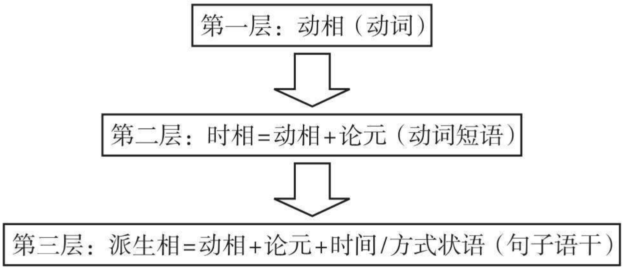


图2.19 情状的三层级

动相取决于动词本身的词汇意义，是独立的；时相由动词和其论元共同决定，是合成的。动相的动态性、持续性、界限性、个体化特征对情状的内在时间构成至关重要。也就是说，动词相合成句子情状分三个层级，两个步骤，是一个逐层合成的过程。

通过对普什图语100个常用动词的使用情况进行总结分析，我们认为，这种分三层级逐步合成情状的模式具有科学性和说服力，也可以用来解释普什图语情状的合成。

以普什图语瞬成相动词“چاودل”（爆炸）扩展为句子“بمونه وار په وار وچاودل.”（炸弹一颗接一颗爆炸）为例，过程如下：

（1）活动相动词“چاودل”（爆炸）为第一层，其自身的时间特征为［+动态，Φ持续，+有界］；

（2）当其与复数论元“چاودل”（很多炸弹）结合后，动词短语“بمونه چاودل.”（很多炸弹爆炸）成为第二层，时间特征变为［+动态，+持续，+有界］；

（3）当“بمونه چاودل.”又与表示动作方式的状语“وار په وار”（一个接一个地）

结合后，情状“بمونەوارپەواروچاودل.”（炸弹一颗接一颗爆炸）是第三层，其时间特征变为［+动态，+持续，Φ有界］。

这一合成过程可以图示如下：

第一层：“چاودل”（爆炸）
［+动态，Φ持续，+有界］

第二层：“بمونەچاودل.”（很多炸弹爆炸）
［+动态，**+持续**，+有界］

第三层：“بمونەوارپەواروچاودل.”（炸弹一颗接一颗爆炸了。）
［+动态，+持续，**Φ有界**］

由动词到动词短语，再到句子的三层级的合成步骤可以清晰地展现句子情状形成的路径。同时，层级与层级之间还需要有具体的“规则”来连接，也就是接下来要讨论的合成模式。

2.3.1.2 合成规则

在情状体的合成模式上，学界有“互动合成”（Smith，1997）和“单一合成”（Olsen，1997）两种观点。尚新认为，情状应该是一种合成范畴，由动词本身的内在语义特征、句子论元（argument）结构和数量特征，以及状语展现的时量和数量特征单一合成（尚新，2004：7）。我们同意其观点，认为建立在语义特征的缺省对立基础上的“单一合成”模式比建立在语义特征均等对立基础上的“互动合成”更符合语言的经济、简便原则。

单一合成模式是建立在语义特征的缺省对立模式基础上的，而缺省对立是Mari Olsen（1997）研究语言体貌系统的基础。前文说过，在时间语义特征的缺省对立模式中，更具体的语义特征标记为正值［+feature］，其对立方更为普通和一般，是无标记的，记作［Φ feature］，二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有标记和无标记在意义上是不对称的，无标记的意义可以涵盖有标记的意义。

在缺省对立模式下，动词的正标记语义特征对句子情状特征（情状体）的合成起恒常作用，而无标记的特征则是可删除的，即无标记特征并不参与情状特征的合成，相当于是一个可填补的“空位”。也就是说，在情状的合成过程中只需要在核心动相［Φ］的位置上增加相应的正值信息即可，这是一个单向过程。对比下面每组例句中的a句和b句：

例 2-53

活动动词 “ګرځېدل”(散步):

a. دی دباندې ګرځي.

散步 在外面 他

de dəbande grdzi.

他在外面散步。 [+动态，+持续，Φ有界]

b. دی هره ورځ یو ساعت په آزاده هوا کښې ګرځي.

散步 在户外 一小时 天 每 他

de hara wradz yaw sa-at pə azada ha-wa ki gərdzi.

他每天在户外散步一小时。 [+动态，+持续，+有界]

例 2-54

瞬成相动词 “چاودل”(爆炸):

a. بم وچاود.

爆炸 炸弹

bam wə-chawd.

炸弹爆炸了。 [+动态，Φ持续，+有界]

b. بمونه وار په وار وچاودل.

爆炸 一个接一个地 炸弹

bamuna war pə war wə-chawdəl.

炸弹一颗接一颗爆炸了。 [+动态，+持续，Φ有界]

例 2-55

状态相动词 “باورلرل”(相信):

a. پر تا باورلرم.

相信 你 （前置词）

ta ta bawar larəm.

我相信你。 [Φ动态，+持续，Φ有界，Φ个体化]

b. دوه ځله شوی دي چې تا ته باوردرلود.

相信 （后置词） 你 （连词） 发生 次 二

dwa dzəla shəwi di che ta ta bawar darlud.

我已经信了你两次，…… [+动态，+持续，+有界，+个体化]

在例2-53中，动词相“گرځېدل”（散步）的语义特征组合是［+动态，+持续，Φ有界］。当扩展为“يو ساعت گرځېدل”（跑一公里）时，只需把正值信息［+有界］补在空位［Φ有界］处，情状特征就变为［+动态，+持续，+有界］。

再以英语为例，“play”的正值特征为［+活动，+持续］。在界限性方面，它是无标记的［Φ有界］。请看下面两句情状体的合成：

例 2-56a

He played Mozart.

他演奏了莫扎特的曲目。

例 2-56b

He played a Mozart sonata.

他演奏了一首莫扎特的奏鸣曲。　（Olsen，1997：19）

“play”的标记正值特征［+活动，+持续］对例2-56a和例2-56b是同样存在的。［Φ有界］特征对“play”来说是标记零值，因而是可删除的。在例2-56a中，动词论元“Mozart”并没有为句子情状输入［+有界］特征，因此整句的情状体为［Φ有界］特征；而例2-56b中的动词论元“a Mozart sonata”为句子情状输入了［+有界］标记正值特征，因此整句情状体就具有了［+有界］特征。

而在均等对立中，语义特征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即负值特征与正值特征的地位相同，都参与情状的合成。在从动词相到句子情状的扩展过程中，必须删除原有的正值或负值特征，这就需要增加另外的规则来保证删除的实现。两种合成模式图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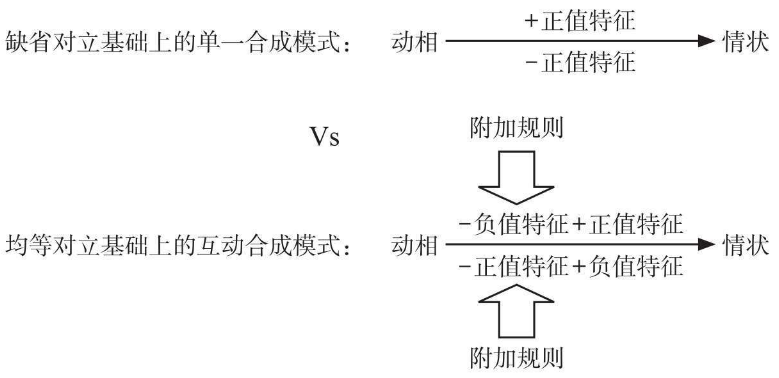


图2.20　单一合成模式与互动合成模式对比图

显然，单一合成模式比互动合成模式更简单、易操作。

我们仍然以瞬成相动词“**چاودل**”（爆炸）扩展为句子“**بمونه وار په وار وچاودل.**”（炸弹一颗接一颗爆炸）为例，其合成过程可以完善如下：

第一层：“**چاودل**”（爆炸）
［+动态，Φ持续，+有界］

⇩ **添加［+持续］**

第二层：“**بمونه چاودل.**”（很多炸弹爆炸）
［+动态，**+持续**，+有界］

⇩ **减去［+有界］**

第三层：“**بمونه وار په وار وچاودل.**”（炸弹一颗接一颗爆炸了。）
［+动态，+持续，**Φ有界**］

可见，这种建立在语义特征缺省对立基础上的三层级单一合成理论使规则尽可能简化，能够清楚地说明普什图语句子情状的合成过程。

需要注意的是，在情状合成过程中根据需要所添加的［+持续］特征或者减去的［+有界］特征，不是对动词本身而言的，因为动词本身的语义特征是不能改变的。

2.3.2 普什图语情状体的合成过程

下面，我们就利用三层级单一合成模式来分析普什图语四种动相合成六种句子情状的具体情况。

2.3.2.1 以状态相为核心的情状

普什图语状态相动词根据句法功能可以分为行为动词和系动词。普什图语系动词“**دی**”（是）只能表达非此即彼的静态关系，其时间语义不受论元和时间、方式状语的影响。以系动词“**دی**”构建的句子语干只能表达［Φ动态，+持续，Φ有界］这一种时间意义，体貌合成过程简示如下：

“**دی**”［Φ动态，+持续，Φ有界］→时相→派生相→句子［Φ动态，+持续，Φ有界］

状态相动词中的行为动词根据及物性又可以分为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除可以加时间状语外，及物动词可以加宾语和时量补语从句，不及物动词可以加时量补语从句。当所加的宾语或者补语从句具有［+有界］特征时，状态相动词所构

建句子的时间语义特征可能随之改变，经过“单一合成”转为不同的情状。

以及物动词“لرل”(有)、“پېژندل”(认识)和不及物动词“ارزېدل”(值)为例，合成情状的过程如下：

“لرل”(有)：

状态相　لرل（有）　[Φ动态，+持续，Φ有界]

⇩

时相　يو قلم لرل(他有一支笔)　[Φ动态，+持续，Φ有界]

⇩

派生相　هغه په عمر کې يو قلم لرل（他一生有一支笔）　[Φ动态，+持续，+有界]

“پېژندل”(认识)：

状态相　ارزېدل（值）　[Φ动态，+持续，Φ有界]

⇩

时相　دا کتاب په لس افغانۍ ارزېدل(这本书值十阿富汗尼)

⇩　[Φ动态，+持续，Φ有界]

派生相　پروسږکال دا کتاب په لس افغانۍ ارزېدل(这本书去年值十阿富汗尼)

[Φ动态，+持续，+有界]

“ارزېدل”(值)：

状态相　پېژندل（认识）　[Φ动态，+持续，Φ有界]

⇩

时相　زه تا پېژندل(我认识你)　[Φ动态，+持续，Φ有界]

⇩

派生相　يو کال کېږي چه زه تا پېژندل（我认识你一年了）

[Φ动态，+持续，Φ有界]

观察上面三个情状的合成过程可以看出：

第一，论元的添加并不能改变状态相动词所构建句子的时间语义特征。

第二，时间状语“په عمر کې”（在一生之中）、“پروسږکال”（去年）或时间补语从句“يو کل کېږي چه”（一年了）可以为大多数状态相动词所构建的句子加上［+有界］特征，使语干表达阶段水平情状。

第三，如“پېژندل”（认识）、“خبرول”（知道）等认知类状态相动词所构建句子的时间语义特征不受时间状语或补语从句的影响。

因此，以状态相动词为核心可以构建出状态情状和阶段水平情状。

2.3.2.2 以活动相为核心的情状

活动相动词根据及物性可以分为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及物动词可以加宾语和补语从句，不及物动词可以加补语从句。当所加的宾语或者补语从句具有［+有界］特征时，动词的时间语义特征可能随之改变，经过“单一合成”转为不同的情状。

以及物动词“فکر کول”（思考）和不及物动词“راتلل”（来）为例，合成情状的过程如下：

“فکر کول”（思考）：

活动相　فکر کول（思考）　［+动态，+持续，Φ有界］

⇩

时相　هغه په دې پوښتنه فکر کول（他思考这个问题）　［+动态，+持续，+有界］

⇩

派生相　يو ساعت کېږي چې هغه په دې پوښتنه فکر کول（他思考这个问题一个小时）　［+动态，+持续，+有界］

“راتلل”（来）：

活动相　راتلل（来）　［+动态，+持续，Φ有界］

⇩

时相　هغه راتلل（他来）　［+动态，+持续，Φ有界］

⇩

派生相　سبا به هغه دلته رتلل（他明天来这里）　［+动态，+持续，+有界］

观察上面两组情状的合成过程可以看出：

第一，当活动相动词为及物动词时，论元（主语和宾语）的添加可以为情状增加［+有界］特征；而当活动相动词为不及物动词时，论元（主语）的添加并不能改变活动相动词所构建句子的时间语义特征。

第二，地点状语“دلته”（在这里）可以为不及物活动相动词所构建的句子加上［+有界］特征，使语干表达渐成情状。

因此，以活动相动词为核心可以构建出活动情状和渐成情状。

2.3.2.3 以单活动相为核心的情状

单活动相动词根据及物性也可以分为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及物动词可以加宾语以及动量或时量补语从句，不及物动词可以加动量或时量补语从句。所加的宾语或补语从句是否具有［+有界］特征，不一定会影响动相的时间语义特征。

以及物动词“ټکول”（敲）和不及物动词“برېښېدل”（闪烁，闪光）为例，合成情状的过程如下：

“ټکول”（敲）：

单活动相 ټکول（敲）　［+动态，Φ持续，+有界，+个体化］

⇩

时相 دی دروازه ټکول（他敲门）　［+动态，Φ持续，+有界，+个体化］

⇩

派生相1 يو ځل کېږي چې دی دروازه ټکول（他敲一下门）

［+动态，Φ持续，+有界，+个体化］

派生相2 درې ځله کېږي چې دی دروازه ټکول（他敲三下门）

［+动态，+持续，+有界，+个体化］

派生相3 تل دی دروازه ټکول（他一直敲门）

［+动态，+持续，Φ有界，+个体化］

“برېښېدل”（闪烁，闪光）：

单活动相 برېښېدل（闪烁）　［+动态，Φ持续，+有界，+个体化］

⇩

时相　　د برېښنا ډيوه برېښېدل（电灯闪烁）[+动态，Φ持续，+有界，+个体化]

⇩

派生相1　يو ځل کېږي چې د برېښنا ډيوه برېښېدل（电灯闪了一下）

[+动态，Φ持续，+有界，+个体化]

派生相2　يوه ورځ کېږي چې د برېښنا ډيوه برېښېدل（电灯闪了一天）

[+动态，+持续，+有界，+个体化]

派生相3　د برېښنا ډيوه تل برېښېدل（电灯一直在闪）

[+动态，+持续，Φ有界，+个体化]

观察上面两组情状的合成过程可以看出：

第一，论元（主语和宾语）的添加不能为单活动相动词所构建的句子增加[+持续]特征。

第二，表达“两次或两次以上”的动量补语能为单活动相动词所构建的句子增加[+持续]特征。

第三，时量补语能为单活动相动词所构建的句子增加[+持续]特征。

第四，方式状语可以弱化单活动相的[+有界]特征。

因此，以单活动相动词为核心可以构建出单活动情状、活动情状和渐成情状。

2.3.2.4 以瞬成相为核心的情状

瞬成相动词根据及物性也可以分为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无论是否及物，动词都不可以加动量或时量补语从句，动词的时间语义特征只能随方式状语的特征改变。

以及物动词“پرانيستل”（打开）和不及物动词“رسېدل”（到达）为例，合成情状的过程如下：

پرانيستل（打开）：

瞬成相　　پرانيستل（打开）　　[+动态，Φ持续，+有界，Φ个体化]

⇩

时相　　هغه دروازه پرانيستل（他打开门）[+动态，Φ持续，+有界，Φ个体化]

⇩

派生相1　هغه ټولې دروازې پرانيستل（他打开所有门）

[+动态，+持续，+有界，Φ个体化]

派生相2　هغه وار په وار دروازه پرانیستل（他一扇接一扇地打开门）

［+动态，+持续，Φ有界，Φ个体化］

رسېدل（到达）：

瞬成相　رسېدل（到达）　［+动态，Φ持续，+有界，Φ个体化］

⇩

时相　خلک دلته رسېدل（人们到达这里）

［+动态，Φ持续，+有界，Φ个体化］

⇩

派生相1　په یو وخت خلک دلته رسېدل（人们同时到达这里）

［+动态，Φ持续，+有界，Φ个体化］

派生相2　خلک وار په وار دلته رسېدل（人们一个接一个到达这里）

［+动态，+持续，Φ有界，Φ个体化］

观察上面两组情状的合成过程可以看出：

第一，当瞬成相动词为及物动词时，宾语的数量特征可以影响动相的［Φ持续］特征；当宾语数量大于1时，句子的此特征变为正值［+持续］。

第二，表示“轮流地，不间断地，一个接一个地”意义的方式状语能改变瞬成相动词所构建句子的［Φ持续］及［+有界］特征，使句子情状变为［+持续，Φ有界］。

第三，地点状语的添加不影响瞬成相的时间语义特征。

因此，以瞬成相动词为核心可以构建出瞬成情状、渐成情状和活动情状。

2.4 小结

本章从情状的分类依据——四组时间语义特征出发，基于语义特征缺省对立的研究方法，从动词相、句子情状及情状体的合成等角度对普什图语情状体系统进行了研究。

第一，我们将普什图语动词划分为4种动相，即状态相、活动相、单活动相和瞬成相。其中，与一些学者（如Carlota Smith和Mari Olsen）认为单活动情状是

［-有界］情状不同，我们认为单活动情状是占据一个很短的时间片段的［+有界］情状。

第二，在普什图语中，以上述四种动相为核心，可以构建出六类情状——状态情状、阶段水平情状、活动情状、单活动情状、瞬成情状和渐成情状。这六类情状分别表达六种不同的体意义。

我们将普什图语六类句子情状及其体意义列表如下：

表 2.6　普什图语句子情状类型和体意义

<table>
<tr><th colspan="3" rowspan="2">情状类型</th><th colspan="4">体意义（语义特征组合）</th></tr>
<tr><th>动态</th><th>持续</th><th>有界</th><th>个体化</th></tr>
<tr><td rowspan="2">1</td><td rowspan="4">静态</td><td>状态</td><td>Φ</td><td>+</td><td>Φ</td><td>Φ</td></tr>
<tr><td>例句</td><td colspan="4">我喜欢这本书。 دا کتاب زما خوښېدل.</td></tr>
<tr><td rowspan="2">2</td><td>阶段水平</td><td>Φ</td><td>+</td><td>+</td><td>Φ</td></tr>
<tr><td>例句</td><td colspan="4">去年这本书值10阿尼 پروسږکال دا کتاب په لس افغانۍ ارزېدل</td></tr>
<tr><td rowspan="2">3</td><td rowspan="8">动态</td><td>活动</td><td>+</td><td>+</td><td>Φ</td><td>+/Φ</td></tr>
<tr><td>例句</td><td colspan="4">小偷跑 هغه غل وتښتېدل.</td></tr>
<tr><td rowspan="2">4</td><td>单活动</td><td>+</td><td>Φ</td><td>+</td><td>+</td></tr>
<tr><td>例句</td><td colspan="4">他大约咳嗽了十声 لږ و ډېر لس ځله کېږي چې هغه ټوخېدل.</td></tr>
<tr><td rowspan="2">5</td><td>瞬成</td><td>+</td><td>Φ</td><td>+</td><td>Φ</td></tr>
<tr><td>例句</td><td colspan="4">巴里亚莱去世了 بريالی مړل.</td></tr>
<tr><td rowspan="2">6</td><td>渐成</td><td>+</td><td>+</td><td>+</td><td>+/Φ</td></tr>
<tr><td>例句</td><td colspan="4">我写一封信 زه يو خط ليکل.</td></tr>
</table>

通过对普什图语各类情状句的梳理，我们发现，与英语、汉语不同，普什图语单活动相动词和一些具有［+个体化］特征的活动相动词大多不能直接加动量或时量补语，补语通常要以动量或时量补语从句的形式出现。另外，因为普什图语句子中的动词在翻译成汉语之后，时间意义可能与其本身的时间意义不同，所以以汉语为母语的普什图语研究者分析动词语义时要谨慎，切忌以汉语意义为分析标准。

第三，句子情状是由动词相与句中其他相关成分（论元、状语等）共同合成的，其合成过程分三个层级：动相→时相→派生相。通过对比分析，我们认为，缺省对立基础上的单一合成模式可以简单清晰地解释情状体的合成过程，简化语法规则。运用三层级单一合成模式分析普什图语，我们发现：

（1）普什图语状态情状和阶段水平情状主要由状态相动词构建；

（2）活动情状主要由活动相动词构建，单活动相动词加上动量或时量补语、瞬成相动词加上表达行为动作不间断进行的方式状语也可以合成活动情状；

（3）单活动情状主要由单活动相动词构建，瞬成情状主要由瞬成相动词构建；

（4）渐成情状可以由瞬成相、活动相和单活动相动词与有界论元或句子中其他表示界限的成分合成。

综上，我们得出普什图语情状体系统如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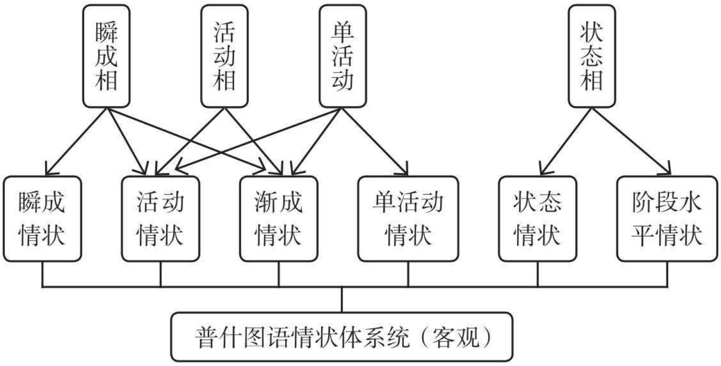


图2.21　普什图语情状体系统

普什图语情状体系统的框架构建为后文研究普什图语句子的体貌意义奠定了基础。

第三章　普什图语视点体系统

上一章我们充分讨论了普什图语情状体系统，本章准备讨论普什图语视点体系统。首先，对普什图语视点体进行系统的划分，梳理各类体的表现形式和意义，总结出普什图语体标记；然后，用均等对立和缺省对立的方法研究其系统内部的对立关系；最后，运用语言类型学的突显理论证明普什图语视点体范畴的次突显性。

3.1 视点体的分类依据

传统语法研究对普什图语动词体范畴的论述比较模糊，有的学者认为有进行体与完整体的对立，但是未对体标记进行说明，如萨迪库拉·李什汀（صدیق الله رشتین，1965：3）。[①]D.N.Machenzie指出前缀و是区分体的标记，但是没有具体说明普什图语有几种体，و是何种体的标记（Comrie，2009：471—472）。D.A.Shafeev认为普什图语动词形式有完整体和非完整体的对立，且现在时词根和不定式原形词根具有非完整体意义，而完整体有三种表现形式：加前缀و、换根和复合动词形式"کړى دى"（Shafeev，1955：1035—1174）。这些论述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没有对各自的划分依据进行说明。本节首先来明确视点体的划分依据。

视点体是说话者对处在时间绵延中的情状进行观察的角度和范围。观察情状的不同角度和范围指的是视点体所提供的视点V在话题时间TT如何与情状时间ET发生关系。因此，视点V在话题时间TT如何与情状时间ET相交是对视点体进行分类的依据。

这一依据是基于Mari Olsen（1997）的理论提出的。我们已知，情状的内部时间结构ET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起始阶段、持续阶段和结尾阶段。起始阶段和持续阶段并称核心阶段。[②]Mari Olsen（1997）认为语法体（即我们所讨论的视点体）

①参见本书0.3.1.1小节表0.1。

②参见本书2.1.1小节。

体现参照时间RT与情状时间ET之间的相交关系。二者之间的相交关系有三种：RT与ET的核心阶段相交、RT与ET的结尾阶段相交、RT不与ET的内部时间结构相交。由此得出非完整体、完整体和不含语法体（无标记句子）三种动词语法体类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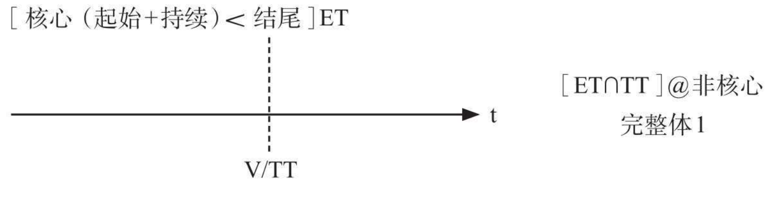
我们认同Mari Olsen用时间相交关系来划分视点体。为使理论更清晰，也更适合普什图语语言实际，我们对其进行了个别参数和类型的修改。

第一，我们参考Klein（1992）的话题时间理论，用话题时间TT（说话者对某一场合作出陈述时所指的时间）代替参照时间RT。这样一来，在对视点体进行分类探讨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确立话题时间的支配性地位——视点在话题时间是否与情状的核心阶段相交决定了句子的视点体范畴的类型。视点在话题时间与情状相交于核心阶段就得到非完整体，相交于非核心阶段就得到完整体。

第二，Mari Olsen（1997）和尚新（2004/2014）认为，英语中的无标记形式没有语法体（视点体），只有语义体（情状体）。我们认为，如Carlota Smith（1991）所述，语言中的每个句子都存在视点体，因为任何实际运用中的句子都包含着说话者对事件的主观看法，即都包含视点对事件的观察。动词使用一般体说明说话者只对客观事件本身进行描述，即视点观察事件整体，不刻意强调情状的某一阶段。完整体和非完整体之间的语义区别在于说话者是从什么角度来观察或表述一个事件，即说话者是把情状的整体还是情状的内部结构呈现给听话者。TT（Mari Olsen 所说的RT）不与ET的内部时间结构相交并不能说明说话者没有选取视点，而是从外部对事件整体进行观察，描述事件本身，应当属于完整视点体，如图3.1中的“完整体2”所示。我们对完整体第二种情况的解释与Mari Olsen（1997）和尚新（2004/2014）等学者的理论有着重要区别，是在这些学者的理论基础上的改进与创新。

第三，我们认为普什图语中存在中性体，即同一语言形式依据具体语境可以有非完整体或完整体两种视点意义。

依据视点V在话题时间TT与情状时间ET相交的位置，完整体和非完整体的视点原型图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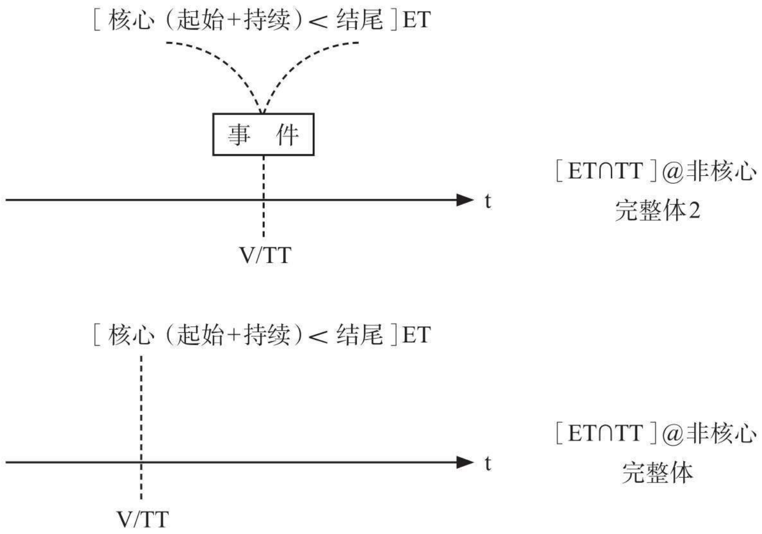


图3.1　完整体与非完整体视点原型图示

观察图3.1，视点在话题时间与情状相交于非核心阶段（完整体）包含两种情况：一是相交于结尾阶段；二是相交于情状外部时间，即视点观察的是事件整体（图中加粗强调的部分）。中性体不设定视点与情状的相交关系，在具体语境中可以表达完整视点或非完整视点关系。中性视点原型图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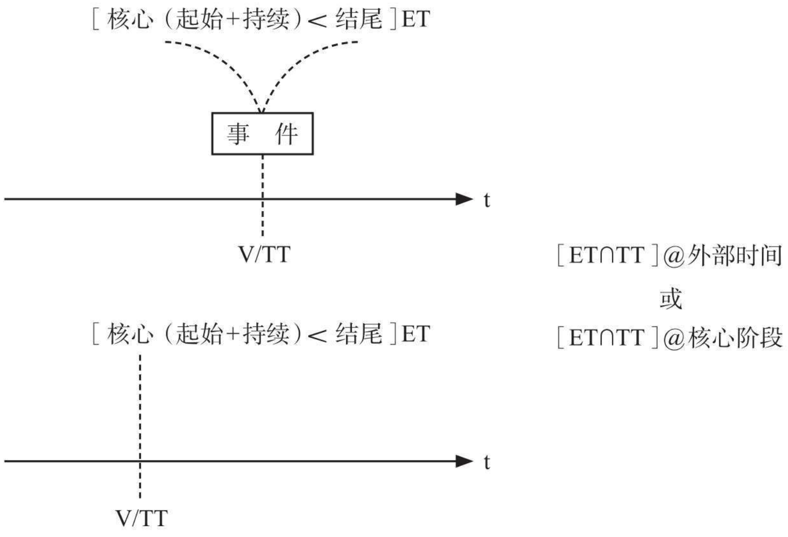


图3.2　中性视点原型图示

TT在时间轴t上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可以处在t的任意一点上，确定其位置要依靠语用和语境条件。

3.2 普什图语视点体的分类

普什图语视点体系统包括非完整体、完整体和中性体三个部分。下面，我们就依照视点体的分类依据，对普什图语动词的进行体形式、完成体形式、一般体形式、惯常体形式等进行系统的定位。

3.2.1 非完整体

非完整体的视点意义是视点在话题时间与情状相交于核心阶段。普什图语动词的进行体和惯常体形式所表达的意义都符合非完整体的意义特征。

3.2.1.1 进行体

普什图语动词进行体表达在过去或将来的某一时刻正在发生的动作或状态，请看下列例句：

例 3-1

مونږ چه په‌لسو بجو کور ته‌لاړو ، هغه ډوډۍ خوړله.

PST-PROG-3SF吃 3SF饭 ERG-3SM他 PST-SIM-1PLM去 家 在十点 （连词） 1PLM我们

muṇg che pə las baju kur ta laṛu ha-ghə ḍuḍəi khwaṛəla.

我们十点钟回家时他正在吃饭。（进行过去）

例 3-2

نن سهار چه له‌خوبه ويښ شوم باران اوريد.

PST-PROG-3SM下 3SM雨 PST-SIM-1SM醒来 从睡觉中 （连词） 早晨 今天

nən sahar che lə khoba wiḥ shwəm baran ored.

今晨我醒来时，天在下雨。（进行过去）

例 3-3

ما غوښتل چه د ځان د پاره کميس واخلم.

TEND-1SM买 ACC衬衣 为自己 （连词） PST-PROG-3PLM想 ERG-1PLM我

ma ghuḥtəl che də dzan də-para ka-mis wakh-ləm.

我想着给自己买件衬衣。（进行过去）

例 3-4

له بريالی سره غږېدم چه توريالی راغی.

PST-SIM-3SM 来　3SM 吐里亚莱（连词）　PST-PROG-1SM 说话　和巴里亚莱

lə baria-li sara ghage-dəm che toria-lai raghi.

我正和巴里亚莱说话的时候土里亚莱来了。（进行过去）

例 3-5

انګړ به ته جارو او پاک کوې.

PRES-UNF-2SM 清洁　2SM 你　FUT（小品词）　ACC-3SM 院子

angar bə tə ja-ro aw pak ka-w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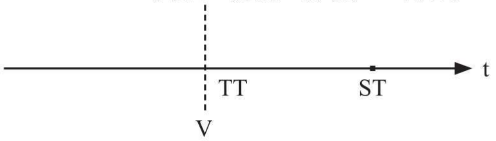
你把院子清扫一下。（进行将来）

例3-1至3-5中双横线画出的动词都使用了进行体形式。其中，例3-1至3-4为进行过去结构，例3-5为进行将来结构。另外，例3-1至3-5都以活动动词为核心构建，核心阶段的特征都为［+动态］且［+持续］，而情状是否有终结点取决于语用、语境条件。以例3-1和例3-5为例，我们来分别对其视点进行刻画：

3-1. مونږ چه په لسو بجو کورته لاړو، هغه ډوډۍ خوړله.

［ET∩TT］@核心

［核心（起始+持续）＜结尾］ET



限制条件：a．结尾阶段特征为［Φ有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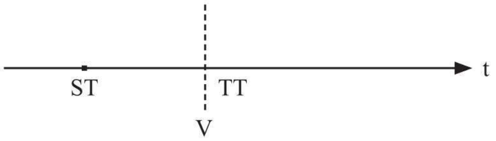
b．核心阶段特征为［+动态］且［+持续］

c．视点（V）/话题时间（TT）在说话时间（ST）之前

3-5. انګړ به ته جارو او پاک کوې.

［ET∩TT］@核心

［核心（起始+持续）＜结尾］ET



限制条件：a．结尾阶段特征为［+有界］

b．核心阶段特征为［+动态］且［+持续］

c．视点/话题时间在说话时间之后

图3.3　普什图语进行体例句的视点图示

观察图3.3，可以看出，例3-1句说话时间在话题时间之后，即事件处于“过去”的状态下；在话题时间点上，活动情状“ډوډۍ خوړل”（吃饭）正在进行，即视点在话题时间与情状的核心相交。例3-5句说话时间在话题时间之后，即事件处于“将来”的状态下；在话题时间点上，渐成情状“انګړ ته جارو او پاک کوي”（清扫院子）正在进行，即视点在话题时间与情状的核心相交。

从语义上来说，进行体表达在某一时间，一个动态情状在说话者看来正在进行，即处于某一阶段的内部，是不完整的，如普什图语进行将来结构只表示将会如何，不表示将要做完（语气比一般将来时硬）；从视点上来看，如图3.3普什图语进行体视点在话题时间与情状核心阶段相交。因此，普什图语进行体符合非完整体的意义特征，属于非完整视点体。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普什图语进行体与英语进行体都具有持续性、过程中的行为、非结束性等特征，但是二者的用法不尽相同。英语进行体的用法更加广泛，除活动情状句外，还可以用于瞬成情状（John is winning the race.）、渐成情状（We are building a house.）和状态情状句（The stature was sitting on the corner.），而普什图语进行体不能用于瞬成情状句。

普什图语动词进行过去结构由动词原根不定式词尾（ل-）根据句子语法主语[①]的人称发生屈折变化构成，及物动词句需要作格，即主语用变格形式，宾语用原格形式，宾语是句子的语法主语。因为动词重音位于最后一个音节，所以重音也是进行体标记。进行将来结构则是以动词不定式词根[②]（ل-）加上与句子逻辑主语一致的人称词尾，并在句中加上小品词“به”构成。具体结构可以表示如下：

进行过去：（ERG）ه + فعل(مصدر)

如：پاڅېدهَ (3SM)（当时）他正起来

进行将来：ی +(حال) فعل + به...

如：به پاڅېږي...（3SM）他将会起来

3.2.1.2 惯常体

普什图语动词惯常体[③]描述一种状况（状态或行为）。这种状况在过去一段时间内长期存在，状况是否持续到现在要依靠语境来判断，与英语“used to”句式

① 普什图语过去时和完成体句子需要作格（ergtive），参见本书3.2.3小节。

② 可能是原根不定式，也可能是换根不定式。在普什图语中，结构不同的动词变化规则不同。

③ 惯常体与反复体不同。关于“惯常”与“反复”的区别，Bernard Comrie认为，首先，一种情状的有限重复并不足以使用惯常体，如“他咳嗽了好几声”；其次，即使情状中不包含任何重复意义也可以使用惯常体（Comrie，1976：27），如“他一直站在那儿”。

结构所表达的意义类似。普什图语惯常体只与过去时结合，请看下列例句：

例 3-6

دي به خپل مخ په لاسونو پټاوه.

PST-PROG-3SM 覆盖 用手 3SM 脸 自己的 HAB（小品词） ERG-3SF 她

de bə khəpəl məkh pə lasuna pəṭawa.

她习惯于用手捂着脸。（惯常过去）

例 3-7

وروسته له هغه به یې هر کال دغه کار کاوه.

PST-PROG-3SM 做 3SM 这件事 每年 ERG-3PLM 他们 HAB（小品词） 从那以后

w-rusta lə hagha bə ye har kal dagha kar ka-wə.

从那以后，他们每年都做这件事。（惯常过去）

例 3-8

هغه به په خپل لاس اسیرو ته ډوډۍ ورکوله.

PST-PROG-3SF 给 3SF 饭 （后置词）ACC-3PLM 俘虏 亲自 HAB（小品词） ERG-3SM 他

ha-ghə bə pə khəpəl las asiru ta ḍuḍəi war-kawəla.

他一直亲自给俘虏送饭。（惯常过去）

例 3-9

هغه به ټوله ورځ دا خوا او ها خوا منډې وهلې.

PST-PROG-3PLF 跑 到处 整天 HAB（小品词） ERG-3SM 他

ha-ghə bə ṭola wradz da-khwa aw ha-khwa manḍe wa-həle.

他总是整天到处跑。（惯常过去）

例 3-10

کله چه زه کوچنی وم، د هغه سره به مې لوبې کولې.

PST-PROG-3PLF 玩耍 ERG-1SM 我 HAB（小品词）和他一起 1SM 是 小的 1SM 我 当

kəla che zə koch-nai wəm də ha-ghə sara bə me lobe ka-wəle.

我小时候总和他一起玩耍。（惯常过去）

例3-6至3-10中双横线画出的核心动词都使用了惯常体形式。从语义上来说，使用惯常体的动词所表达的动作，在一段时期内总是以相同的状态出现，单从语

义上来看似乎并不能表示在说话者看来情状处于某一阶段的内部，是不完整的。

要刻画惯常体的视点，首先要清楚惯常体所观察情状的内部时间结构。以例3-8为例，惯常体的内部时间结构可以图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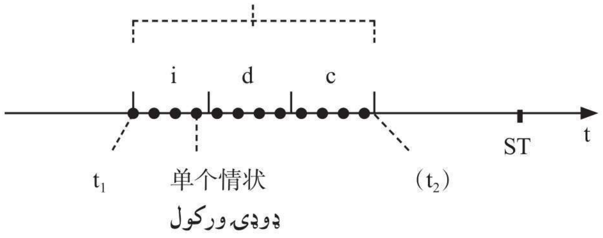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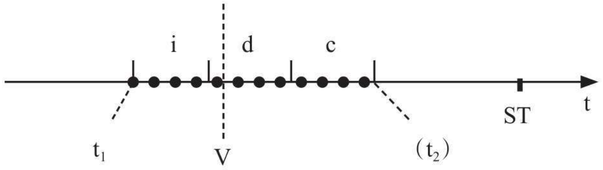
图3.4　惯常体例句的内部时间结构

图3.4中，黑色圆点代表一个个单独的情状“ډوډۍ ورکول”(送饭)。这些单独的情状在 t_1 至 t_2 这个过去的时间段内构成了整体情状“ډوډۍ به ورکوله”(一直送饭)，t_2 被置于括号之中说明这并不是情状的终结点未知，在 t_2 之后情状可能持续。整体情状可以分为起始（i）、持续（d）、结尾（c）三个阶段。由于终结点不确定，结尾阶段就不能确定，因此惯常体的视点实际上是聚焦于整体情状“ډوډۍ به ورکوله”（一直送饭）的核心阶段。其视点图示如下：

3-8. هغه به په خپل لاس اسیرو ته ډوډۍ ورکوله.

[ET∩TT]@核心

[核心（起始+持续）< 结尾]ET



限制条件：a. 话题时间为 t_1 至 t_2 的时间段
b. 句子整体情状由数个单独相同情状构成
c. 话题时间在说话时间之前

图3.5　普什图语惯常体例句的视点图示

从语义上来说，惯常体表达在过去某一时间段内，一个情状在说话者看来一直持续，即处于某一阶段的内部，是不完整的；从视点上来看，普什图语惯常体表达说话者的视点在话题时间内与整体情状的核心阶段相交。因此，普什图语惯常体符合非完整体的意义特征，属于非完整视点体。

普什图语动词惯常体由动词原根不定式词尾（ل-）根据句子逻辑宾语（语法主语）的人称发生屈折变化，再在进行体句中加上小品词“به”构成及物动词句需要

作格，即主语用变格形式，宾语用原格形式，宾语是句子的语法主语。具体结构可以表示如下：

惯常过去：（ERG）+ ه + فعل(مصدر) + به...

如：به پاڅېدهَ...（3SM）他常常……起来

3.2.2 完整体

完整体的视点意义是视点在话题时间与情状相交于非核心阶段。具体包含两种情况：一是相交于结尾阶段；二是相交于情状外部时间，即视点观察事件整体。普什图语完成体和一般体分别符合完整视点体的两种意义特征。

3.2.2.1 完成体

普什图语完成体包括完成现在、完成过去和完成将来三种结构。完成现在结构表示一种不久前刚发生的，对现在的状况还有影响的行为；完成过去结构用来表示过去曾经有过的经历，或过去某一时刻发生的动作之前已经完成的行为或状态；完成将来结构主要用于假定式（虚拟语气）中，表达将来可能完成的事件。请看下列例句：

例 3-11

هغه　په بازار کښی　یو　کتاب　اخستلی دی.

PRES-PER-3SM 买　3SM 书　一　在市场　ERG-3SM 他

ha-ghə pə bazar ki yaw ki-tab akhistəlai dai.

他在市场上买了一本书。（完成现在）

例 3-12

په دې وطن کښی　ډېر　ستر　لیکوالان　تېر شوي دي.

PRES-PER-3PLM 出现　3PLM 作家　著名的　许多　在这个国家

pə de wa-tan ki ḍer stər lik-walan ter-shəwi di.

这个国家出现过许多著名作家。（完成现在）

例 3-13

الوتکه　په هوا شوې وه.

PST-PER-3SF 起飞　3SF 飞机

alutəka pə ha-wa shəwi wa.

飞机已经起飞了。（完成过去）

例 3-14

د غزني لرغوني ښار　　د غزنويانو په موده کښې　　جوړ شوی و، ....

PST-PER-3SM 修建　　在伽色尼王朝时期　　3SM 加兹尼古城

də ghazni larghuni har də ghaz-nawi-yanu pə muda ki jor shəwi wu,…

加兹尼古城建于伽色尼王朝时期，……（完成过去）

例 3-15

بل کال همدا وخت　　به　　بريالی　　له کار څخه لوېدلی و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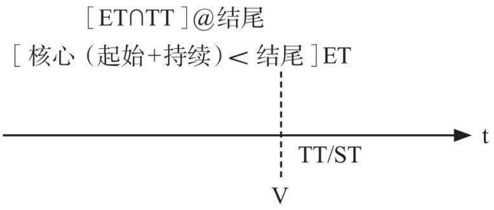
FUT-PER-3SM 失业　　3SM 巴里亚莱　FUT（小品词）　明年此时

də bəl kal ham-da wakht bə baria-lai lə kar tsəkha lwe-dəlai wi.

明年此时，巴里亚莱可能已经失业了。（完成将来）

例3-11至3-15中双横线画出的动词都使用了完成体形式。其中，例3-11、例3-12为完成现在结构，例3-13、例3-14为完成过去结构，例3-15为完成将来结构。以例3-11和例3-13为例，我们分别对其视点进行刻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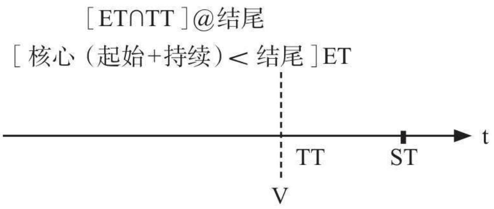
3-11. هغه په بازار کښې يو کتاب اخستلی دی.



限制条件：a. 结尾阶段特征为[+有界]

b. 视点/话题时间与说话时间重合

3-13. الوتکه په هوا شوی وه.



限制条件：a. 结尾阶段特征为[Φ有界]

b. 话题时间在说话时间之前

图3.6　普什图语完成体例句的视点图示

从例3-11的视点图示可以看出，说话时间与话题时间重合，即事件处于“现在”的状态下；在话题时间点上，渐成情状“يو كتاب اخستل”（买一本书）已经结束，即视点在话题时间与情状的结尾相交。从例3-13的视点图示可以看出，话题时间位于说话时间之前，即事件处于“过去”的状态下；在话题时间点上，活动情状“الوتكه په هوا كېدل”（飞机起飞）被说话者的视点切分为一个完整的片段，视点在话题时间对这个“完整片段”的结尾进行观察，在视点之后情状是否延续不受视点限制。

从语义上来说，完成体表达在某一时间，一个动作过程在说话者看来到达了结尾，是完整的；从视点来看，普什图语完成体表达说话者的视点在话题时间与情状结尾阶段相交。因此，普什图语完成体符合完整体的意义特征，属于完整视点体。

普什图语完成体的构成与英语类似，是迂回形式，即需要动词的过去分词（لی-）加上助动词（دی）现在时或者过去时的各人称形式来表示，及物动词句需要作格，即助动词（دی）需要与句子语法主语的人称一致。结构如下：

完成现在：(ERG) فعلی + دی

如：پاڅېدلی دی（3SM）他已经起来了

完成过去：(ERG) فعلی + و

如：پاڅېدلی و（3SM）他那时已经起来了

完成将来：(ERG) فعلی + به + وی

如：پاڅېدلی به وی（3SM）到那时他已经起来了

3.2.2.2 一般体

普什图语动词一般体有一般过去和一般将来两种结构形式。一般过去结构表达说话时间之前发生的动作或存在的状态；一般将来结构表达说话时间之后要发生的动作或存在的状态。请看下列例句：

例 3-16

واخیست	كتاب	يو	ما
PST-SIM-3SM 买	3SM 书	一	ERG-1SM 我

ma yaw ki-tab wa-khist.

我买了一本书。(一般过去)

例 3-17

راغي پرون هغه
PST-SIM-3SM来 昨天 3SM他
ha-gha pa-run ra-ghi.
他昨天来了。(一般过去)

例 3-18

پر دې خبرې باندې ټولو وخندل
PST-SIM-3PLM笑 ERG-3PLM所有人 对于他的话
pər de kha-bare bande tolu wə-khan-dəl.
听了他的话，大家都笑了起来。(一般过去)

例 3-19

زه به کتاب درکړم
FUT-PERF-1SM给你 ACC-3SM书 FUT（小品词） 1SM我
zə bə ki-tab dar-kəṛəm.
我将给你本书。(一般将来)

例 3-20

جوړ به شي
FUT-PERF-3SM发生 FUT（小品词） 3SM健康的
joṛ bə shi.
他将康复。(一般将来)

例 3-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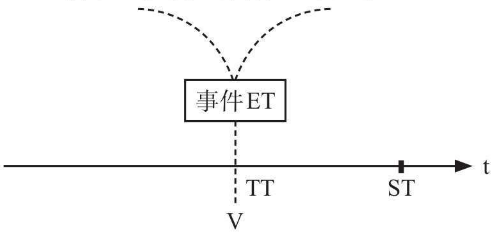
موږ به پکښې ګډون وکړو
FUT-PERF-1PLM参加 到其中 FUT（小品词） 1PLM我们
muṅg bə pəki ga-ḍun wə-kəṛa.
我们会参加。(一般将来)

例3-16至3-21中双横线画出的都为使用了一般体的动词。其中，例3-16至3-18为一般过去结构，例3-19至3-21为一般将来结构。以例3-18和例3-19为例，我们分别对其视点进行刻画：

3-18. پردې خبرې باندې ټولو وخندل.

［ET∩TT］@情状外部时间（非核心阶段）

［核心（起始+持续）< 结尾］E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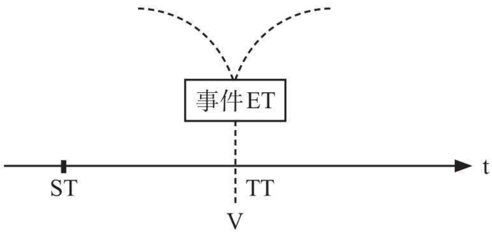
限制条件：a. 结尾阶段特征为［Φ有界］

b. 话题时间在说话时间之前

3-19. زه به کتاب دَرکړم.

［ET∩TT］@情状外部时间（非核心阶段）

［核心（起始+持续）< 结尾］ET



限制条件：a. 结尾阶段特征为［+有界］

b. 话题时间在说话时间之后

图3.7　普什图语一般体例句的视点图示

从例3-18的视点图示可以看出，话题时间在说话时间之前，即事件处于“过去”的状态下；在话题时间点上，视点对活动情状“ټول خندل”（大家笑）整体进行观察，即视点在话题时间与情状的外部时间相交。从例3-19的视点图示可以看出，话题时间位于说话时间之后，即事件处于“将来”的状态下；在话题时间点上，视点对渐成情状“کتاب دَرکول”（给你一本书）整体进行观察，即视点在话题时间与情状的外部时间相交。

从语义上来说，一般体表达说话者对一个已发生或未发生的动作过程或状态进行整体描述，是完整的；从视点来看，普什图语一般体表示说话者的视点在话题时间与情状外部时间相交。因此，普什图语一般体符合完整体的意义特征，属于完整视点体。

在普什图语中，使用一般体的动词有明确的完整体标记。一般过去结构由

完整体标记“و”加上动词过去时词根的各人称形式构成，及物动词句需要作格，即人称词尾与句子语法主语一致；一般将来结构由完整体标记“و”加上动词不定式[①]的各人称形式构成，人称与句子逻辑主语一致，句中还要加上将来小品词“به”。结构如下：

一般过去：（ERG）و + فعل (ماضی) + ه

如：وپاڅېد（3SM）他起来了

一般将来：و + به + فعل (مستقبل) + ی

如：و به پاڅېږي（3SM）他将起来

3.2.3 中性体

Carlota Smith（1997）认为有些语言（如汉语）中的视点体还存在中间状态，即无体标记的句子形式，并将其称为中性视点体。虽然Carlota Smith提出的中性体只是针对汉语这样缺乏形态变化的非形态型语言而言的，但是我们认为，普什图语中的动词无标记形式也符合中性体的特点，即在形态上没有完整体或非完整体的标记。在视点意义上，根据语境和动词相的不同可以有完整和非完整两种不同的视点解释，视点是开放的（Smith，1997：77—79）。

普什图语动词的无标记形式指传统语法中的一般现在结构，既可以用来表示包括说话时间在内的一段时间反复发生的行为，也可以表示在说话时间正在进行的行为。请看下列例句：

例 3-22a

زما　پلار　په يوه فابريكه كې　كار كوي.

PRES-UNF(SIM)-3SM 工作　在一家工厂里　3SM 爸爸　我的

zma plar pə yawa fabrika ki kar ka-wi.

我父亲在一家工厂工作。（一般现在）

例 3-22b

(ستا　پلار　چېرته　دی؟) اوس　زما　پلار　په فابريكه كې　كار كوي.

PRES-UNF(PROG)-3SM 工作　在工厂里　3SM 爸爸　我的　现在　（是　在哪里　爸爸　你的）

(sta plar cherta dai?) os zma plar pə fabrika ki kar kawi.

（你父亲呢？）我父亲现在正在厂里工作。（进行现在）

---

① 可能是原根不定式，也可能是换根不定式，结构不同的动词变化规则不同。

例 3-23a

لولم	کتاب	زه	هره ورځ
PRES-UNF(SIM)-1SM 读	ACC-3SM 书	1SM 我	每天

hara wradz zə ki-tab lwa-ləm.

我每天读书。（一般现在）

例 3-23b

لولم	کتاب	زه	(؟کوي	څه	ته)
PRES-UNF(PROG)-1SM 读	ACC-3SM 书	1SM 我	（做	什么	你）

(tə tsə kawi ?) zə ki-tab lwa-ləm.

（你在干嘛？）我正在读书。（进行现在）

例 3-24a

پخوي	ښوروا	راته	مور	هره جمعه
PRES-UNF(SIM)-3SF 烹调	ACC-3SF 汤	为我们	3SF 母亲	每周五

hara jo-ma mur rata hor-wa pakha-wi.

母亲每周五煲汤。（一般现在）

例 3-24b

پخوي	ښوروا	راته	د خوراک په خونه کي	مور	اوس
PRES-UNF(PROG)-3SF 烹调	ACC-3SF 汤	为我们	在厨房里	3SF 母亲	现在

us mur də khurak pə khuna ki rata hor-wa pakha-wi.

母亲现在在厨房里给我们煲汤。（进行现在）

例 3-25a

منډه وهي	هخوا و دېخوا	تل	دوی
PRES-UNF(SIM)-3SF 跑	到处	一直	3PLM 他们

dui təl hakhwa u dekhwa manda wa-hi.

他们总是到处跑。（一般现在）

例 3-25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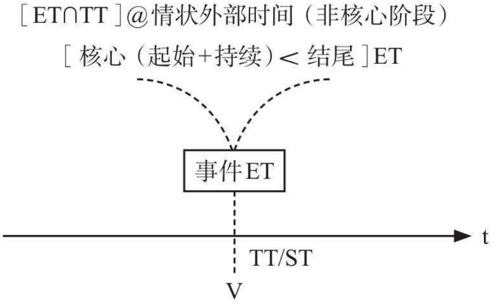
منډه وهي	راته	دوی	(؟دي راغلی	نه	لا	دوی	ولي)
PRES-UNF(PROG)-3SF 跑	向我们	3PLM 他们	（来	否定词	还	他们	为什么）

(wale dui la nə di raghlai?) dui rata manda wa-hi.

（为什么他们还没来？）他们正往这儿跑呢。（进行现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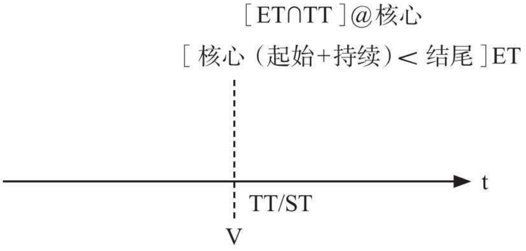
例3-22至3-25中，a、b两句都是由同一动词的同一形态——无标记形式构建的。由于语境不同，a、b两句的视点意义不同。以3-22a和3-22b为例，两句的视点图示如下：

3-22a. زما پلار په يوه فابريکه کې کارکوي.



限制条件：a. 结尾阶段特征为[Φ有界]
b. 话题时间与说话时间重合

3-22b. اوس زما پلار په فابريکه کې کارکوي.



限制条件：a. 结尾阶段特征为[Φ有界]
b. 核心阶段特征为[+动态]且[+持续]
c. 话题时间与说话时间重合

图3.8 普什图语中性体例句的视点图示

从例3-22a的视点图示可以看出，话题时间与说话时间重合，即事件处于“现在”的状态下；在话题时间点上，视点对活动情状“کارکول”（工作）整体进行观察，即视点在话题时间与情状的外部时间相交，视点意义与“一般体”相同，是完整体。从3-22b的视点图示可以看出，话题时间与说话时间重合，即事件也处于“现在”的状态下；在话题时间点上，视点对活动情状“کارکول”（工作）的内部进行观察，即视点在话题时间与情状的核心阶段相交，视点意义与“进行体”相同，是非完整体。也就是说，普什图语无标记体的视点意义是开放的，视点在

话题时间是否与情状的核心阶段相交要依据语境条件来判断。因此，普什图语动词无标记形式符合中性体的意义特征，是中性视点体。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动词无标记形式都一定有两种视点意义，请看下列例句：

例 3-26

تورياِلی	خپل	کارونه	په خپل وخت	خلاصوي.
3SM 吐里亚莱	自己的	ACC-3SM 工作	按时	PRES-UNF(SIM)-3SM 完成

turia-lai khəpəl karuna pə khəpəl wakht khəlasa-wi.

吐里亚莱总是按时完成自己的工作。（一般现在）

例 3-27

برياِلی	لوړ	همت	او	ټينګه	اراده	لري.
3SM 巴里亚莱	高的	ACC-3SM 志向	和	坚定的	ACC-3SM 意志	PRES-UNF(SIM)-3SM 有

baria-lai lwar himat aw tinga irada la-ri.

巴里亚莱有雄心壮志和坚定的意志。（一般现在）

例3-26和3-27分别由动词“خلاصول”（完成）和“لرل”（有）为核心构建，都使用了无标记形式，但是都只有“一般体”一种视点意义，其原因在于动词本身。我们知道，进行体要求情状具有［+动态］且［+持续］的语义特征，而“خلاصول”（完成）是瞬成相动词，不具备［+持续］特征；“لرل”（有）是状态相动词，不具备［+动态］特征，因此例3-26和3-27不会有“进行体”的视点意义。这一点在后面的章节中还会详细讨论。

普什图语动词无标记体由动词现在时词根加上与句子逻辑主语的人称一致的人称词尾构成。其结构如下：

无标记体：فعل(حال)+ ی

如：کوي（3SM）他做……/他正在做……

上文依据视点意义对普什图语中动词的各种视点体形式进行了归类。普什图语视点体分为非完整体、完整体和中性体三个部分。非完整体包括进行体和惯常体两个次类；完整体包括完成体和一般体两个次类；中性体就是动词无标记形式。普什图语视点体系统图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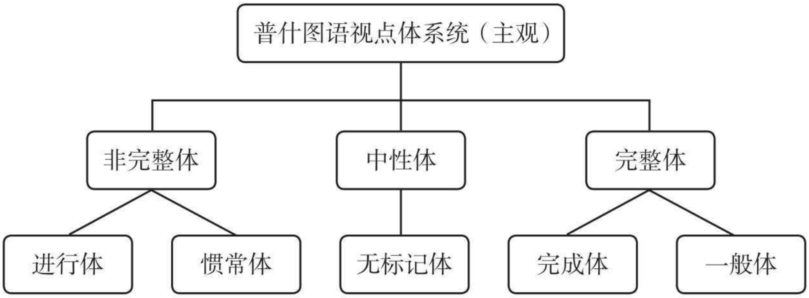


图3.9 普什图语视点体系统

以上我们对普什图语动词各种视点体形式进行了系统归类。为便于下节讨论视点体内部的对立关系，在这里有必要对普什图语各类视点体的形式和标记进行总结。

在不同的语言中，体现视点体的语法手段不同。这些语法手段就是体标记。英语作为分析语，其完整体中的完成体和非完整体中的进行体分别由助动词have，be与动词的-ed，-ing的复合形式表示。普什图语与英语同属分析语，其语法手段也以动词的屈折、迂回形式为主。

普什图语进行体要以动词的不定式原形词根加上不同的人称词尾构成，惯常体是在进行体句子中加小品词“به”构成，完成体需要由助动词“دی”与动词的过去分词“لی-”共同构成，一般体要在过去时词根前加上体标记“و”，即：

1. “فعل(مصدر)”（不定式原形词根）具有非完整体意义，是非完整体标记；
2. “و”和“فعلی”（过去分词）具有完整体意义，是完整体标记；
3. “فعل(حال)”（现在时词根）是无标记形式，具有双重视点意义。

此外，小品词“به”是情态小品词，在惯常结构句中表反复发生，在一般将来结构句中表示将来。

普什图语动词具体的变化形式如下表3.1。

表3.1 普什图语动词时、体结构形态变化表

体	时	时、体结构	动词形态	例词（以第三人称单数为例）		
				①	②	③
				ساتل	کول	تلل
非完整体	将来时	进行将来结构	... به + فعل(حال) + ی	ساتي به	کوی به	ځي به
	过去时	进行过去结构	فعل(مصدر) + ه	ساته	کاوه	تله
		惯常结构句子加به	... + به + فعل(مصدر) + ه	ساته به	کاوه به	تله به

（续表）

体	时	时、体结构	动词形态	例词（以第三人称单数为例）		
				①	②	③
				ساتل	کول	تلل
完整体	将来时	一般将来结构 词根前加و，句子加به	و + به + فعل (مستقبل) + ی	و به ساتي	و به کړي	و به ورشي
		完成将来结构 过去分词后加将来时助动词，句子加به	به + فعلی + وی	ساتلی به وی	کړلی به وی	تللی به وی
	过去时	一般过去结构 词根前加و重音前移	و + فعل (ماضی) + ه	وسات	وکړ	(و)وړ
		完成过去结构 过去分词后加 过去时助动词	فعلی + و	ساتلی و	کړلی و	تللی و
	现在时	完成现在结构 过去分词后加 现在时助动词	فعلی + دی	ساتلی دی	کړلی دی	تللی دی
中性体	现在时	一般现在结构	فعل (حال) + ی	ساتي	کوي	ځي
		进行现在结构	فعل (حال) + ی	ساتي	کوي	ځي

这里有两个问题。首先，普什图语及物动词构建的句子如果使用过去时或完成体，其论元和动词需要“作格”（ergative）。即逻辑主语使用宾格（ACC）形式成为句子的语法宾语（grammatical object），而逻辑宾语（logical object）使用主格形式成为句子的语法主语（grammatical agent），动词根据语法主语（逻辑宾语）的性、数进行屈折变化。不及物动词无此限制，人称与逻辑主语一致即可。

其次，普什图语动词按照形态变化可以分为三类：规则变化类动词（如表中例词①）、不规则变化类动词（如表中例词②）和双不规则变化类动词（如表中例词③）。规则变化类动词，指只有原根不定式一种词根形式，现在时词根、将来时词根和过去时词根相同，完整体词根、非完整体词根和中性体词根相同；不规则变化类动词，指有原根不定式和换根不定式两种词根形式，非完整体词根和中性体词根相同，都使用原根不定式，完整体词根使用换根不定式；双不规则变化类动词，指有四种词根形式，现在时词根、将来时词根、过去式词根各不相同，完整体词根、非完整体词根、中性体词根各不相同。

3.3 普什图语视点体系统的内部对立关系

在普什图语视点体系统内部，同一层次的成员之间构成基本的对立关系。本节将从形态标记、语义和视点等方面，对图3.9中所示的普什图语视点体系统内部成员之间的对立关系进行探讨。

3.3.1 视点体的对立模式和对立域

要探讨普什图语视点体系统内部的对立关系，首先要明确对立模式有哪些，并限定不同的对立域。

3.3.1.1 对立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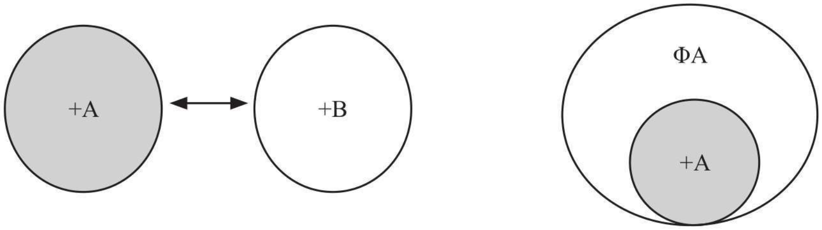
语言中的对立是普遍的，对立与标记又是密不可分的。Jakobson在1932年发表的《俄语动词的结构》(Zum Struktur des russischen verbums) 一文首次用标记性来分析语法对立关系。自此，标记性的对立二分一直是结构语言学的主要特征之一。标记指对立两极之间的关系；有标记和无标记术语指的是对两极的评价；更为简单、一般的一极是对立的无标记方，而更为复杂和集中的一极则是对立的有标记方（Battistella，1990：1)。

在讨论情状的语义特征时，我们说过，均等对立和缺省对立是语言研究中两种常见的对立分析模式。而标记理论可以运用这两种对立模式进行封闭系统的形态和语义分析。Jakobson（1932）认为“在语言系统的任何层次上面，二项对立的概念都表现为标记的‘有’和‘无’两者之间的关系”。但Comrie认为“并不是所有的对立都有一个无标记成员和一个有标记成员，在有些对立中，所有的成员都同等标记”(Comrie，1976：112)，如英语中的完整体［have+-en］形式和非完整体［be+-ing］形式。首先，二者在形态上都是有标记的；其次，它们在意义和用法上呈现出一种A对B的对立关系。这种对立双方以对立的标记正值特征对语义域进行分割（不是A，就是B）且二者相互排斥所形成的同等标记现象就是“均等对立”模式，可以描写为［+A］vs［+B］或［+A］vs［-A］。从Zeno Vendler（1957）对动词进行四分，到Bernad Comrie（1976）对情状类型进行探讨，再到Carlota Smith（1991）对情状类型进行五分，用的都是均等对立分析模式。马庆株（1981）、戴耀晶（1997）等也都采用这种模式来分析动词或情状类型问题。

如果对立中的有标记项所指范围较窄，而无标记项所指范围更宽，或者说有标记项表达了某个特征的出现，而无标记项对这个特征的出现与否不作说明，这种对立就是“缺省对立”，可描写为［+A］vs［ΦA］。比如，俄语中的完整体是有标记的，非完整体是无标记的，并在形态和语义特征上表现出一致性，在完整体出现的场合，非完整体也能够出现，因此二者处在缺省对立模式中。

缺省对立模式与均等对立模式的区别如下：

第一，“均等对立”把研究域平均分成两极，允许出现中间状态；而“缺省对立”并不强调两极对立，而是强调对立双方在语义域中的互补性。二者之间的差别可图示如下：



均等对立模式　　　　缺省对立模式

图3.10　均等对立与缺省对立

第二，在探讨句子情状体的合成时，均等对立模式要求通过“删除”和“覆盖”原则来实现“互动合成”操作，如Carlota Smith（1991）；而缺省对立模式强调通过标记正值特征对语义的恒常作用来实现“单一合成”操作，如Mari Olsen（1997）。

第三，在缺省对立模式下，无标记项往往可以替代有标记项。在“سړی”（人；男人）vs“**هلک**”（男孩）的对立中，“**هلک**”是有标记方，可以被无标记方“سړی”替代，如“**درې هلکان**”（三个男孩）可以用“**درې ځوان سړي**”（三个年轻男人）来替代，但反过来不行，因为“**هلک**”仅具体地强调年龄小的特征，而“سړی”则不涉及年龄特征。

均等对立模式和缺省对立模式有各自的适用范围。我们认为，在体范畴的研究中，不应当仅采取一种对立模式进行语言分析，依据研究范围采用不同分析模式才能最大限度地反映语言事实。从普什图语的语言事实出发，在两个有标记项之间，既可能存在着形态和语义特征上的均等对立关系，也可能存在着语义特征

上的缺省对立关系，如普什图语完成体与一般体之间的对立。在形态上，完成体与一般体都体现为形态标记正值特征，属于同等标记；在语义特征上，完成体与一般体虽然都体现了完整性，但是完成体的视点是在话题时间与情状的结尾相交，而一般体的视点在话题时间与情状的外部时间相交，即一般体的视点范围更广。因此，普什图语完成体与一般体处于缺省对立模式中。①

3.3.1.2 对立域

对立关系的确立，还与对立双方处于概念域的“广域”还是“狭域”相关。

Langaeker认为，所有的语言单位都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语境依赖性。他把描写一个语义单位的语境叫做“域”(domain)，进而把域分为基本域（basic domain）和抽象域（abstract domain)，基本域与抽象域之间的关系主要是概念上的上下层级关系（Langaeker，1987：147)。按照Langaeker的理论，在视点体研究中，体的概念本身是定义完整体、非完整体和中性体语法意义的语境，从而形成［体］的抽象概念域。然而，探讨视点体的内部对立关系，关注的不是［完整体］、［非完整体］和［中性体］作为基本域与抽象域［体］之间的上下层级关系，而是要关注［完整体］、［非完整体］与［中性体］相互之间，或者［完成体］与［一般体］之间、［进行体］与［惯常体］之间的横向关系。因此，尚新提出了“广域”(broad domain）与“狭域”(narrow domain）的概念（尚新，2004：101)。

在3.2节中，我们依据视点在话题时间（TT）是否与情状内在时间结构的核心相交，构建了普什图语的非完整体及其次范畴、完整体及其次范畴，以及中性体的分类体系。参照尚新（2004）的研究方法，我们首先认定［体］的概念域的存在。它是［完整体］、［非完整体］、［中性体］得以形成对立的母域（mother domain)，而［非完整体］是［进行体］和［惯常体］得以形成对立的母域，［完整体］又是［完成体］和［一般体］得以形成对立的母域，这三个母域的范围不同。［非完整体］、［完整体］、［中性体］处在“广域对立”中，而［完成体］与［一般体］及［进行体］与［惯常体］处在“狭域对立”中。因此“广”与“狭”是建立在相对性之上的两个概念。在对普什图语视点体进行探讨时，我们限定“广域对立”指完整体、非完整体、中性体之间的对立关系，“狭域对立”指非完整体内部或完整体内部所存在的对立关系，如图3.10。这种限定既不违反其相对性基础，同时又为视点体的研究提供了便利。

①参见本书3.3.3.2小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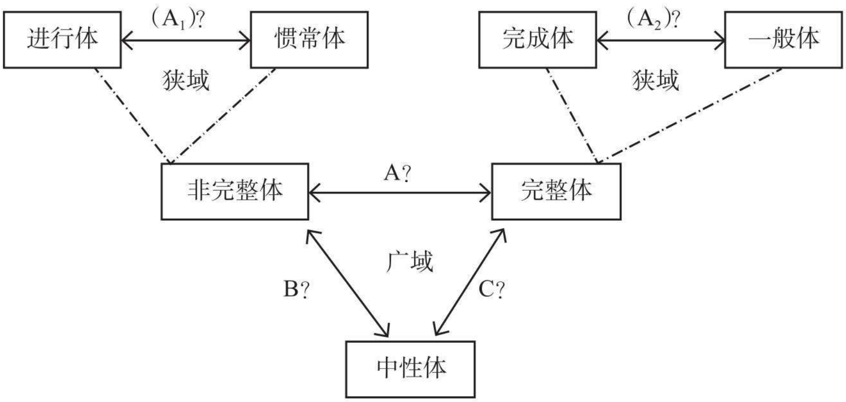


图3.11　普什图语视点体广域对立和狭域对立示意图

图3.11中，A、B、C所代表的对立类型关系是我们要考查的普什图语视点体系统广域内的对立关系，而(A_1)、(A_2)所代表的对立类型关系是我们要考查的普什图语视点体系统狭域内的对立关系。

3.3.2 普什图语视点体广域内的对立

如图3.11所示，普什图语视点体广域内的对立，指的是非完整体、完整体、中性体所构成的倒三角形三个边A、B、C所代表的对立关系。

3.3.2.1 非完整体与完整体之间的对立

我们从形态标记、语义和视点三方面来考查非完整体与完整体之间的对立关系。

第一，从形态标记来说，普什图语非完整体的形态标记则是动词不定式原形“فعل(مصدر)”，完整体的形态标记是“و”和动词过去分词“فعلی”。因此，非完整体和完整体是同等标记的。

第二，从语义上来说，非完整体则表达动作行为在进行中或状态持续，而完整体表达动作行为本身或者视点所关注时间范围内的动作行为已经结束。二者之间不存在可替换性关系，因而在语义上处于均等对立。

第三，从视点分布来说，非完整体视点是对情状的核心进行观察，完整体所提供的视点是对情状的结尾或外部进行观察，[1]因而也处于均等对立之中。也就是说，普什图语非完整体和完整体之间是均等对立关系。

我们再从二者的内部来寻找支持这一关系的论据。普什图语完整体可以进一步次范畴化为完成体“فعلی + دی”和一般体“و + فعل(ماضی/مستقبل)”，非完整体可

①参见本书3.1节图3.1。

以进一步次范畴化为进行体“فعل(مصدر)”和惯常体“فعل (مصدر) + به +...”。因此，普什图语视点体的广域对立内部进一步体现出如下复杂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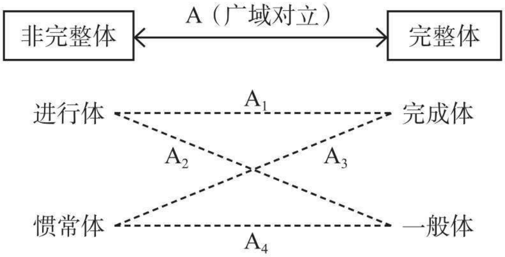


图3.12　普什图语非完整体和完整体的内部对立关系

在普什图语中，A_1、A_2、A_3、A_4四组对立在形态上体现出平等的形态对立态势。进行体与完成体（A_1）、进行体与一般体（A_2）、惯常体与完成体（A_3）、惯常体与一般体（A_4）之间既不存在互换的关系，也不存在共现的现象。在视点分布上，进行体和惯常体表达视点在话题时间与情状的核心阶段相交；完成体表达视点在话题时间与情状的结尾阶段相交；一般体表达视点在参照时间与情状外部时间相交。在用法分布上，处在A_1、A_2、A_3、A_4对立关系中的成员，基本上都分布在对立的用法环境中。请看下列例句：

例 3-28

هغه ډوډۍ خوړله.

PST-PROG-3SF 吃　3SF 饭　ERG-3SM 他

ha-ghə ḍuḍəi khwaṛəla.

他正在吃饭。（进行过去）

例 3-29

هغه ډوډۍ خوړلې وه

PST-PER-3SF 吃　3SF 饭　ERG-3SM 他

ha-ghə ḍuḍəi khwaṛəle wu.

他已经吃过饭了。（完成过去）

例 3-30

هغه په لسو بجو ډوډۍ وخوړله

PST-SIM-3SF 吃　3SF 饭　在十点　ERG-3SM 他

ha-ghə pə lasu ba-ju ḍuḍəi wə-khwaṛəla.

他十点钟吃的饭。（一般过去）

例 3-31

د دې مخکې به هغه په لسو بجو ډوډۍ خوړله.

PST- PROG -3SF 吃　3SF 饭　在十点　ERG-3SM 他　HAB（小品词）　以前

də de də-məkha bə ha-ghə pə lasu ba-ju ḍuḍəi khwaṛəla.

他以前通常十点钟吃饭。（惯常过去）

例3-28至3-31都是以活动相动词“خوړل”（吃）为核心构建的，都使用了过去时，动词不同的形态变化反映了说话者不同的观察视点，相互之间不能够随意替换。因此，A_1、A_2、A_3、A_4四组均等对立关系进一步证明了普什图语非完整体与完整体处于均等对立模式中。

综上，我们得出结论，普什图语的非完整体和完整体之间是均等对立的关系，表示为［+完整］vs［+非完整］，关系如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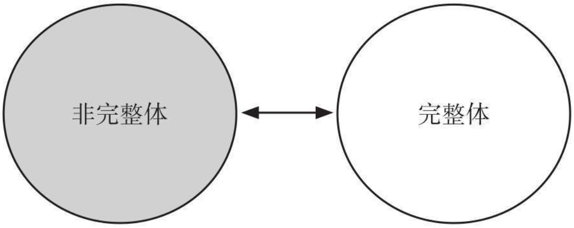


图3.13　非完整体与完整体的均等对立关系

3.3.2.2 非完整体/完整体与中性体之间的对立

我们依然从形态标记、语义和视点三方面来考查非完整体/完整体与中性体之间的对立关系。

首先，从标记上来看，普什图语的中性体是一种无标记现象，在形态上没有完整体或非完整体的标记；

其次，从语义上来说，依据语境，中性体既可以表达动作行为在进行中或状态持续，又可以表达动作行为本身，包含了非完整体和完整体二者的语义，因而在语义上处于缺省对立；

最后，在视点意义上，中性体没有限定视点观察范围，根据语境和动词相的不同可以有完整和非完整两种不同的视点解释，与完整体和非完整体之间都存在着可替代性关系，这正是缺省对立模式的关键特征。因此，普什图语中性体与完整体和非完整体之间的关系是缺省对立关系。

对比下面的例句：

例 3-32a

اکثراً دوی په پوهنځي کې فوټبال کوي.

PRES-UNF(SIM)-3PLM踢球　在学校里　3PLM他们　通常

ak-saran dui pə po-hən-dzai ki futbal kawi.

通常，他们在学校里踢球。(一般现在)

例 3-32b

هلکان چېرته دي؟ په میدان کې فوټبال کوي.

PRES-UNF(PROG)-3PLM踢球　在操场上　3PLM是　在哪里　3PLM男孩们

halə-kan cherta di? pə maidan ki futbal kawi.

男孩儿们在哪儿？他们在操场上踢球呢。(进行现在)

例3-32a和例3-32b两句的核心动词“فوټبال کوي”(踢球)的形态完全一致，动词本身和句中都没有任何体标记，但是语义却不同。例3-32a的说话者关注的是“在学校里踢球”这一事实，视点是发散的，覆盖整个情状；而例3-32b的说话者关注的是“此时正在踢球”的状态，视点与情状内部核心阶段相交。因此，普什图语的中性体和非完整体以及完整体处在缺省对立模式中，其对立关系可以分别表示为［Φ非完整］vs［+非完整］和［Φ完整］vs［+完整］，如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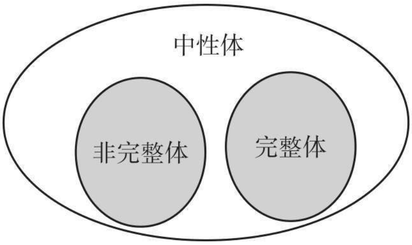


图3.14　中性体与非完整体、完整体的缺省对立关系

上图表明，中性体的视点是开放的，对观察视野的［完整］与否未做说明，其视点意义范围比非完整体和完整体更宽。

经过上面的讨论，普什图语视点体广域内的对立关系可以图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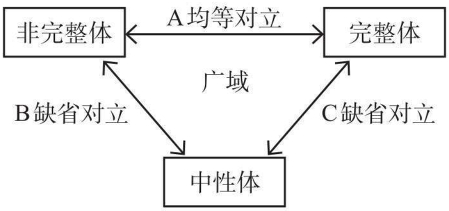


图3.15　普什图语视点体广域对立关系

在广域对立方面，普什图语与汉语、英语既有相同点，也存在很大差异。相同点在于，三种语言的完整体和非完整体都处于均等对立模式中；差异在于，英语没有中性体，而普什图语和汉语中存在中性体，且分别与完整体和非完整体处在缺省对立模式中。

3.3.3 普什图语视点体狭域内的对立

广域对立存在于视点体的基层范畴之间，而狭域对立存在于视点体的下层范畴内部。在普什图语的非完整体内部，进行体和惯常体形成对立关系；在完整体内部，完成体和一般体形成对立关系。接下来，我们分别来讨论图3.11中所示（A1）、（A2）这两组对立关系。

3.3.3.1 进行体与惯常体之间的对立

普什图语非完整体总体最强势的特征为［+持续］，其内部进行体和惯常体之间的对立体现在［+动态］与［Φ动态］的对立上。进行体的体义特征为［+动态］［+持续］，而惯常体的体义特征是［Φ动态］［+持续］，二者在“动态性”上处于缺省对立模式中。也就是说，普什图语进行体由于具有［+动态］标记正值特征，只能用于动态情状中；而惯常体在“动态性”上具有零值特征，既可以用于动态情状中，也可以用于静态情状中。

Carlota Smith认为，很多语言中的进行体常常聚焦在情状的前阶段上，特别是瞬成情状（Smith，1991：80）。通过观察，我们认为，普什图语中不存在这种情况，因为瞬成相动词不能与进行体共现。请看下列例句：

例 3-33

نن سهار چه له خوبه ویښ شوم باران اورید.

PST-PROG-3SM下　3SM雨　PST-SIM-1SM醒来　从睡觉中　（连词）　早晨　今天

nən sahar che lə khoba wiḥ shwəm baran ored.

今晨我醒来时，天在下雨。（活动情状）

例 3-34

ما غوښتل چه د ځان د پاره کمیس واخلم.

TEND-1SM买　衬衣　为自己　（连词）PST-PROG-3PLM想　ERG-1PLM我

ma ghuḥtəl che də dzan də-para ka-mis wakh-ləm.

我想着给自己买件衬衣。（活动情状）

例 3-35

انګړ به ته جارو او پاک کوې.

PRESUNF-2SM 清洁　2SM 你　FUT（小品词）ACC-3SM 院子

angar bə tə ja-ro aw pak ka-wi.

你把院子清扫一下。（活动情状）

构成例3-33至3-35的核心动词是活动相动词。我们并未发现瞬成动词使用进行体的实例。我们知道，瞬成情状的起始点即为终结点，也就是说事件一开始就得到结果，其中没有持续过程。因此，其 [-持续] 特征与进行体的 [+持续] 特征不相容。

普什图语惯常体的体义特征是 [Φ动态][+持续]。根据“缺省对立”理论，[Φ动态] 特征既可以表示非动态即静态特征，也可以表达动态特征。普什图语惯常体用于静态情状句时，指人或事物一直保持有某种姿态或始终呈现某种状态，例如：

例 3-36

هره ورځ به څو ساعت شو چې بریالی هلته ناست و.

PST-PROG-3SM 是　坐着的　那里　巴里亚莱　PST-SIM-3PLM 发生　几个小时　HAB（小品词）每天

hara wradz bə tsu sa-at shu che baria-lai halta nast wu.

那时，巴里亚莱每天都在那儿坐几个小时。

例 3-37

هغه الوتکه به په هوايي ميدان کې درېدله.

PST-PROG-3SF 停　在机场　HAB（小品词）3SF 飞机　那个

hagha alutəka bə pə hawa-yi maidan ki daredəla.

那架飞机一直停在机场。

普什图语惯常体用于动态情状句，表达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行为动作有规律地反复进行，例如：

例 3-38

دې به خپل مخ په لاسونو پټاوه.

PST-PROG-3SM 覆盖　用手　3SM 脸　自己的　HAB（小品词）ERG-3SF 她

de bə khəpəl məkh pə lasuna pətawa.

她习惯于用手捂着脸。

例 3-39

کله چه زه کوچنی وم، د هغه سره به می لوبي کولي.

PST-PROG-3PLF 玩耍　ERG-1SM 我　HAB 小（品词）和他一起　1SM 是　小的　1SM 我　当

kəla che zə koch-nai wəm də ha-ghə sara bə me lobe ka-wəle.

我小时候总和他一起玩耍。

从语义特征的对立上，我们判定了进行体和惯常体之间的缺省对立模式，即[+动态] vs [Φ 动态]。这种语义特征上的对立，其实源自进行体和惯常体的视点对立。如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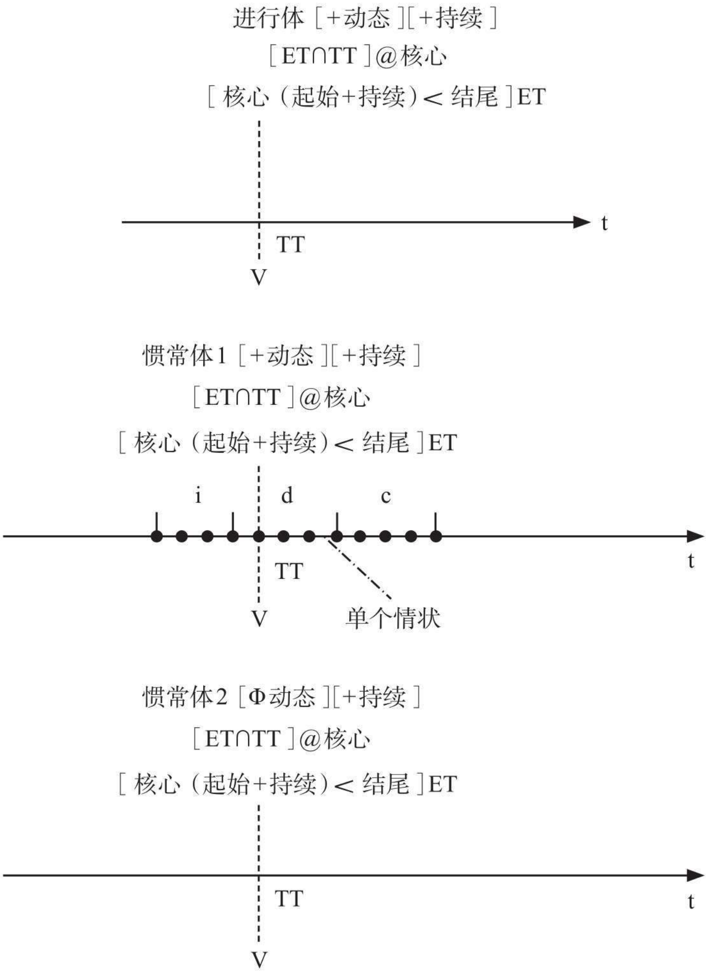


图 3.16　普什图语进行体与惯常体视点原型对比

进行体与惯常体的缺省对立有着语法的认知语义基础，即在观察视点相同的

情况下，主体会自动选择其他可认知特征，如“动态性”特征，从而在基本范畴层次下进一步进行次范畴化认知过程。

3.3.3.2 完成体与一般体之间的对立

普什图语完成体和一般体都是完整视点体。二者视点对比图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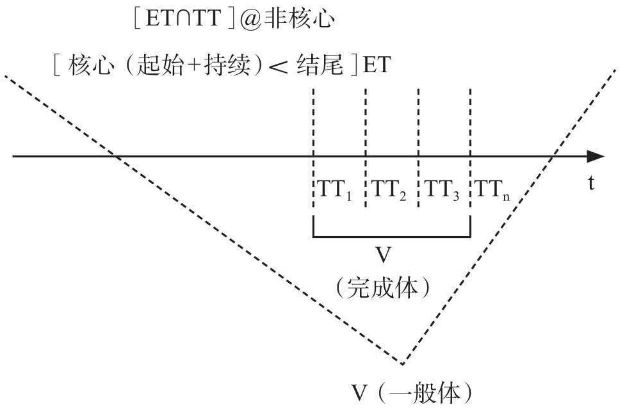


图3.17　普什图语完成体与一般体视点原型对比

从视点来看，完成体是视点对情状的结尾部分进行观察，情状的核心过程在话题时间之前已经发生，成为“过去”，但情状的结尾在话题时间可能存在着接续性（如图3.17中，话题时间可以是TT_1、TT_2、TT_3、……TT_n）；一般体是视点对情状整体进行观察，在话题时间点上，视点的观察范围既包括核心，也包括结尾，而且情状的尾部与话题时间没有衔接，呈现一种非接续特征。从逻辑上来说，这种非接续性中包含着接续性。

从语义上看，一般体的语义域要宽于完成体，因为完成体仅具备完整接续的特征，而一般体除了完整接续的特征外，还具备间断性特征。因此，完成体和一般体的对立体现为[+接续] vs [Φ接续]。无标记范畴的意义能够包含有标记成员，这是一个决定性标准（Comrie，1976：112）。据此，我们可以判定完成体和一般体符合缺省对立模式。

根据Jakobson（1932）和Binnick（1992）的标准，无标记项应该比有标记项更常见，出现的频率更高。既然普什图语一般体属于对立中的无标记方，其适用语境理论上要宽于完成体，其出现频率要高于完成体，并可以自由地用来替代完成体，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普什图语一般体的适用语境确实比完成体要宽，出现频率也比完成体高，但只有在少数情况下能自由地替代完成体，多数语境下不可替代。请看下列例句：

例 3-40

هغه سړی چه پرون له‌تا سره پغمان ته تللی و، څه نوم دی؟

是　名字　什么　PST-PER-3SM去（后置词）巴格曼　和你一起　昨天　（连词）人　那个

hagha saṛai che pa-run lə ta sara paghman ta tələlai wu tsə nume-də?

昨天和你一起去巴格曼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例 3-41

هغه کتاب چه تا رالیږلی و، راورسېد.

PST-SIM-3SM到达　PST-PER-3SM寄　ERG-2SM你　（连词）　3SM书　那

hagha ki-tab che ta ra-leg̣əlai wu ra-wə-rased.

你寄来的那本书我收到了。

例3-40和3-41都是定语从句。从句中的动词“تللی و”（去）和“رالیږلی و”（寄）都使用了过去时完成体形式，并且不可以用一般体来代替，因为主句动词已经是过去时一般体，若从句动词要表达在主句事件发生之前就已经结束的意义，就只能使用过去时完成体。

因此，虽然从语义域上，一般体宽于完成体，但完成体所必然出现的位置，作为无标记方的一般体无权取代。这样，缺省对立中的无标记方（一般体）可能具备两方面的特征：一方面，对有标记方（完成体）的替代具有“盲点”，即存在无法替代的语境；另一方面，无标记方本身的一些特征“拒绝”执行替代功能。因此，普什图语一般体与完成体之间的对立，并不符合理想的缺省对立模式。

俄语中也有类似的情况。俄语完整体与非完整体形成缺省对立关系，完整体是有标记方，也就是说在一般情况下，完整体可以出现的语境，非完整体也可以出现，条件是句子不特别指明事件的结束性。但情况也并非总是如此，因为完整体总有完整体的特殊性，而非完整体仅含有宽泛的完整意义，也可以没有。

本节讨论了普什图语视点体狭域内进行体和惯常体、完成体和一般体两组对立关系。在形态上，两组对立都属于均等对立模式，即［+A标记］vs［+B标记］；而在语义关系上，两组对立都属于缺省对立模式，进行体和惯常体之间的缺省对立在语义特征上体现为［+动态］vs［Φ动态］，完成体和一般体之间的缺省对立在语义特征上体现为［+接续］vs［Φ接续］。普什图语视点体狭域内的对立关系可以图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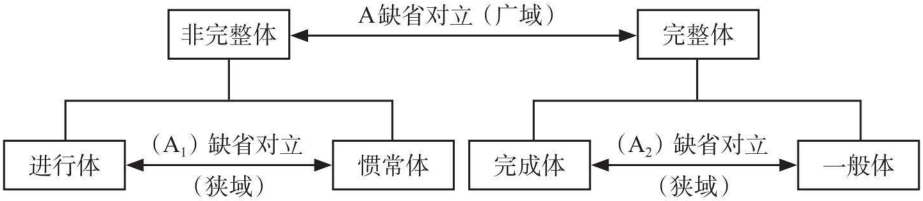


图3.18　普什图语视点体狭域对立关系

视点体内部的均等对立和缺省对立有着语法的认知语义基础，主要体现在视点在话题时间是否对情状的核心进行观察。完整体是对情状整体或情状的结尾进行观察，而非完整体是对情状的核心进行观察。

至此，我们可以将前面的图3.11补充完整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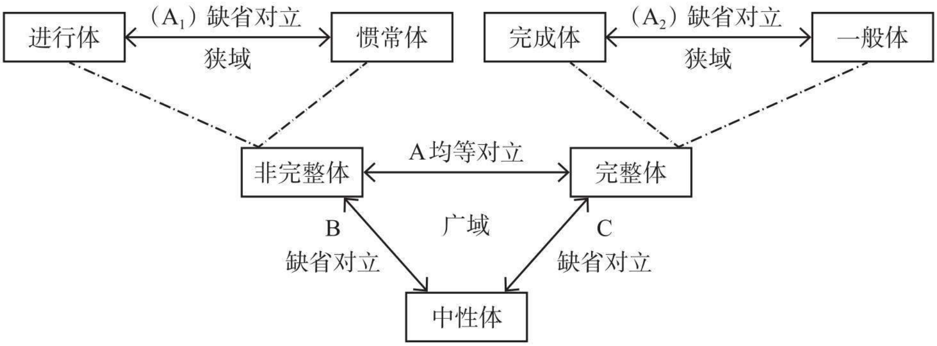


图3.19　普什图语视点体内部对立关系示意图

3.4 小结

本章总的思路是，在对普什图语视点体进行细致归类和描写的基础上，描绘出普什图语视点体体系，探明其对立性特征，为后文探讨普什图语句子体貌意义的合成夯实基础。

第一，我们确定了视点体的分类依据——视点在话题时间与情状的相交关系。据此，我们对普什图语视点体进行了分类描写。根据视点意义，视点体可以分为非完整体、完整体和中性体。我们从语义和视点上证明了普什图语进行体与惯常体是非完整体，普什图语一般体与完成体是完整体，普什图语句子无标记形式是中性体。[①]在此基础上，我们总结出了普什图语视点体的形态标记。

①参见本书3.2.3小节图3.9。

第二，视点体的有限性、对立性和普遍性来自于人类对空间认知的隐喻，其标记性则源自人类对强势成员的突显心理机制。在标记理论的基础上，我们依靠形态特征、语义特征和视点原型相结合的方法来确定视点体标记之间的对立关系，即均等对立关系和缺省对立关系。均等对立模式是指两个体标记在形态特征、语义特征和视点原型上相互对立，同等标记；缺省对立模式是指两个体标记在形态特征、语义特征和视点原型上相互隐含，可以替换。

一方面，在普什图语视点体广域对立层面上既存在均等对立关系，也存在缺省对立关系。具体地说，非完整体和完整体的对立是均等对立，记为［+完整］vs［+非完整］；中性体与非完整体、完整体分别处于缺省对立关系之中，分别记为［Φ非完整］vs［+非完整］、［Φ完整］vs［+完整］。

另一方面，在广域对立层面以下，存在狭域缺省对立模式。这是普什图语作为体范畴次突显语言的标志之一，是诸如英语等时范畴突显语言所不具备的特征。普什图语视点体的狭域缺省对立体现在完整体内部一般体和完成体的对立上，也体现在非完整体内部进行体和惯常体的对立上。在视点原型上，对立双方所提供的视点都与情状内在时间结构的同一阶段相交或者隐含同一阶段，进行体和惯常体的视点都是与情状的核心相交，完成体的视点与情状的结尾相交，一般体视点观察情状整体，隐含了结尾阶段；在语义特征上，一般体和完成体的对立体现为［+接续］vs［Φ接续］，进行体和惯常体的对立体现为［+动态］vs［Φ动态］。

从理论上来说，在缺省对立关系中，标记正值成员可以出现的场合，标记零值成员可以取而代之。但在语用中，这种替代性常常为多种因素影响，从而呈现出复杂的局面。

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章重在普什图语视点体的系统建构和探讨其内部对立性。我们采取了理论构建与语料事实相结合的论证思路，为普什图语构建了视点体范畴的形态和语义对立体系。视点体系统是普什图语语法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在语言研究还是语言教学中都应当予以重视。

第四章　普什图语句子体貌意义的合成

句子的体貌意义，指的是现实语境中带有时、体等标记的一个完整句子所具有的时间语义特征。这一特征是在情状体与视点体结合后产生的，即句子体貌意义的表达是句子本身的情状体义与说话者赋予的视点体义共同作用的结果。前面的章节已经分别研究了普什图语情状体系统和视点体系统。本章将在此基础上探讨普什图语句子体貌意义的合成方式和过程。

4.1 合成基础

情状体与视点体的结合并不是任意的。客观存在的情状所具有的时间语义特征是体貌意义合成的基础。因此，理论上，情状体对视点体有制约作用，视点体义要能够与情状体义相容，二者才可结合。

4.1.1 体义相容

体义是否相容，是指某种视点体的语义特征与某种情状体的语义特征是否有共同点，即同一组语义特征是否都为正值“+”。我们已知，普什图语句子情状根据语义特征组合的不同可以分为两大类、六小类，如下表：

表 4.1　普什图语句子情状类型和体意义[①]

	情状类型 动态		语义特征组合			
			持续	有界	个体化	
1	静态	状态	Φ	+	Φ	Φ
2		阶段水平	Φ	+	+	Φ
3	动态	活动	+	+	Φ	+/Φ
4		单活动	+	Φ	+	+
5		瞬成	+	Φ	+	Φ
6		渐成	+	+	+	+/Φ

①此表是第二章表2.6的简化。

在缺省对立模式中，“+”是正值特征，代表凸显特征；“Φ”是零值特征，代表非凸显特征。经过第二章的讨论我们知道，除［+有界］特征外，情状的正值特征一般不会改变，而零值特征可以在具体语境中加上正值特征。[①]

另外，我们根据观察视点对情状的观察范围不同，把普什图语视点体分为三大类、五小类，如下表：

表4.2　普什图语视点类型和体意义

	视点类型		语义特征组合		
			动态	持续	有界
1	中性体	无标记体	Φ	Φ	Φ
2	完整体	一般体	Φ	Φ	Φ
3		完成体	Φ	Φ	+
4	非完整体	进行体	+	+	Φ
5		惯常体	Φ	+	Φ

表4.2中，只有完成体、进行体和惯常体有正值特征，无标记体和一般体的所有特征都为零值。

理论上，说话者选择观察视点不能脱离情状本身的时间语义特征，也就是说，表4.2中的某种视点类型的时间语义特征要与表4.1中的某种情状类型的时间语义特征完全相容，二者才可以结合。以状态情状［Φ动态，+持续，Φ有界］和完成体［Φ动态，Φ持续，+有界］为例，二者的［Φ动态］特征相容；完成体的［Φ持续］特征可以涵盖状态情状的［+持续］特征，二者相容；完成体的［+有界］特征不能涵盖状态情状的［Φ有界］特征，二者不相容。

单纯对比表4.1和表4.2中各组语义特征组合的相容性，我们可以得出下列规则[②]：

※第一，普什图语无标记体和一般体所代表的观察视点具有完全的开放性，与所有情状都没有时间语义上的冲突，适用于所有情状。

※第二，普什图语活动情状句和状态情状句不能使用完成体，因为完成体的［+有界］特征与活动情状和状态情状的［Φ有界］特征不相容。

※第三，普什图语所有状态情状句、单活动情状句和瞬成情状句不能使用进行体，因为进行体的［+动态］特征与状态情状的［Φ动态］特征不相容，进行体

①参见本书2.3节。
②由于此处只是基于理论提出的规则，并非最终正确规则，因此规则前加“※”号。

的［+持续］特征与单活动情状及瞬成情状的［Φ持续］特征不相容。

※第四，普什图语单活动情状句与瞬成情状句不能使用惯常体，因为惯常体的［+持续］特征与这两种情状的［Φ持续］特征不相容。

然而从普什图语语言实践来看，除第一条规则符合实际情况外，后三条规则并不完全符合言语实际。因此，我们还需要从语干中核心动词的用法以及句子所描述的现实情境的特点上来寻找原因。

4.1.2 动词语义和现实情境的作用

理论上的体义相容不是绝对的，在语言的实际运用中，还要受到动词语义和现实情境的影响。

第一，并不是所有的状态情状句都不能使用完成体，还有一部分状态情状句是可以使用完成体的。请对比下列例句：

例 4-1a

يو پنسل مې درلودلی دی.

PRES-PER-3SM有　ERG-1SM我　3SM铅笔　一（支）

yaw pin-sal me darludəlai dai.

我已经有一支铅笔了。

例 4-1b

هغه زما مور ده.

PRES-SIM-3SF是　3SF妈妈　我的　3SF她

ha-gha zma mur da.

她是我的妈妈。

例4-1中两个句子的语干都为状态情状句。例4-1a可以使用完成体，因为状态相动词“درلودل”（有）可以加有数量界限的宾语。在不同的时间点“有几支笔”这一状态会依据笔的数量不同而不同，不同的状态间可以有时间“界限”。在普什图语中，例4-1b不能使用完成体，因为状态相动词“دی”（是）只能表达非此即彼的状态关系。在任意时间点“是”这一状态不变，没有完成体形式，如果想要表达“她已经是我的妈妈了（她本不是我的妈妈，但我已经当其是我的妈妈）”这样的语义，就要将动词换为活动相动词“کېدل”（成为，变成），句子变为

“هغه‌زما مور شوې ده.”。也就是说，当状态情状句中的状态相动词可以加有界宾语或有界补语时，状态情状句可以使用完成体，而以系动词 “دی” 构建的状态情状句不能使用完成体。

同时，活动情状句也可以与完成体结合，请看下列例句：

例 4-2

ځغستلې یم.

PRES-PER-1SM 跑

dzghas-təle yem.

我已经跑过了。

例4–2语干是由活动相动词 “ځغستل”（跑）单独构成的活动情状句，其与完成体结合后的限定形式是“合法的”。类似的句子在普什图语语言实践中很常见。

第二，由于语义特征的冲突，普什图语所有单活动情状句和瞬成情状句确实不能使用进行体。但一些状态情状句是可以使用进行体的。请看下列例句：

例 4-3

په هغو ورځو کې　بریالی　په کابل کې　اوسېده.

PST-PROG-3SM 居住　在喀布尔　3SM 巴里亚莱　那些日子里

pə haghu wradzu ki baria-lai pə kabul ki usedə

那些日子吐里亚莱正住在喀布尔。

例4–3语干是由状态相动词 “اوسېدل”（居住）构建的状态情状句，使用进行体不仅在语法上合法，而且句义也为真。

第三，在普什图语语言实践中，瞬成情状也可以使用惯常体，请看下列例句：

例 4-4

یوازې یو ځل کېږي چې　دروازه　به　دې　ټکوله.

PST- PROG-3SF 敲　ERG-3SM 他　HAB（小品词）　3SF 门　发生一次（补语）

yawazi yaw dzəl kiḳi che darwaza bə de ṭakəla.

（过去）他经常只敲一下门。

例 4-5

پەهغەوخت کې پښتو لوست بە پەاتو بجو شروع کېدە.

PST-PROG-3SM开始　在8点钟　HAB（小品词）　普什图语课　　那时

pə hagha wakht pahto lwast bə pə a-tə baja shuru keda.

那时，普什图语课通常在8点钟开始。

例4-4是单活动情状句，例4-5是瞬成情状句，两句都使用了惯常体。虽然单活动情状和瞬成情状本身都具有［Φ持续］特征，但是两句描述的都是一段时间内反复发生的情状，在这段时间内具有了［+持续］特征，所以可以使用惯常体。

综合上述讨论结果，我们将4.1.1中带星标（※）的四条体义相容规则进行修正如下：

第一，普什图语无标记体和一般体所代表的观察视点具有完全的开放性，与所有情状都没有时间语义上的冲突，适用于所有情状。

第二，普什图语完成体可以和所有情状结合，但与状态情状句结合时，句中的状态相动词必须可以加有界宾语或有界补语。

第三，普什图语单活动情状句和瞬成情状句不能使用进行体，因为进行体的［+持续］特征与瞬成情状的［Φ持续］特征相冲突；虽然进行体的［+动态］特征与状态情状的［Φ动态］特征相冲突，但是二者也可以结合。

第四，普什图语惯常体适用于所有情状句。

总之，情状本身的体意义对观察者使用什么样的观察视点有一定的制约作用。情状与视点在某种时间语义特征上的不相容并不是绝对的，某些情状的零值特征可以通过宾语的数量、行为的重复等变为正值，从而可以和理论上不相容的视点体相容。然而，上述规则仍然不是最终规则，因为其对于一些与理论不符的语言现象没有给出解释，这就需要接下来的讨论加以完善。

4.2 合成条件

客观存在的情状所具有的时间语义特征虽然是体貌意义合成的基础，但是如果没有视点体的参与，体貌意义无从合成。因此，视点体的参与是句子体貌意义合成的条件。

Carlota Smith认为：视点体的作用就像照相机的镜头，聚焦于物体，使接受者能够看到物体；情状就是视点体所聚焦的物体，正如照相机的镜头对于物体成像是必需的，视点体也是句中的情状突显所必需的（Smith，1991：61）。[①]通俗地说，就是客观存在的情状如果不纳入主观的观察视点，就无法被理解。请看下面的例句：

例 4-6a：

پروسږکال په‌پسرلی توريالي او بريالي يو کوچنی انګړ جوړکړ.

PST-SIM-3SM盖 3SM院子 小的 一 ERG-3SM巴里亚莱 和 吐里亚莱 在春天 去年

paru-səg̣kal pə pasarli turia-li aw baria-li yaw kuch-nai an-gaṛ joṛkəṛ

吐里亚莱和巴里亚莱去年春天盖了一个小院。

语干： توريالي او بريالي يو کوچنی انګړ جوړول 渐成情状

例 4-6b：

پروسږکال په‌پسرلی توريالي او بريالي يو کوچنی انګړ جوړکاوه.

PST-PROG-3SM盖 3SM院子 小的 一 ERG-3SM巴里亚莱 和 吐里亚莱 在春天 去年

paru-səg̣kal pə pasarli turia-li aw baria-li yaw kuch-nai an-gaṛ joṛka-wə.

吐里亚莱和巴里亚莱去年春天正在盖一个小院。

语干： توريالي او بريالي يو کوچنی انګړ جوړول 渐成情状

上述例句中，例4-6a和例4-6b两个句子在去掉时、体标记后，语干完全相同，指的是同一客观情状，即“吐里亚莱和巴里亚莱盖一个小院”，是具有［+有界］特征的渐成情状句。此外，两句的时间状语都是“پروسږکال”（去年春天），即句子使用了过去时。

在实际语境中，说话者如果只加入时标记而不加入体标记[②]，则听话者只能知道事件发生在过去，而无法理解说话者的确切意图，即不知道说话者想要表达的重点。然而，当把这一情状纳入不同的观察视点后，句子的时间意义就相应发生了变化，语义重点就被突显出来。从例4-6a中，我们可以得出“يو کوچنی انګړ”（小院）已经盖好的结论，因为动词“جوړکړ”（盖）使用了完整体中的一般

①原文为Aspectual viewpoints function like the lens of a camera，making objects visible to the receiver. Situations are the objects on which view Points lenses are trained. And just as the camera lens is necessary to make the object available for a picture，viewpoints are necessary to make visible the situation talked about in a sentence.

②普什图语的时、体标记是同时出现在动词形态上的，不存在“有时无体”或“有体无时”的形态。

体形式，观察视点观察的是这个有界情状的整体；从例4-6b中，我们知道“يو کوچنی انګړ جوړول”（盖一个小院）这一事件去年夏天正在进行，但我们却无从知道小院是否已经建完，因为动词“جوړکاوه”（盖）使用了非完整体中的进行体形式，观察视点聚焦的是情状的持续阶段。

也就是说，完整体给听话者提供了一个全景观，而非完整体给听话者提供了一个片面观。总之，有了主观视点体的参与，说出来的句子才变得有意义。

视点体作为句子体貌意义合成的必要条件，对情状体有反作用。构式语法对这种反作用有比较深入的解释。按照构式语法的理论，所有层次的语法描写都可以理解为涉及语言形式和意义的配对，即都涉及构式。Michaelis在对英语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式压制理论。该理论认为，语法构式在跟与它具有不同语义值的语干组合时会“胜过”词汇特征，使语干的体义“顺从”语法构式的体义。她将英语进行体构式、完成体构式和一般现在时构式称为状态构成构式（stativizer），并探讨了它们对句子语干体义的压制作用（Michaelis，2006：223）。

基于语义的相通性，我们将从构式语法的角度，探讨普什图语一般体、完成体、进行体等作为视点体范畴构式在句子体貌意义合成过程中的作用。

4.2.1 视点体范畴构式

视点体范畴就是传统语法所说的动词的体范畴。普什图语视点体包含无标记体、一般体、完成体、进行体和惯常体。它们都是意义与形式的配对，都可以作为独立的体范畴构式来研究。

从外在形式上看，普什图语动词与体范畴构式的组合有五种形式：

（1）动词原根不定式词根加上人称词尾构成，如进行体[①]，记为“فعل(مصدر) + ه”；

（2）动词不定式词根加上完整体标记“و”和人称词尾构成，如一般体，记为“وفعل + ی”；

（3）动词过去分词加上助动词构成，如完成体，记为“فعلی + دی”；

（4）动词原根不定式词根加上人称词尾以及小品词构成，如惯常体，记为“فعل + ی + به”；

（5）动词不定式词根加上人称词尾构成，如无标记体，记为“ø-فعل + ی”。

上述五种形式中，前两种形式主要是由词根加屈折词缀构成，称为综合构式

①在普什图语中，只有进入进行过去结构的动词必须使用原根不定式词根，动词的其他时、体结构可能使用原根不定式，也可能使用换根不定式，要依据动词本身的形式特点来定。

(synthesis)；第三种和第四种形式需要动词加上屈折词缀和助动词构成，称为迂回构式（periphrasis）(Lee，2007：53)；最后一种形式没有显著的标记，即零形式，称为隐形构式（ø-form construction）。

必须指出的是，同英语一样，普什图语动词的限定形态都是时与体的组合，不存在“有时无体”或“有体无时”的形态。普什图语的句法规则和语法手段比英语更加复杂（如动词有多种词根形式、句子存在作格现象等），同一动词的同一种体在时不同的条件下有不同的变化要求，比如语干“زه تا وهل”（我打你）与进行体将来时结合变为“زه به تا واهم.”（我要打你），而与进行体过去时结合变为“ته مې وهلې.”（我当时正在打你）。因此，上述五种构式形式只是依据普什图语视点体类型和动词形态变化的主要特征概括出来的，不能代表所有具体的体形式。

从语义上看，普什图语的五种体范畴构式可以分为状态[①]构成构式、开放构式和中性构式三类。

进行体构式表示活动进行期间所保持的一种状态，如“ډوډۍ يې خوړله”（他当时正在吃饭），表示“吃”的状态；完成体构式表示由其中的过去分词表示的事件发生之后产生的状态，如“ډوډۍ يې خوړلې ده”（他已经吃完饭了），表示“吃完”的状态；惯常体构式表示一段较长时间内，某种状态的持续或某事件反复发生的状态，如“ډوډۍ به يې په اته لس بجه خوړله”（那时他通常八点吃饭），表示过去一段时间“吃饭”这件事总在“八点钟”发生的状态。这三种构式本身都表示某种状态，即具有［+状态］[+持续］特征。我们参照Michaelis的做法，称之为状态构成构式。

一般体构式具有开放的默认语义值，语干与一般体结合后仍然表示语干本身的体义，如“ډوډۍ يې وخوړله”（他吃饭了），表示“吃饭”这件事发生过了。也就是说，这种构式本身没有固定的语义特征，即语义特征为［Φ状态］[Φ持续］和［Φ有界］。Michaelis没有为这种构式命名，我们按照其特点，称之为开放构式（opennesser）。

无标记体构式的语义特征值与语境相关，可能表示活动进行的状态，也可能表示与之结合的语干本身的体义，如“هغه ډوډۍ خوري.”（他吃饭），根据语境，既可以表示正在吃饭的状态，又可以表示吃“饭”而不是吃别的东西这一事实。因此，无标记体构式的语义更为广泛，其实是包含有状态构成构式和开放构式双重语义的构式形式。根据其特性，我们称之为中性构式。

①与情状类型中［+静态］的状态情状不同，这里的“状态”既包括静态，也包括动态。

4.2.2 构式压制

经过上面的讨论，我们知道，普什图语体范畴构式可以分为状态构成构式、开放构式和中性构式三类。Michaelis将语干表达的情状体义分为两大类——状态和事件。本书所讨论的活动情状、单活动情状、瞬成情状和渐成情状都属于事件。状态构成构式本身具有表示某种状态的语义特征值，即语干与之结合后也要表示状态，如果表达事件的语干与之结合，就要“顺从”构式的体义，转而表达状态，这就是构式的压制作用。开放构式本身没有特定的语义特征值，语干与之结合后原来的体义不变，仍然表达状态或事件；中性构式则具有状态构成构式和开放构式的两种可能性。下面，我们分别来探讨普什图语体范畴各个构式与不同语干结合的具体情况。

4.2.2.1 状态构成构式的压制作用

普什图语状态构成构式包括进行体构式、完成体构式和惯常体构式。我们来逐一分析。

1. 作为状态构成构式的进行体构式“فعل(مصدر) + ه”。

通过4.1.1节的讨论我们知道，进行体的体义与活动情状类型[①]的体义自然相容，如下例：

例 4-7

بريالى ځغسته.

PST-PROG-3SM跑步 3SM巴里亚莱

baria-lai dzghas-tə.

巴里亚莱当时正在跑步。

二者结合以后形成的句子则表示这种活动进行期间所保持的一种状态，即语干所表示的情状由事件改变为状态。例4-7语干本身只表达“跑步”这一活动，进行体构式则选择并代表了“跑步”起点和终点之间的一段状态，且起点和终点这两个时间点不被包括在内。

正因为进行体的视点关注情状的核心阶段，情状的起点和终点不在观察范围之内，所以当进行体构式与表达渐成情状的语干结合时，渐成情状的［+有界］特征被忽略，首先转变为活动情状，然后被状态化。如下例：

① 即Michaelis所说的活动事件类型。

例 4-8

کله چه مور دباندې ووته ، توريالي سباناری کاوه.

PST-PROG-3SM 吃 3SM 早饭 ERG-3SM 吐里亚莱 ……

kəla che mur də-bande wə-wata , turia-li saba-narai ka-wə.

妈妈出门时，吐里亚莱正在吃早饭。

通常情况下，如果不作单次限定，以单活动相动词构成的句子所表达的动作行为在短时间内要连续发生数次才会停止，即在其发生的时间内相当于活动情状。因此，当进行体构式与之结合后，句子表达单活动行为正在重复发生的状态。如下例：

例 4-9

کله مې چه خبرې کولې ، نيکه ټوخېده ، نو زما خبرې يې وا نهورېدې.

…… PST-PROG-3SM 咳嗽 3SM 爷爷 ……

kəla che khabare me wə-wayele , ni-kə ṭukhe-də , nu zma khabare ye wa-nə-wrede.

我说话的时候，爷爷正在咳嗽，没听见我的话。

进行体构式有时也与表示状态的语干结合。此时，表示状态的语干受到构式的压制转而带有“活动”特征，而结合后的句子表示的状态会与原来语干所表示的状态略有不同，变为隐含着开始和结束的临时状态。这就是状态情状句可以和进行体结合的原因。如下例：

例 4-10

په هغو ورځو کې بريالى په کابل کې اوسېده.

PST-PROG-3SM 居住 在喀布尔 3SM 巴里亚莱 那些日子里

pə haghu wradzu ki baria-lai pə kabul ki usedə

那些日子吐里亚莱正住在喀布尔。

例4-10中，表示状态的语干（په هغو ورځو کې بريالى په کابل کې اوسېدل）顺从进行体构式的要求，转而带有“事件”特征，即隐含有“居住地点在不断变化”的意义，然后进行体构式又使其状态化，最后形成的句子表达在“开始居住在喀布尔”和“结束在喀布尔居住”之间的临时状态。

2. 作为状态构成构式的完成体构式“فعلی + دی”

普什图语完成体从语义到形式都与英语类似。Michaelis认为完成体构式表达由其中的过去分词表示的事件发生之后产生的状态（Michaelis，2006：237—238），其作用是把事件转换为事件所引起的结果状态。

例 4-11

دا کتاب تورپېکۍ لوستلی دی.

PRES-PER-3SM读　ERG-3SF图尔佩凯　3SM这本书

da ki-tab turpe-kəi lwastəlai dai.

这本书图尔佩凯已经读过了。

例 4-12

ښوونکې خپل دفتر ته رسېدلې ده.

PRES-PER-3SF到达　（后置词）　办公室　自己的　3SF老师

hu-wunke khəpəl daftar ta rasedəle da.

老师已经到办公室了。

例 4-13

مشر ورور مې دروازه ټکولې ده.

PRES-PER-3SF敲　3SF门　我的　ERG-3SM哥哥

məshər wrur me darwaza takawəle da.

哥哥已经敲过门了。

例 4-14

سورګل په دې چاره خبر شوی دی.

PRES-PER-3SM知道　ACC-3SF这件事　（前置词）　3SM苏尔古勒

sur-gul pə de cha-ra khabar shəwai dai.

苏尔古勒已经知道这件事了。

例4-11至4-13分别由渐成情状、瞬成情状和单活动情状语干与完成体构式结合构成。例4-11表达“已经读过”（لوستلی دی）的状态；例4-12表达“已经到达”（رسېدلې ده）的状态；例4-13表达“已经敲过”（ټکولې ده）的状态。

在普什图语中，如果状态情状句中的状态相动词可以加有界宾语（包括介宾）或有界补语，则可以与完成体构式结合，结合后的句子仍然表达状态。此时，完成体暗示这种状态有一个起点，如例4-14就暗示苏尔古勒从之前的某个时间开始就“知道这件事”了。

由于完成体构式的强制作用，表示活动情状的语干不仅可以与之结合，而且体义也要发生转移，变为表示状态。如下列例句：

例 4-15

ځغستلی يم.

PRES-PER-1SM 跑

dzghas-təlai yem.

我已经跑过了。

例4-15的语干是由活动相动词“ځغستل”（跑）构成的活动情状句，说话者出于主观的表意目的，使用完成体构式“压制”了原有的情状体义，使得句子表达“跑步”这件事已经完成了的结果状态。

3. 作为状态构成构式的惯常体构式“فعل + ی + به”

惯常体表达在一段时间内长期存在的一种状态，不论语干的情状类型如何，与惯常体构式结合后都要表达这样一种状态。

例 4-16

پر توري تختې باندی به مې د ده نوم ولید.

PST-PROG-3SM 看到 3SM 名字 他的 ERG-1SM 我 HAB（小品词） 在黑板上

pər ture takh-te bande bə me də-də num wə-lid.

我常在黑板上看到他的名字。

例 4-17

ساعت په ساعت به يي ګلالۍ ته دغه شربت ورکاوه.

PST-PROG-3SM 给 3SM 果汁（后置词） 古拉蕾 ERG-3SM 他 HAB（小品词） 每小时

sa-at pə sa-at bə ye gulaləi ta dagha shar-bat wər-ka-wə.

他每小时给古拉蕾喂一次果汁。

例 4-18

کله چه زه کوچنی وم، د هغه سره به می لوبې کولې.

PST-PROG-3PLF 玩耍　ERG-1SM 我　HAB（小品词）和他一起　1SM 是　小的　1SM 我　当

kəla che zə koch-nai wəm də ha-ghə sara bə me lobe ka-wəle.

我小时候总和他一起玩耍。

例 4-19

هغه به په کوټه کې دانګي رادانګي.

PRES-3SM 跳来跳去　在屋子里　HAB（小品词）　3SM 他

ha-gha bə pə kuṭa ki dangi ra-dangi.

他总是在屋子里跳来跳去。

例 4-20

تل به پر تا باورلرم.

PRES-UNF-1SM 相信　2SM 你　（前置词）　HAB（小品词）　永远

təl bə ta ta ba-war la-rəm.

我永远相信你。

例4-16至4-20分别由瞬成、渐成、活动、单活动和状态情状语干与惯常体构式结合构成。例4-16表达“看到他的名字”这一事件在过去某段时间反复发生的状态；例4-17表达“喂果汁”这一事件“每小时”重复发生的状态；例4-18表达“一起玩耍”这一事件在“小时候”反复发生的状态；例4-19表达“跳来跳去”这一事件在包含说话时间在内的一段时间里反复发生的状态；例4-20表达“相信”这一状态的持续。

4.2.2.2 中性构式的压制作用

普什图语开放构式即一般体构式。一般体构式语义特征值完全开放，对情状体没有压制作用。这里我们只讨论中性构式即无标记体构式“ی+فعل-ø”。

因为普什图语无标记体是中性视点体，即视点在话题时间关注情状本身还是情状的核心阶段要依据语境条件来判断，所以其具有一般体构式和进行体构式的双重语义特征值。也就是说，在特定的语境条件下，无标记体构式与状态构成构式的作用相同。请看下列例句：

例 4-21

(ستا پلار چېرته دی؟) اوس زما پلار په فابریکه کې کار کوي.

PRES-UNF(PROG)-3SM工作 在工厂里 3SM爸爸 我的 现在 （是 在哪里 爸爸 你的）

(sta plar cherta dai?) os zma plar pə fabrika ki kar kawi.

（你父亲呢？）我父亲现在正在厂里工作。

例 4-22

(ته څه کوې؟) زه کتاب لولم.

PRES-UNF(PROG)-1SM读 ACC-3SM书 1SM我 （做 什么 你）

(tə tsə kawi?) zə ki-tab lwa-ləm.

（你在干嘛？）我正在读这本书。

例 4-23

(سورګل څه کوي؟) دی دروازه ټکوي.

PRES-UNF(PROG)-3SM敲 3SF门 3SM他 （做 什么 苏尔古勒）

(sur-gul tsə kawi?) ha-gha darwaza ṭakawi.

苏尔古勒在干吗？他正在敲门。

例4-21至4-23分别由活动情状、渐成情状和单活动情状语干与无标记体构式结合构成。由于语境的要求，三句中的无标记体构式都选取了进行体构式的语义，形成的句子都表达事件正在进行中的状态。

在普什图语中，状态情状和瞬成情状语干与无标记体构式结合时，无标记体构式只能选取一般体构式的语义，即形成的句子仍然表达语干本身的体义，状态仍旧为状态，瞬成仍旧为瞬成，不发生压制作用。如下例：

例 4-24

پر مېز باندی پنځه منې، پنځه نارنج او یوه هندوانه شته دي.

PRES-UNF(SIM)-3PLM有 3SF西瓜 一 和 3PLM桔子 五 3PLF苹果 五 在桌子上

pər mez bande pin-dzə naran-juna aw yawa hindwana shta di.

桌上有五个苹果、五个橘子和一个西瓜。

例 4-25

ستاسي لومړی ساعت په څو بجو شروع کېږي؟

PRES-UNF(SIM)-3SM开始 几点 在 3SM课 第一 你们的

sta-se lum-rai sa-at pə tsu baju shuru kegi?

你们的第一节课几点钟开始?

例4-24语干表达“شته دي”(有，存在)这一状态，和无标记体构式结合后体义不受影响，仍然表达“پر مېز باندی ...... شته دي”(桌上有……)这一状态；例4-25语干是由瞬成相动词“شروع کېدل”(开始)构建的瞬成情状句，和无标记体构式结合后体义同样不受影响，仍然表达“په......شروع کېږي”(在……开始)这一瞬成情状。

经过以上讨论，我们可以确定，情状体与视点体在具体语句中是各自独立又不可分割的关系。情状体是客观的，其体义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观察视点的选取，是句子体貌意义合成的基础；视点体是主观的，作为观察情状的“工具”具有主观能动性，可以将语义上不相容的情状纳入视点之中，是句子体貌意义合成的必要条件，被纳入视点之中的情状体义要受到视点体构式体义的压制。

4.3 合成机制

在句子体貌意义的合成过程中，情状体义与视点体义不是简单相加，而是存在着制约与压制的相互作用。在本质上，视点体构式的压制作用是由视点在话题时间与情状相交的具体情况（相交于整体还是内部阶段）决定的。Mari Olsen从说话时间ST、参照时间RT和事件时间ET的关系出发，提出了体义相交理论（Mari Olsen，1997：61—62）。视点和情状在空间和语义上如何相交，不仅是视点体类型的划分依据，也是我们研究普什图语句子体貌意义合成方式的理论基础。

4.3.1 体义相交的三要素

“体义相交理论”由以下三部分构成：第一，时间语义特征的缺省对立；第二，情状特征（即情状体）的单一合成；第三，体标记所提供的视点在话题时间与情状时间结构的相交（尚新，2004：44）。其基本思路是在缺省对立模式下，动相、时相和派生相通过语义正值标记特征相加，构建出情状的内部时间结构，实

现单一合成模式；在形成情状体单一合成的基础上，视点与情状整体或内部时间结构相交，句子的体貌意义得以合成。

4.3.1.1 语义特征的缺省对立

之前在讨论普什图语情状体、视点体以及二者的关系时，我们不只一次对“缺省对立”模式进行了重复和强调，因为这是本书立论的基础。体义相交理论的“起点”就是时间语义特征的缺省对立。在Mari Olsen（1997）看来，“缺省对立”反映了体貌范畴的本质特性。

“缺省对立”并不强调两极对立，而是强调对立双方在整个封闭系统中或语义域中的互补性，因为零值特征可以包含正值特征。比如，活动相动词“وهل”（打）的时间语义特征为［+动态，+持续，Φ有界，+个体化］，其中的零值特征［Φ有界］就意味着这一动词有变为［+有界］的潜在可能性。普什图语完整体和一般体的对立体现为［+接续］vs［Φ接续］的对立，虽然二者的对立不是理想的缺省对立模式（大多情况下，一般体不能无条件代替完成体），但是一般体的“非接续性”在视点上还是暗含了“接续性”意义。[1]［Φ有界］vs［+有界］和［+接续］vs［Φ接续］两组对立可以表现为以下关系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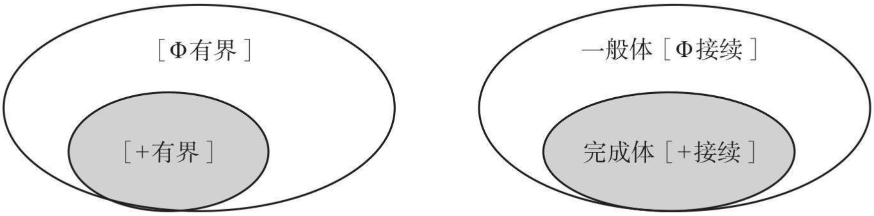


图4.1 ［Φ有界］vs［+有界］、［+接续］vs［Φ接续］缺省对立关系图

时间语义特征的缺省对立是句子体貌意义合成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以动相为核心的句子情状得以单一合成。

4.3.1.2 情状特征的单一合成

语干情状特征的单一合成是生成句子体貌意义的第二步。

我们在2.3节中讨论了情状的三层级单一合成系统——动相（动词）→时相（动词短语）→派生相（句子语干）。因为缺省对立中零值特征是可删除的，不参与情状的合成，相当于一个“空位”，所以由“动相”到“派生相”的合成过程主要是以正值特征填补零值特征所占“空位”，或减去正值特征成为零值特征的单向过程，如图4.2。

①参见本书3.3.3.2小节图3.16。

动相 —— +正值特征 / −正值特征 ——→ 情状

图4.2　缺省对立基础上的单一合成模式

以活动相动词“جوړول”（制作）构建语干“په نژدې کلونو کې هغه دا څوکۍ جوړول”（近些年来，他在做这把椅子）的过程为例，情状的合成过程如下：

第一层——动相：“جوړول”（制作）
［+动态，+持续，**Φ有界**］

↓ **添加［+有界］特征**

第二层——时相：“هغه دا څوکۍ جوړول.”（他做这把椅子）
［+动态，+持续，**有界**］

↓ **去掉［+有界］特征**

第三层——派生相：“په نژدې کلونو کې هغه دا څوکۍ جوړول.”
（近几年来，他一直在做这把椅子）
［+动态，+持续，**Φ有界**］

情状体的三层级单一合成理论能够直观、清晰、有效地描写出句子情状体生成的过程，由此生成的情状成为视点观察的对象。

4.3.1.3 视点与情状相交

情状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视点是主观的，是说话者根据表达需要选取的。视点体和情状体各自独立，互不影响。主观视点在话题时间与客观情状相交，句子体貌意义最终形成，这是体义相交理论的“终点”。

情状本身的时间特征是句子整体时间特征生成的基础，对说话者如何选取视点有一定的影响。然而，视点体带有人的主观能动性，其语义特征值对情状体义具有“压制”作用，句子的体貌意义就是在视点与情状相交的过程中，情状体“顺从”视点体构式的体义产生的。

本书3.1节讨论了视点与情状相交的不同情况。依据观察视角不同，视点在话题时间可以与情状相交于外部或者内部；完整视点与情状相交于外部或着内部的结尾阶段；非完整视点与情状相交于内部核心阶段。从语义来看，完整视点体不关心情状的内部阶段如何，只描写情状本身的时间语义或者情状到达终点的状态；非完整体不关心情状是否完成或到达终点，只描写情状持续过程中的状态。从视

点来看，完整视点体把事件看作一个整体进行观察或表述，聚焦于情状本身或者终点；非完整体从内部观察情状的不同阶段，聚焦于情状的核心。

我们以表达渐成情状的语干“هغه دا څوکۍ جوړول”（他做这把椅子）为观察对象，来看不同的视点与之相交得到的句子会带有怎样的时间特征。

例 4-26a

هغه دا څوکۍ جوړوي.

PRES-UNF(SIM/PROG)-3SM 做　ACC-3SF 椅子　这　3SM 他

ha-gha da tsau-kəi jorawi.

他正在做这把椅子。　　渐成情状+无标记体

例 4-26b

هغه دا څوکۍ جوړه کړې ده.

PRES-PER-3SF 做　3SF 椅子　这　ERG-3SM 他

ha-ghə da tsau-kəi jora kəṛe da.

他已经做了这把椅子。　　渐成情状+完成体

例 4-26c

هغه دا څوکۍ جوړه کړه.

PST-SIM-3SF 做　3SF 椅子　这　ERG-3SM 他

ha-ghə da tsau-kəi jora kəṛa.

他做了这把椅子。　　渐成情状+一般体

虽然例4-26中的三个句子都是对同一渐成情状的表述，但由于使用了不同的视点体，导致它们体貌意义具有差异。例4-26a是渐成情状与无标记体结合，普什图语无标记体是中性体，在具体语境中可以有两种视点解释——非完整视点 Va_1 和完整视点 Va_2。两种视点对情状的观察如图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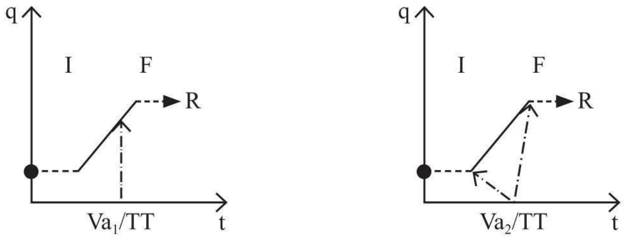


图 4.3　中性视点与渐成情状相交图

Va_1在话题时间TT与情状相交于内部阶段上的一点，起点I和终点F不在观察范围之内。在聚焦的这一点上，情状的特征为［+动态，+持续，Φ有界］；Va_2在话题时间与情状相交于外部，观察的是情状整体，包括起点和终点，反映的是情状本身的时间特征［+动态，+持续，+有界］。普什图语无标记视点只能出现在现在时当中，即视点、话题时间与与说话时间重合，渐成情状发生或持续的时间一般都会超过（大于）说话时间，二者不会完全重合。因此无标记体一般来说只能观察渐成情状的核心，相当于进行体视点，如图4.3中的Va_1。

例4-26b是渐成情状与完成体结合，例4-26c是渐成情状与一般体结合。在普什图语中，完成体和一般体都是完整视点体，视点V_b和V_c对情状的观察如图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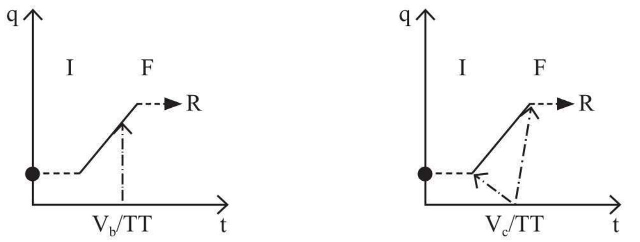


图4.4　完整视点与渐成情状相交图

V_b在话题时间与情状相交于终点，在视点看来情状已经结束，但由情状产生的结果可能持续，句子的时间特征为［Φ动态，+持续，Φ有界］，这就是例4-26b的体貌意义；V_c在话题时间与情状相交于外部，观察的是情状整体，包括起点和终点，反映的是情状本身的时间特征［+动态，+持续，+有界］，这是例4-26c的体貌意义。

总之，我们认为，普什图语句子体貌意义的合成过程符合体义相交理论的描述。虽然在视点分类上普什图语与英语不同，但是视点与情状相交的原理相同。

4.3.2 普什图语句子体貌意义的合成过程

既然体义相交理论能够说明普什图语句子体貌意义合成的过程，下面我们就来考查以不同的动相为核心的情状体与不同类型的视点体相交，合成句子体貌意义的过程。

4.3.2.1 视点与状态情状相交

我们已知，普什图语状态情状只能由状态相动词构成。[①]除系动词外，以行为

①参见本书2.3.2小节。

动词构建的状态情状与视点结合情况如下：

例 4-27

لري.	يو قلم	هغه
PRES-UNF(SIM)-3SM 有	ACC-3SM 一支笔	3SM 他

ha-gha yaw ka-lam la-ri.

他有一支笔。　　　　　　　　状态情状+无标记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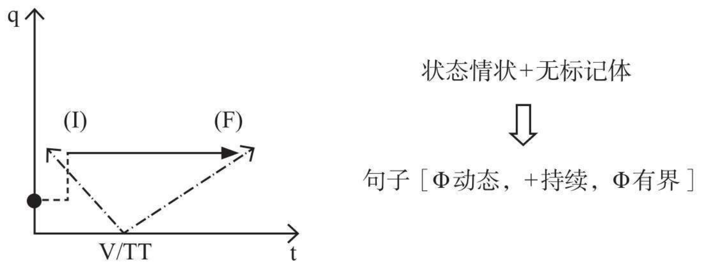


图4.5　无标记体视点与状态情状相交图

一般来说，无标记视点只能对状态情状整体进行观察，相当于一般体视点。视点在话题时间与状态情状相交于外部，情状是否有起点和终点不是观察的重点。此时，无标记体构式的语义特征值是开放的，二者结合后的句子体貌意义仍为［Φ动态，+持续，Φ有界］。

例 4-28

درلودلی دی.	يو قلم	هغه
PRES-PER-3SM 有	3SM 一支笔	ERG-3SM 他

ha-ghə yaw ka-lam dar-ludəlai dai.

他已经有了一支笔。　　　　　　状态情状+完成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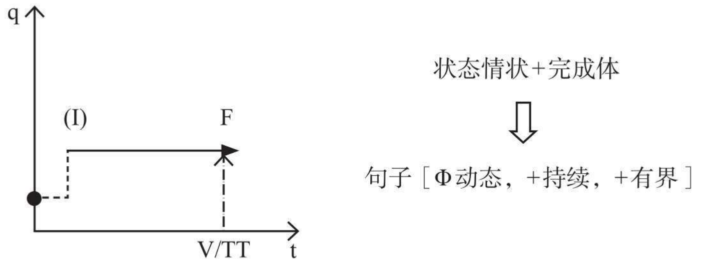


图4.6　完成体视点与状态情状相交图

完成体是完整视点体，视点在话题时间要与状态情状相交于结尾。因此，完成体构式“强行”给状态情状加上了一个临时终点F，二者结合后的句子体貌意义变为［Φ动态，+持续，+有界］。

例 4-29

ولري.	یو قلم	به	هغه
FUT-SIM-3SM有	ACC-3SM一支笔	（小品词）	3SM他

ha-gha bə yaw ka-lam wə-la-ri.

他将会有一支笔。　　　　　　状态情状+一般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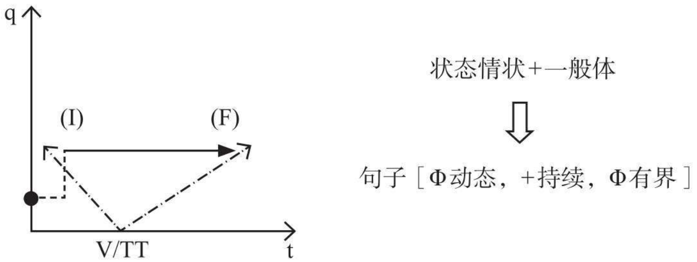


图4.7　一般体视点与状态情状相交图

一般体视点在话题时间与状态情状相交于外部，情状是否有起点和终点不是观察的重点。因此，其语义特征值是开放的，二者结合后的句子体貌意义仍为［Φ动态，+持续，Φ有界］。

例 4-30

اوسېده.	په کابل کې	بریالی	په هغو ورځو کې
PST-PROG-3SM居住	在喀布尔	3SM巴里亚莱	那些日子里

pə haghu wradzu ki baria-lai pə kabul ki use-də.

那些日子巴里亚莱正住在喀布尔。　状态情状+进行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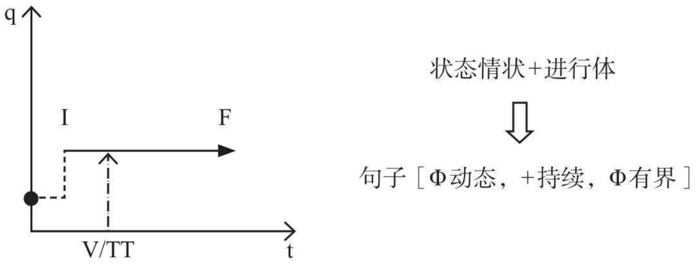


图4.8　进行体视点与状态情状相交图

通常来说，进行视点不用来观察状态情状，进行体视点在话题时间要与情状

相交于核心阶段。因此，进行体构式“强行”给状态情状加上了临时起点I和终点F，但观察范围又不包括I和F，相交后的句子表达“开始居住在喀布尔”和“结束在喀布尔居住”之间的临时状态，体貌意义仍为［Φ动态，+持续，Φ有界］。

例 4-31

هغه الوتکه به په هوايي ميدان کي درېدله.

PST-PROG-3SF 停　在机场　HAB（小品词）　3SF 飞机　那个

hagha alutəka bə pə hawa-yi maidan ki daredəla.

那架飞机一直停在机场。　　状态情状+惯常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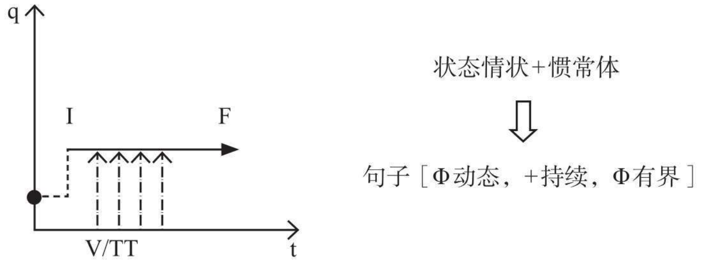


图 4.9　惯常体视点与状态情状相交图

惯常视点关注情状在话题时间内的持续性，即在每个时间点上动作或状态相同，情状是否有终点不是关注对象，句子体貌意义为［Φ动态，+持续，Φ有界］。

此外，由系动词“دی”（是）构建的状态情状句在普什图语中只能用无标记体和一般体视点来观察，且结合后的句子也只能表达［Φ动态，+持续，Φ有界］这一种时间意义，如：

例 4-32

هغه زده کوونکی دی.

PRES-UNF(SIM)-3SM 是　学生　3SM 他

ha-gha zda-kawunkai dai.

他是学生。　　状态情状+无标记体

例 4-33

هغه زده کوونکی و.

PST-SIM-3SM 是　学生　3SM 他

ha-gha zda-kawunkai wu.

他以前是学生。　　状态情状+一般体

例4-32和例4-33的体义相交图示与图4.5和图4.7相同。

4.3.2.2 视点与阶段水平情状相交

普什图语阶段水平情状也只能由状态相动词构成，[1]阶段水平情状与视点结合有如下三种情况：

例 4-34

برالبېږم
PRES-UNF(SIM)-1SM（我）怀孕
bral-begəm.
我怀孕了。　　　　　　　　　阶段水平情状+无标记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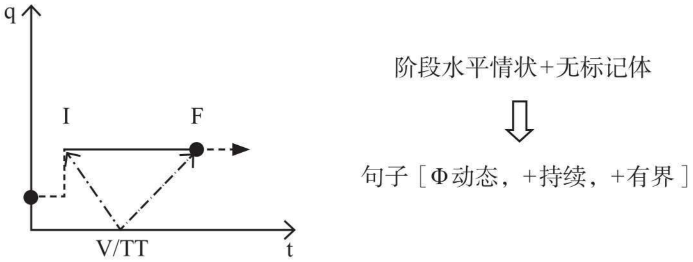


图 4.10　无标记体视点与阶段水平情状相交图

与对状态情状的观察一样，无标记视点只能对阶段水平情状整体进行观察，相当于一般体视点。视点在话题时间与阶段水平情状相交于从起点到终点的外部，二者结合后的句子体貌意义仍为［Φ动态，+持续，+有界］。

例 4-35

پروسږکال دا کتاب په لس افغانۍ ارزېدلی و.
PST-PER-3SM值　阿尼　10　（前置词）　3SM这本书　去年
paro-səg-kal da ki-tab pə las afghani arzedəlai wu.
这本书去年已经值10阿尼了。　　　阶段水平情状+完成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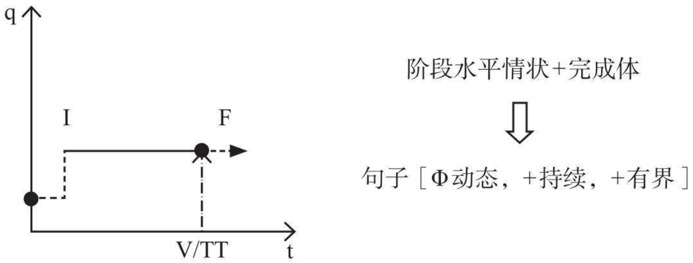


图 4.11　完成体视点与阶段水平情状相交图

[1] 参见本书2.3.2小节。

完成体视点在话题时间要与阶段水平情状相交于结尾。因为阶段水平情状本身有终点F，所以二者结合后的句子体貌意义仍为［Φ动态，+持续，+有界］。

例 4-36

پروسږکال دا کتاب په لس افغانۍ وارزېد.

PST-SIM-3SM值　阿尼　10　(前置词)　3SM这本书　去年

paro-səg-kal da ki-tab pə las afghani warzed.

这本书去年值十阿尼。　　　　阶段水平情状+一般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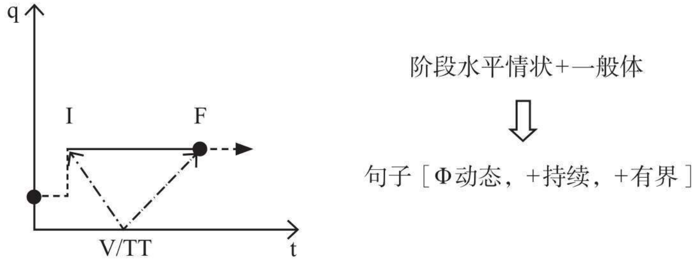


图**4.12**　一般体视点与阶段水平情状相交图

一般体视点在话题时间与阶段水平情状相交于从起点到终点的外部，二者结合后的句子体貌意义仍为［Φ动态，+持续，+有界］。

由系动词“دی”(是)构建的阶段水平情状句在普什图语中只能用无标记体和一般体视点来观察，且结合后的句子也只能表达［Φ动态，+持续，+有界］这一种时间意义，如：

例 4-37

نن د دې کتاب بيه لس افغانۍ ده.

PRES-UNF(SIM)-3SF是　阿尼　10　3SF价格　这本书　(前置词)的　今天

nən də de ki-tab baya las afghani da.

这本书今天的价格是10阿尼。　　　阶段水平情状+无标记体

例 4-38

پرون د دې کتاب بيه لس افغانۍ وه.

PST-SIM-3SF是　阿尼　10　3SF价格　这本书　(前置词)的　昨天

pa-run də de ki-tab baya las afghani wa.

这本书昨天的价格是10阿尼。　　　阶段水平情状+一般体

例4-37和例4-38的体义相交图示与图4.10和图4.12相同。

4.3.2.3 视点与活动情状相交

普什图语活动情状可以由活动相动词、单活动相动词和瞬成相动词构成。[①]活动情状与不同视点结合情况如下：

例 4-39

بربښي　　　　د برېښنا ډېوه
PRES-UNF(PROG)-3SF 闪烁　　3SF 电灯
də breh-na de-wa bareh.
电灯正在闪。　　　　（单活动相）活动情状+无标记体

例 4-40

پرانيزي　　　يوه په يوه　　دروازې　　هغه
PRES-UNF(PROG)-3SM 打开　一扇接一扇地　ACC-3PLF 门　3SM 他
ha-gha darwaze yawa pə yawa pranizi.
他正一扇接一扇地打开门。　　（瞬成相）活动情状+无标记体

例 4-41

ګرزي　　　بريالی
PRES-UNF(PROG)-3SM 散步　3SM 巴里亚莱
baria-lai gərzi.
巴里亚莱正在散步。　　　　（活动相）活动情状+无标记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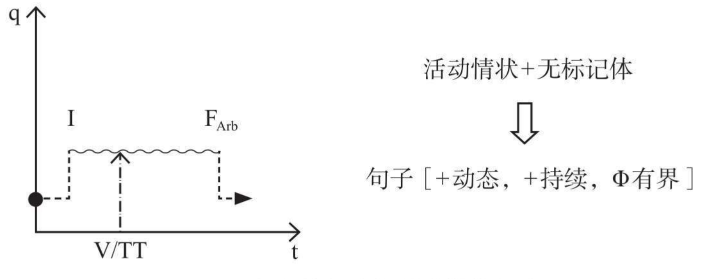


图4.13　无标记体视点与活动情状相交图

普什图语无标记视点只能出现在现在时当中，即视点、话题时间与与说话时间重合，活动情状发生或持续的时间一般都会超过（大于）说话时间，二者不会

①参见本书2.3.2小节。

完全重叠。因此，无标记体一般来说只能观察活动情状的核心，相当于进行体视点，即视点在话题时间与活动情状相交于核心，暗示情状有临时起点和终点，但视点的观察范围不包括起点和终点在内，句子的体貌意义仍为［+动态，+持续，Φ有界］。

例 4-42

د برېښنا ډېوه　　برېښېدلې ده.

PST-PER-3SF 闪烁　　3SF 电灯

dә breḥ-na ḍe-wa bareḥedəle da.

电灯已经闪了。　　（单活动相）活动情状+完成体

例 4-43

بريالی　　راغلی دی.

PRES-PER-3SM 来　3SM 巴里亚莱

baria-lai raghəlai dai.

巴里亚莱已经来了。　　（活动相）活动情状+完成体

例 4-44

دروازې　　يې　　وار په وار　　پرانيستلې دي.

PRES-PER-3PLF 打开　按顺序　ERG-3SM 他　3PLF 门

darwaze ye war pə war pranistəle de.

他已经按顺序把门都打开了。　　（瞬成相）活动情状+完成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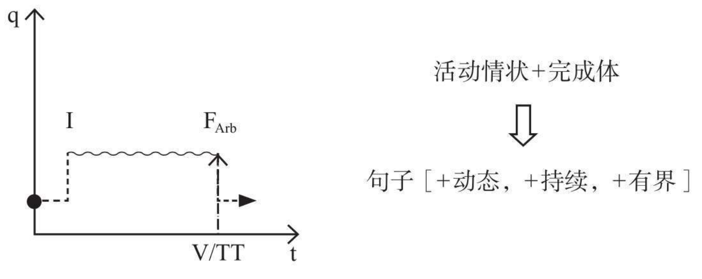


图 4.14　完成体视点与活动情状相交图

完成体视点在话题时间要与情状相交于结尾，因此，完成体构式“强行”给活动情状加上了临时终点 F，二者结合后的句子体貌意义变为［+动态，+持续，+有界］。

例 4-45

وبرېښېدله.　　د برېښنا ډېوه　　څو ځله کېږي چې

PST-SIM-3SF 闪　　3SF 电灯　　发生几次（补语）

tsu dzəla kegi che də breh-na de-wa wə-barehedəla.

电灯闪了几下。　　（单活动相）活动情状+一般体

例 4-46

راشي.　　به　　بريالی

FUT-SIM-3SM 来　FUT（小品词）　3SM 巴里亚莱

baria-lai bə rashi.

巴里亚莱将会来。　　（活动相）活动情状+一般体

例 4-47

پرانيزي.　　وار په وار　　دروازې　　به　　هغه

FUT-SIM-3SM 打开　按顺序　ACC- 3PLF 门　FUT 小品词　3SM 他

ha-gha bə darwaze war pə war pranizi.

他将按顺序开门。　　（瞬成相）活动情状+一般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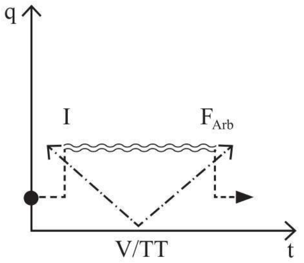


图 4.15　一般体视点与活动情状相交图

一般体视点在话题时间与情状相交于外部，情状是否有起点和终点不是观察的重点。因此，其语义特征值是开放的，一般体与活动情状结合后的句子体貌意义仍为［+动态，+持续，Φ有界］。

例 4-48

برېښېدله.　　د برېښنا ډېوه

PST-PROG-3SF 闪　　3SF 电灯

də breh-na de-wa barehedəla.

电灯闪烁着。　　（单活动相）活动情状+进行体

例 4-49

گرزېده.　　　بريالی

PST-PROG-3SM 散步　3SM 巴里亚莱

baria-lai gərze-də.

（当时）巴里亚莱正在散步。　　（活动相）活动情状+进行体

例 4-50

پرانيستلې.　　　يوه په يوه　　　يې　　　دروازې

PST-PROG-3PLF 打开　一扇接一扇　ERG-3SM 他　3PLF 门

darwaze ye yawa pə yawa pranistəle.

（当时）他正在一扇接一扇地开门。（瞬成相）活动情状+进行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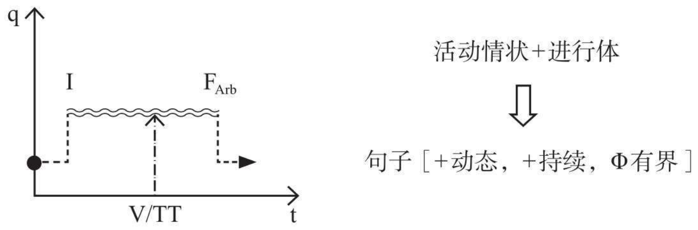


图4.16　进行体视点与活动情状相交图

进行体视点在话题时间与情状相交于核心阶段，因此，进行体构式“强行”给活动情状加上了临时起点I和终点F，但视点观察范围又不包括I和F，相交后的句子体貌意义仍为［+动态，+持续，Φ有界］。

例 4-51

کله چه زه کوچنی وم، د هغه سره به می لوبي کولي.

PST-PROG-3PLF 玩耍　ERG-1SM 我　HAB（小品词）和他一起　1SM 是　小的　1SM 我　当

kəla che zə koch-nai wəm də ha-ghə sara bə me lobe ka-wəle.

我小时候总和他一起玩耍。　　活动情状+惯常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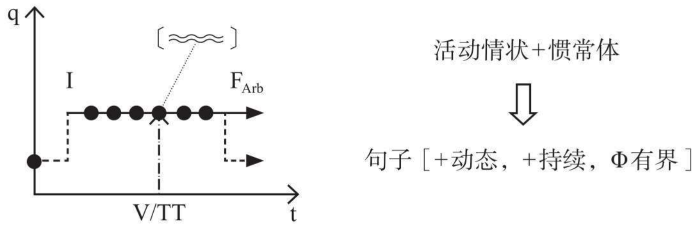


图4.17　惯常体视点与活动情状相交图

图4.17中，黑色圆点代表一个个单独的活动情状“لوبې کول”（玩耍）。这些单独的活动情状在一段时间内构成了整体情状“لوبې به کولې”（常常玩耍）。因为终结点FArb不确定，结尾阶段就不能确定，所以惯常体的视点实际聚焦于整体情状“لوبې به کولې”（常常玩耍）的核心阶段，句子体貌意义为［+动态，+持续，Φ有界］。惯常体视点与单活动情状、瞬成情状及渐成情状相交的图示和语义都与活动情状相同，后面就不再分别解释。

4.3.2.4 视点与单活动情状相交

普什图语单活动情状只能由单活动相动词构成，[1]且句中需有限定单次的补语从句。单活动情状没有内部阶段，只能与完整视点结合，具体情况如下：

例 4-52

يو ځل کېږي چې دروازه يې ټکولې ده.

PRES-PER-3SF 敲　ERG-3SM 他　3SF 门　发生一次（补语）

yaw dzəl kiġi che darwaza ye ṭakəle da.

他敲了一下门。　　单活动情状+完成体

例 4-53

يو ځل کېږي چې د برېښنا ډېوه برېښېدلې ده.

PRES-PER-3SF 闪　3SF 电灯　发生一次（补语）

yaw dzəl keġi che də breḥ-na ḍe-wa bareḥedəle da.

电灯闪了一下。　　单活动情状+完成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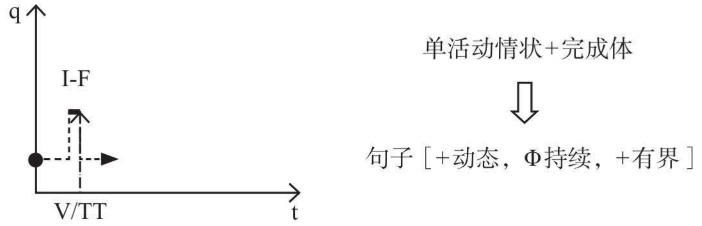


图4.18　完成体与单活动情状相交图

完成体视点在话题时间要与情状相交于结尾，单活动情状发生的时间很短，短到其过程可以忽略不计，即起点I和终点F几乎重合，记为I-F。因此完成体视

[1] 参见本书2.3.2小节。

点与单活动情状的I-F相交，二者结合后的句子体貌意义仍为［+动态，Φ持续，+有界］。

例 4-54

يو ځل کېږي چې دروازه يې وټکوله.

PST-SIM-3SF敲　ERG-3SM他　3SF门　发生一次（补语）

yaw dzəl kig̣i che darwaza ye wə-ṭakəla.

他敲了一下门。　　　　单活动情状+一般体

例 4-55

يو ځل کېږي چې د برېښنا ډېوه برېښېدله.

PST-SIM-3SF闪　3SF电灯　发生一次（补语）

yaw dzəl keg̣i che də breḥ-na ḍe-wa bareḥedəla.

电灯闪了一下。　　　　单活动情状+一般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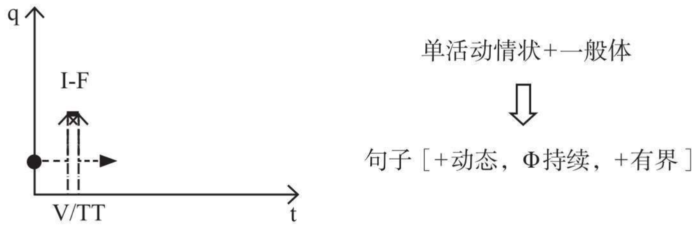


图4.19　一般体与单活动情状相交图

一般体视点在话题时间与情状相交于外部，情状是否有起点和终点不是观察的重点。因此，其语义特征值是开放的，一般体与单活动情状结合后的句子体貌意义仍为［+动态，Φ持续，+有界］。

进行体视点在话题时间要与情状相交于核心阶段，单活动情状没有内部阶段，因此，进行体不能与单活动情状结合。普什图语无标记体只能观察发生在说话时间段内的情状，即只能与"现在时"结合，而单活动情状发生的时间很短，在说话时刻已经成为过去，因此无标记体不能用来观察单活动情状。

4.3.2.5 视点与瞬成情状相交

普什图语瞬成情状只能由瞬成相动词构成。[①]瞬成情状开始即结束，也没有内部阶段，只能与完整视点结合，具体情况如下：

①参见本书2.3.2小节。

例 4-56

تورپېکۍ دروازه پرانیستله.

PST-SIM-3SF 打开　3SF 门　ERG-3SF 图尔佩凯

turpekəi darwaza pranistəla.

图尔佩凯打开了门。　　瞬成情状+一般体

例 4-57

تورپېکۍ دروازه پرانیستلې ده.

PRES-PER-3SF 打开　3SF 门　ERG-3SF 图尔佩凯

turpekəi darwaza pranistəle da.

图尔佩凯已经把门打开了。　　瞬成情状+完成体

例 4-58

دوی درېواړه په یو وخت دلته ورسېدل.

PST-SIM-3PLM 到达　这里　同时　3PLM 他们三个

dui drewara pə yaw wakht dəlta wə-rasedəl.

他们三个同时到了这里。　　瞬成情状+一般体

例 4-59

دوی درېواړه دلته رسېدلي دي.

PRES-PER-3PLM 到达　这里　3PLM 他们三个

dui drewara dəlta rasedəli di.

他们三个已经到达这里了。　　瞬成情状+完成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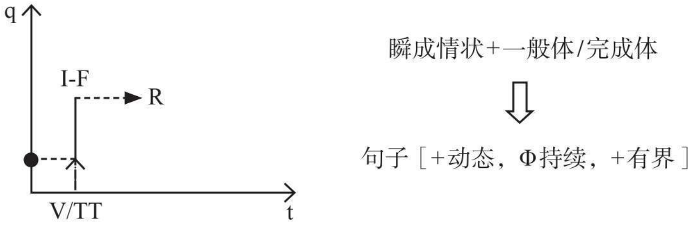


图 4.20　一般体/完成体与瞬成情状相交图

因为瞬成情状在时间轴上只占据一个点 I/F，所以一般体视点、完成体视点都只能对这一点进行观察，两种视点与瞬成情状结合后的句子体貌意义仍为［+动态，Φ持续，+有界］。

进行体视点在话题时间要与情状相交于核心阶段，如图4.20所示，因为瞬成情状没有内部阶段，所以进行体不能与瞬成情状结合。与单活动情状的情况类似，因为普什图语无标记体只能观察发生在说话时间段内的情状，即只能与“现在时”结合，而瞬成情状发生的时间在时间轴上只是一个点，在说话时刻已经成为过去，所以无标记体也不能用来观察瞬成情状。

4.3.2.6 视点与渐成情状相交

普什图语渐成情状可以由活动相动词、单活动相动词和瞬成相动词构成。[①]渐成情状与不同视点结合情况如下：

例 4-60

جوړوي.	څوکۍ	هغه	دی
PRES-UNF(PROG/SIM)-3SM 做	3SF 椅子	那（把）	3SM 他

de hagha tsau-kəi jorawi.

他正在做这把椅子。　　（活动相）渐成情状+无标记体

例 4-61

پرانيزي.	يوه په يوه	دروازې	لس	هغه
PRES-UNF(PROG)-3SM 打开	一扇接一扇地	ACC-3PLF 门	十	3SM 他

ha-gha las darwaze yawa pə yawa pranizi.

他正一扇接一扇地打开那十扇门。（瞬成相）渐成情状+无标记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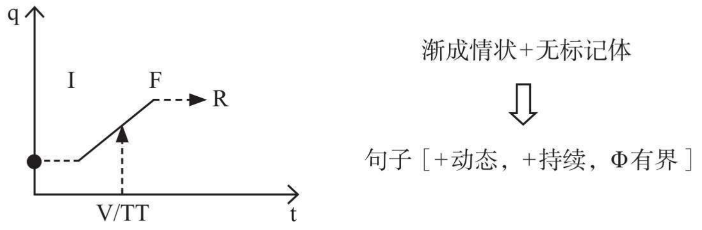


图4.21　无标记体视点与渐成情状相交图

普什图语无标记视点只能出现在现在时当中，即视点、话题时间与与说话时间重合，渐成情状发生或持续的时间一般都会超过（大于）说话时间，二者不会完全重叠。因此无标记体一般来说只能观察渐成情状的核心，相当于进行体视点，即视点在话题时间与渐成情状相交于核心，视点的观察范围不包括起点和终点在

①参见本书2.3.2小节。

内，句子的体貌意义变为［+动态，+持续，Φ有界］。

此外，以单活动相动词为核心构建的渐成情状句中必然有限定时间或次数的时间状语，如“يوه ورځ کېږي چې د برېښنا ډېوه برېښېدل”（电灯闪一天），在限定的时间“يوه ورځ”（一天）到达之前此情状都不成立，而当限定的时间到达之后，情状已成为“过去”。不能像观察其他渐成情状一样，用无标记体对其进行观察，即不能说“يوه ورځ کېږي چې د برېښنا ډېوه برېښېږي”（电灯正在闪一天。）

例 4-62

دا کتاب په پښتو ليکل شوی دی.

这（本） 3SM书 （前置词）用 普什图语 PRES-PER-PASS-3SM写

da ki-tab pə pahto likəl shəwai dai.

这本书是用普什图语写的。 （活动相）渐成情状+完成体

例 4-63

دروازې يې وار په وار پرانيستلې دي.

3PLF门 ERG-3SM他 按顺序 PRES-PER-3PLF打开

darwaze ye war pə war pranistəle de.

他已经按顺序把门都打开了。 （瞬成相）渐成情状+完成体

例 4-64

يوه ورځ کېږي چې د برېښنا ډېوه برېښېدلې ده.

一天（补语） 3SF电灯 PRES-PER-3SF闪烁

yawa wradz kegi che də breh-na de-wa barehedəle da.

电灯已经闪了一天了。 （单活动相）渐成情状+完成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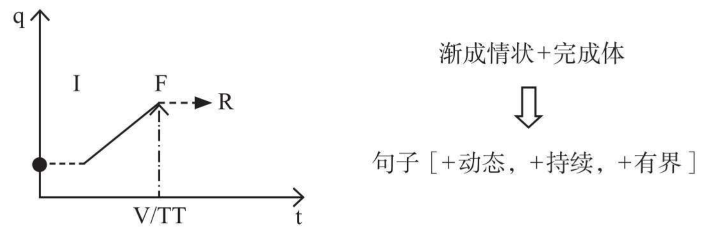


图 4.22 完成体视点与渐成情状相交图

完成体视点在话题时间要与情状相交于结尾。因为渐成情状本身有终点 F，所以二者结合后的句子体貌意义仍为［+动态，+持续，+有界］。

例 4-65

نو يو خر، يوه هوسۍ او يو سوی يې ښکار کړل.

PST-SIM-3PLM 狩猎　ERG-3PLM 他们　3PLM 一（只）兔子　和　一（只）鹿　一（头）驴

nu yaw khər , yawa husəi aw yaw soi ye ḥkar kə-rəl.

他们捕到一头驴、一只鹿和一只兔子。　（活动相）渐成情状+一般体

例 4-66

ټولې دروازې يې وار په وار پرانيستلې.

PST-SIM-3PLF 打开　按顺序　ERG-3SM 他　3PLF 门　所有的

darwaze ye war pə war pranistəle.

他按顺序打开了所有门。　（瞬成相）渐成情状+一般体

例 4-67

د برېښنا ډيوه به وبرېښي.

FUT-SIM-3SF 闪　FUT（小品词）　3SF 电灯

də breh-na de-wa bə wə-barehi.

电灯将会闪烁。　（单活动相）渐成情状+一般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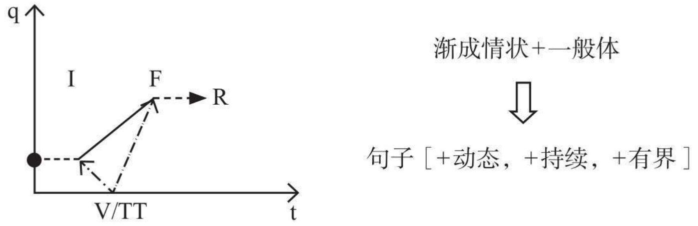


图 4.23　一般体视点与渐成情状相交图

一般体视点在话题时间与情状相交于外部，情状是否有起点和终点不是观察的重点。因此，其语义特征值是开放的，一般体与渐成情状结合后的句子体貌意义仍为［+动态，+持续，+有界］。

例 4-68

هغه يو خط ليکه.

PST-PROG-3SM 写　3SM 信　一　ERG-3SM 他

ha-ghə yaw khat li-kə.

（当时）他正在写一封信。　（活动相）渐成情状+进行体

例 4-69

لس دروازې یې وار په وار پرانیستلې.

PST-PROG-3PLF打开[1]　按顺序　ERG-3SM他　3PLF门　十

las darwaze ye war pə war pranistə-le.

（当时）他正在按顺序开那十扇门。（瞬成相）渐成情状+进行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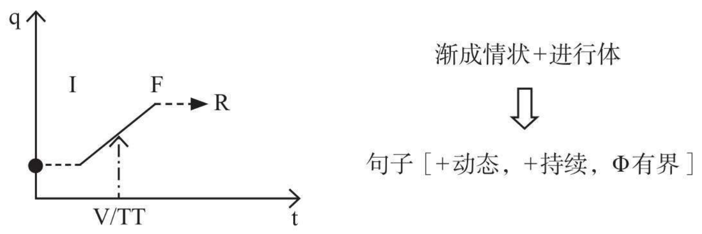


图4.24　进行体视点与渐成情状相交图

进行体视点在话题时间与情状相交于核心阶段，视点观察范围不包括起点I和终点F，进行体视点与渐成情状相交后的句子体貌意义变为［+动态，+持续，Φ有界］。此外，进行视点不能用来观察以单活动相动词为核心构建的渐成情状句，原因与不能使用无标记体相同。

4.4 小结

本章的研究目的在于探索普什图语体貌系统中情状体与视点体两个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在实例和图示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出普什图语情状体与视点体相交的规律，以及相交后句子具体的体貌意义。在已经对普什图语情状体和视点体进行细致描写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借用构式压制理论、体义相交理论等，对普什图语句子体貌意义的合成进行了探讨。

首先，根据不同情状类型和视点类型时间语义特征的相容性，我们从理论上对二者进行了匹配，发现理论上的配对与普什图语语言实际有较大差别。这是因为在语言实践中动词的动作语义和现实语境都对情状与视点的结合有制约作用。

① 例句4-66和例句4-69的动词形态“پرانیستلې”完全一样，因为普什图语中以“پر”开头的动词不需要加完整体标记“و”，所以此时视点体类型主要靠重音的位置来区别，重音在词首为一般体，重音在词尾为进行体。

此外，视点体构式的压制作用也可以使理论上本不能结合的情状和视点相结合，这体现了视点体的主观性。普什图语五种体范畴构式（无标记体、一般体、进行体、完成体、惯常体）按照语义可以分为状态构成构式、开放构式和中性构式三类，如图4.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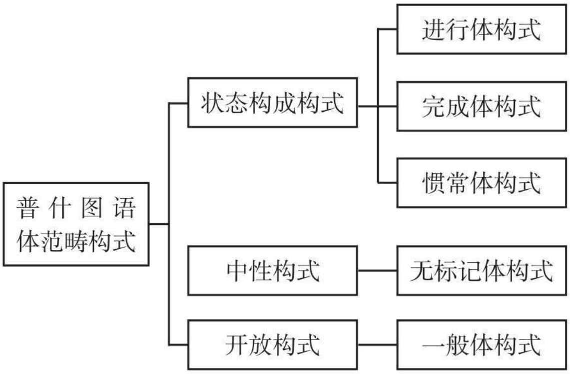


图4.25　普什图语视点体范畴构式分类

状态构成构式“强制”进入的情状表达某种状态；开放构式则不改变情状原有的时间语义特征；中性构式依据语境可以“强制”进入的情状表达某种状态，也可以不改变情状原有的时间语义特征。

其次，在体义相交理论的指导下，利用二维几何图示，我们对不同视点与不同情状相交后句子的体貌意义进行了细致梳理。我们发现，句子的体貌意义要以动相为核心，以情状为基础，以视点的观察范围为标准，得出的二体结合规律可以总结如下：

（1）普什图语无标记体不能与单活动情状及瞬成情状结合。在通常情况下，无标记体与状态情状和阶段水平情状结合时只取一般视点意义，句子体貌意义与情状体义相同；无标记体与活动情状和渐成情状结合时只取进行视点意义，句子的界限性特征变为［Φ有界］。

（2）普什图语完成体和一般体可以与任何情状结合。完成体使句子的界限性特征变为［+有界］；一般体不改变句子情状体义，体貌意义与情状体义相同。

（3）普什图语进行体不能与阶段水平情状、单活动情状和瞬成情状结合，也不能与以单活动相动词为核心构建的渐成情状句结合。进行体与状态情状结合时，表达一种处于某时间段内的临时状态。

（4）普什图语惯常体可以与任何情状结合，表示说话者的视点在话题时间内与由单个情状构成的整体情状的核心阶段相交，使句子的界限性特征变为［Φ有界］。

情状体与视点体的结合规律可以表示为下图4.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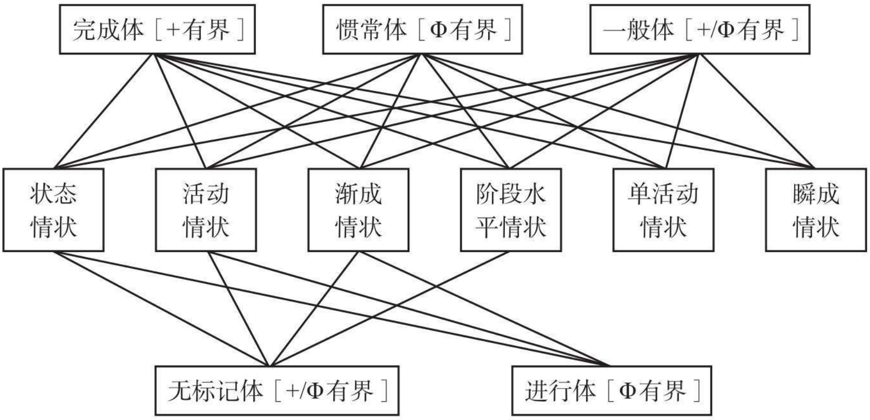


图4.26　普什图语情状与视点结合情况图

总之，完整体视点是把事件当成一个整体来进行观察的，对于有界情状来说包括起点和终点，对于无界情状来说就是观察情状本身；非完整体视点则侧重于观察事件的内部阶段，不包括终点，可以和一个有界情状搭配，但说明的是这个界限没有达到。因此，无论是完整视点还是非完整视点，与不同情状结合后，可能发生改变的时间特征是“界限性”特征。如图4.26所示，完整视点或给无界情状加上［+有界］特征（完成体），或不改变情状本身的［+/Φ有界］特征（一般体）；非完整视点完全“忽视”情状的“界限性”特征，无论情状是否有界，与非完整视点结合后句子体貌特征都为［Φ有界］。

综上所述，客观情状是表达的基础，视点是带有观察者主观能动性的观察“工具”，句子的体貌意义是在视点对情状进行“加工”后形成的。

第五章　普什图语句子体貌意义与时、语态、式

普什图语中与动词相关的语法范畴，除了视点体范畴之外，还包括时、语态和式三个主要范畴。在现实情境，即普什图语的实际运用中，不存在有体无时或有时无体的句子，一个完整的句子必然包含语态和式信息。本章要考查的就是普什图语时、语态和式三种语法范畴对句子的外部时间语义特征即体貌意义的影响。

5.1 句子体貌意义与时

时（tense）是表征时间（time）的动词语法范畴之一。语法范畴的“时”和哲学范畴的“时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们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时”是表达“时间”概念的语言表达形式，具有语法意义，是主观的；“时间”是这个语法形式的内容，是客观的。语法范畴的“时”表达时间关系，在不同的语言中有不同的表达形式；“时间”概念则是全人类所共有的，是超语言的（Jespersen，1933：230）。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可以根据说话的时间，划分过去、现在和将来，并指出所叙述的动作或状态到底发生于哪一时间点或哪一段时间；作为语法范畴的“时”所表达的内容有时不与它的表达形式相一致，可以使用同一语法形式表达不同的时间概念，或使用不同的语法形式表达同一时间概念。哲学范畴的“时间”，通过三种时间概念反映客观存在的事件的发生顺序：较早（earlier）、较晚（later）和不早不晚（neither earlier nor later）。这三种时间关系，主要可以通过三种表达法反映在语言之中：第一种是词组表达法，这是使用最多的表达法，如“吐里亚莱走前十分钟”“我吃饭后一刻钟”等；第二种是词汇表达法，如“今天”“现在”“明年”等时间指示词；第三种是语法范畴表达法，即用动词时范畴来表达时间（Comrie，1985：8）。在不同语言中，动词时以显性形态或隐性形态出现，这根据语言的形态类型及语法化进程而异。印欧语系的语言大多有显性的时形态，主要通过动词屈折变化来标记，如英语动词加-ed表示动作或事件发生在说话时间之前，是过去时，普什图语则要通过动词的过去时词根和作格手段来表达过去时意义。

对时的研究由来已久，亚里士多德早在《解释篇》(*On Interpretation*）中就从逻辑学的角度论及并区分了“动词”和“时”(Binniek，1991：10—11)。不同时期的不同语言学家对“时”的理解不完全相同。Sweet认为“时”是时间区别的语法表现形式（Sweet，1892：7)。Jespersen认为“时”是时间关系的语言表达形式(Jespersen，1933：230)。Curme认为“时”是动词表达动作或状态的时间的不同形式（Curme，1947：55)。Reichenbach认为，语言表达系统中的“时”和说话的时间（ST）有关，和事件发生的时间（ET）①无关（Reichenbach，1947)。Lyons认为“时”与说话时间涉及的行为、事件或状态有关，是表达文章或话语时间的指示性范畴（Lyons，1968：304—305)。Quirk认为“时”体现时间概念和动词的形态之间的关系（Quirk，1972：40)。Bernard Comrie认为“时”是时间位置的语法化表达方式（Comrie，1955：9)。《牛津英语辞典》对“时”的定义是“任何一种动词的词形变化，表示的是动作或状态被认为是发生或存在的不同时间”。陈平认为“时”结构指示情况发生的时间，表现为该时间与说话时间或另一参照时间在时间轴上的相对位置（陈平，1988：78)。伍铁平认为，“时”是表明句中谈到的动作行为发生的时间与说话时间的相互关系的动词语法范畴（伍铁平，2008：95)。尚新认为“时”是事态时间与说话时间位置关系的语法化（尚新，2014：4)。综合以上定义，本书认为，“时”是用来说明事件的发生时间ET与说话时间ST的相互关系的语法范畴，是事件时间与说话时间位置关系的语法化。

时的划分，也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公元前1世纪的古希腊语法学家Dionysius Thrax在《语法科学》(*Techne Grammatike*）中将“时”划分为现在、过去、将来。后来拉丁语法学家Marcus Varro在《论拉丁语》(*De Lingua Latin*）中将“体”从“时”中分离出来，并将“时”划分为“过去时”“现在时”和“将来时”，将“体”分为“完成体”和“未完成体”。之后，拉丁语法学家Priscian Aelfric等在拉丁语语法书中专门论述了“时”和“体”(刘润清，1997：16—17)。15世纪，英国语法学家James Harris指出“时间最明显的划分是过去、现在和将来，任何语言的动词如果没有‘时’来标明时间的这种划分的话，该语言就是不完整的”(Harris，1751)。到了结构主义和生成语法学派标准理论时期，有些语言学家提出了英语时态应当二分的理论，即分为“过去时”和“非过去时”。Chomsky的改写规则中没有“将来时”的概念，他认为在英语中动词在将来时中没有语法上特殊的形式变化，“will/shall”等形式与其说是表示将来时，还不如说是表示情

①E=event time;S=speech time.

态。章振邦（1995）也认为英语只有两个时——现在时和过去时，英语在其长期发展中没有形成独特的表示将来时间的动词形式，因此英语没有将来时。总之，时三分还是二分，不能一概而论，要根据具体的语言而定。目前，若不涉及具体的语言，语言学界公认的三种时仍是“过去时”“现在时”和“将来时”，如图5.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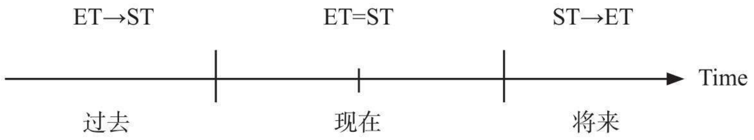


图5.1　三种时态

上图中，ET→ST代表事件时间先于说话时间；ET=ST代表事件时间同于说话时间；ST→ET代表事件时间后于说话时间。普什图语动词在过去、现在和将来三种时中都发生屈折变化。因此，历来的普什图语学者在普什图语是三分时语言这一点上没有争议。

既然同是表达时间意义的动词范畴，那么时对句子体貌意义是否有影响呢？本书绪论0.2.2节已经对体和时进行过区分，说明了体关注的是情状的内部时间结构特征，而时是对事件发生时间的外部定位。认知语言学家从人类认知的角度对英语时的作用有比较详细的论述，Langacker把时语素称为一种背景设置（grounding）述义成分（Langacker，1999：220）；Taylor认为背景设置用来确定一个事物或过程相对于背景（即言语行为、言语行为的参与者以及直接环境）的位置，使言语行为的参与者能够建立起与话语所表示的事物或过程的心理联系（Taylor，2002：346）。以句子“Louise walked to the store.”为例，不加时标记的“Louise walk to the store”只单纯表示一种事件类型，而当动词加上过去时标记-ed后，这一事件就被说话者设置了背景，特指某个发生在说话时间之前的事件，即事件时间ET被定位于说话时间ST之前，事件类型不受影响。

也就是说，时语素的主要作用是连接话语内容和背景，并不直接参与句子体貌意义的合成。下面，我们就用普什图语语言实例来验证这一观点。

5.1.1 过去时

句中动词使用过去时，说明所指事件发生在说话时间之前，即在言语行为进行的时候，所述事件或状态已经成为过去。普什图语过去时可以和除无标记体外的所有视点体结合，请看以下例句：

例 5-1

په هغو ورځو کې بریالی په کابل کې اوسېده.

PST-PROG-3SM居住 在喀布尔 3SM巴里亚莱 那些日子里

pə haghu wradzu ki baria-lai pə kabul ki usedə.

那些日子巴里亚莱正住在喀布尔。 过去时（状态情状+进行体）

例 5-2

پروسږکال دا کتاب په لس افغانۍ ارزېدلی و.

PST-PER-3SM值 阿尼 10 （前置词） 3SM这本书 去年

paro-səg̣-kal da ki-tab pə las afghani arzedəlai wu.

这本书去年已经值10阿尼了。 过去时（阶段水平情状+完成体）

例 5-3

یو ځل کېږي چې دروازه یې وټکوله.

PST- SIM-3SF敲 ERG-3SM他 3SF门 发生一次（补语）

yaw dzəl kig̣i che darwaza ye wə-ṭakəla.

他敲了一下门。 过去时（单活动情状+一般体）

例 5-4

هغه به په خپل لاس اسیرو ته ډوډۍ ورکوله.

PST-PROG-3SF给 3SF饭 （后置词） ACC-3PLM俘虏 亲自 HAB（小品词） ERG-3SM他

ha-ghə bə pə khəpəl las asiru ta ḍuḍəi war-kawəla.

他一直亲自给俘虏送饭。 过去时（活动情状+惯常体）

例5-1至5-4中的动词都使用了过去时，即事件发生时间被定位于说话时间之前，如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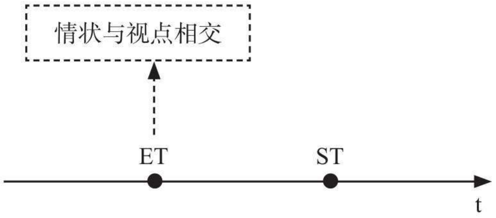


图5.2 过去时时间关系示意图

如图5.2所示，说话者使用过去时就是把言语行为中表达的事件发生的时间

ET置于说话时间ST之前，至于情状的内部时间结构以及视点如何与情状相交都与ST无关，即说话时间不与句子所表达事件的内部时间结构发生关系。Langacker认为，过去时作为背景设置成分，通过增加一个位于说话时间之前的辖域来表示距离的概念，指明话语中提及的内容相对于说话时间“距离较远”(Langacker, 2001)。例5-1至5-4都指明话语中提及的事件发生在说话时间之前，即都与作为背景一个方面的说话时间有一定的距离。

在普什图语中，过去时也常常出现在小说、故事等虚构的文本中。这种用法虽然并不直接显示话语内容发生的时间与说话时间的关系，但是表示了话语内容与现实的空间距离，即过去时把话语中表示的行为过程置于了一个虚构、远离现实的空间（Taylor，2002：394）。普什图语过去时还有虚拟假定式（虚拟语气）的用法，表达一种与说话时间的现实完全相反的情景，如句子“که زه تاسی پر ځای وای ، نو پوره ځواب مې درکاوه.”(假如我是你们，我会给出一个完整的答案。）中的“زه تاسی پر ځای وای”(我是你们）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

总之，过去时的作用是使话语中表示的内容与背景保持距离。这里的距离或者是时间上的距离，或者是空间上的距离，对句子体貌意义没有影响。

5.1.2 现在时

句中动词使用现在时，说明所指事件发生时间与说话时间有重合关系，即在言语行为进行时，事件或状态正在发生或一直在持续。普什图语现在时可以与无标记体和完成体结合，请看例句：

例 5-5

لري.	يو قلم	هغه
PRES-UNF(SIM)-3SM 有	ACC-3SM 一支笔	3SM 他

ha-gha yaw ka-lam la-ri.

他有一支笔。 现在时（状态情状+无标记体）

例 5-6

بربښي.	د بربښنا ډيوه
PRES-UNF(PROG)-3SF 闪烁	3SF 电灯

də breh-na de-wa barehi.

电灯正在闪。 现在时（活动情状+无标记体）

例 5-7

تورپېکۍ دروازه پرانیستلې ده.

ERG-3SF 图尔佩凯　3SF 门　PRES- PER-3SF 打开

turpe-kəi darwaza pranistəle da.

图尔佩凯已经把门打开了。　　　　现在时（瞬成情状+完成体）

例5-5至5-7中的动词都使用了现在时，即事件发生时间被定位于说话时间，如图5.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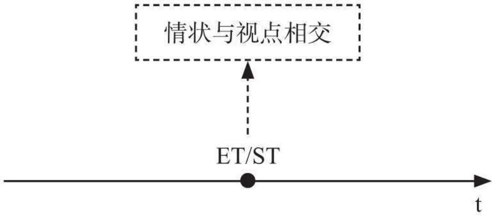


图5.3　现在时时间关系示意图

如上图所示，说话者使用现在时就是把言语行为中表达的事件发生的时间ET置于说话时间ST，情状的内部时间结构以及视点如何与情状相交与ST无关，即说话时间不与句子所表达事件的内部时间结构发生关系。Langacker认为，现在时给话语加上一个与说话时间完全一致的直接辖域，基本作用是表示话语中的事件发生的时间与说话时间完全一致，但这种解释只适合语用学中的言语行为句。[1]

普什图语现在时典型的用法如例5-5至5-7，共同点是都以说话时间为中心，使话语中表达的内容发生或持续的时间与作为背景一个方面的说话时间有重合关系，所表示的状态都可能从过去开始，经过说话时间，持续到将来。这说明，现在时可以指包含说话时间在内的任何时间点或时间段。

5.1.3 将来时

句中动词使用将来时，说明所述事件发生在说话时间之后，即在言语行为进行时，事件或状态还没有发生。普什图语将来时可以和进行体、一般体及完成体结合，请看例句：

① 言语行为句，即在面对面的言语交际活动中产生的句子，如“我向你道歉！”

例 5-8

راشي　　به　　بريالى

FUT- SIM-3SM来　FUT（小品词）　3SM巴里亚莱

baria-lai bə rashi.

巴里亚莱将会来。　　将来时（活动情状+一般体）

例 5-9

كوي　　دا كار　　به　　هغه

PRES-PROG-3SM做　ACC-3SM这件事　FUT（小品词）　3SM他

ha-gha bə da kar ka-wi.

他来做这件事。　　将来时（渐成情状+进行体）

例 5-10

له كار څخه لوېدلى وي　　بريالى　　به　　بل كال همدا وخت

FUT-PER-3SM失业　3SM巴里亚莱　FUT(小品词)　明年此时

də bəl kal ham-da wakht bə baria-lai lə kar tsəkha lwe-dəlai wi.

明年此时，巴里亚莱已经失业了。　将来时（瞬成情状+完成体）

例5-8至5-10中的动词都使用了将来时，即事件发生时间被定位于说话时间之后，如图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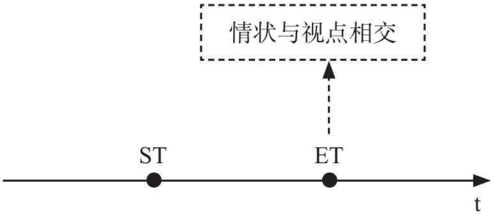


图5.4　将来时时间关系示意图

如上图所示，说话者使用将来时就是把言语行为中表达的事件发生的时间ET置于说话时间ST之后，情状的内部时间结构以及视点如何与情状相交与ST无关，说话时间不与句子所表达事件的内部时间结构发生关系。

认知语法认为英语是二分时语言，即只有现在时和过去时，没有对将来时的作用给予解释。参照认知语法的思路，我们认为，普什图语将来时的基本作用是通过增加一个位于说话时间之后的辖域来表示一种心理预期，指明话语中提及的

内容在说话时间之后发生的现实可能性。例5-8使用一般体将来时，表达说话者确定“راتلل”（来）这一事件会在说话时间后的某一时间发生；例5-9使用进行体将来时，表达说话者对“هغه دا کار کول”（他做这件事）的确定以及比较强硬的态度，多用于口语；例5-10使用完成体将来时，表达说话者对“بریالی له کار څخه لوېدل”（巴里亚莱失业）的一种主观判断，多用来表达推测语气。

上面三个句子的共同特点是都指明话语中提及的事件将会在说话时间之后发生，即在作为背景一个方面的说话时间点上都尚未发生，表达说话者对所述事件发生可能性的一种心理预期。

综上，动词时范畴的作用是为言语行为中涉及的事件或状态设置“背景”。普什图语过去时、现在时和将来时作为背景设置成分（grounding element），都不与事件本身的时间语义特征发生关系。然而，普什图语中一个动词的具体形式必然包含时与视点体两个基本语素，因此，时参与句子整体时间意义的构建，但是并不直接参与句子体貌意义的合成。

5.2 句子体貌意义与语态

语态（voice）在传统语法中是一个既与表示过程的动词有关，又涉及句子其他成分的语法范畴，描述句子中动词和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很多语言学家认为语言中存在两种语态：主动语态（active voice）和被动语态（passive voice）。如果句子中的主语为动作的施事者（agent），其谓语形式为主动语态；如果句子中的主语为动作的受事者（patient），其谓语形式则为被动语态。

在功能语法中，语态交代某一过程①首先与哪一个参与者建立联系（胡壮麟、朱永生、张德禄、李战子，2012：95）。韩礼德（1970，1985）主张把语态分为中动语态（middle voice）和非中动语态（non-middle voice）两大类，其中非中动语态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主动语态和被动语态两个次类。当一个过程只与一个参与者有关时，表示这个过程的句子就处于中动语态；当一个过程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参与者有关，表现这个过程的句子就处于非中动语态。如果过程先与动作者发生联系就是主动语态；如果过程先与动作的目标发生联系就是被动语态。

本书借鉴韩礼德的观点，按照动词所表达的情状与几个参与者有关，以及先

①这里的“过程”就是本书所说的“情状”。

与哪个参与者有关，把普什图语的语态划分如图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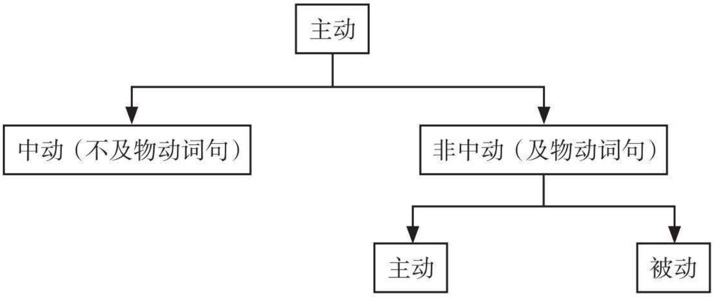


图5.5　普什图语的语态系统

普什图语中动语态和主动语态是零标记的，被动语态由动词不定式原形加上助动词کېدل 的各人称和时、体变化构成，以第一人称单数现在时无标记体为例，形式如下：

متعدی مجهول ：فعل(مصدر)+ کېږم

既然语态描述的是句子中动词和参与者之间的施为关系，不涉及时间意义，从理论上讲，语态类型应该不影响句子体貌意义。下面我们用实例来检验这一推论。

5.2.1 中动语态

普什图语中动语态句即由不及物动词构成的句子，请看下面的例句（语态用斜体标出）：

例 5-11

ګرځي.	په انګړ کښې	توريالی
PRES-UNF(PROG)-*MID*-3SM 溜达	在院子里	3SM 吐里亚莱

turia-lai pə an-gaṛ ki gər-dzi.

吐里亚莱在院子里溜达。

例 5-12

اوسېده.	په کابل کې	بريالی	په هغو ورځو کې
PST-PROG-*MID*-3SM 居住	在喀布尔	3SM 巴里亚莱	那些日子里

pə haghu wradzu ki baria-lai pə kabul ki usedə.

那些日子巴里亚莱正住在喀布尔。

例 5-13

يو ځل کېږي چې　د برېښنا ډيوه　برېښېدلې ده.

PRES-PER-*MID*-3SF 闪　3SF 电灯　发生一次（补语）

yaw dzəl kegi che də breḥ-na ḍe-wa bareḥedəle da.

电灯闪了一下。

普什图语中动语态句动词是没有语态标记的，只能依据动词的及物性来判别。例5-11至5-13中，动词“ګرځېدل”（溜达）、“اوسېدل”（居住）、“برېښېدل”（闪烁）都是不及物动词，其表达的情状分别与作为主语的动作发出者“توريالى”（吐里亚莱）、“بريالى”（巴里亚莱）、“د برېښنا ډيوه”（电灯）有关，各自动作的参与者都是唯一的，都是中动语态句。从上述例句的语法标记和语义可以看出，中动语态的判定对句子的时间特征，即体貌意义没有任何影响。

5.2.2 非中动语态

非中动语态包括主动语态和被动语态，是对及物动词与动作参与者之间关系的描述，语义强调的重点不同。当强调动作目标，没有必要指出动作者时，使用被动语态。请看下例：

例 5-14a

استاذ　په پښتو　دا کتاب　ليکلى دى.

PRES-PER-*ACT*-3SM 写　3SM 这本书　用普什图语　ERG-3SM 教授

ustaz pə paḥto da ki-tab likə-lai dai.

教授用普什图语写了这本书。

例 5-14b

دا کتاب　د استاذ له خوا　په پښتو　ليکل شوى دى.

PRES-PER-*PASS*-3SM 写　用普什图语　由教授（介词结构）　3SM 这本书

da ki-tab də ustaz lə khwa pə paḥto li-kəl shəwai dai.

这本书是由教授用普什图语写的。

例 5-15a

وټکوله. يې دروازه يو ځل کېږي چې

PST-SIM-*ACT*-3SF 敲　ERG-3SM 他　3SF 门　发生一次（补语）

yaw dzəl kiẹgi che darwaza ye wə-ṭakəla.

他敲了一下门。

例 5-15b

وټکوله شوه. دروازه يو ځل کېږي چې

PST-SIM-*PASS*-3SF 敲　3SF 门　发生一次（补语）

yaw dzəl kiẹgi che darwaza wə-ṭakəla shəwa.

门被敲了一下。

例5-14和5-15是分别由动词“ليکل”（写）和“ټکول”（敲）为核心构建的两组句子，其中a句都是主动句，b句都是被动句。例5-14a和5-15a中的动作都分别有两个参与者，例5-14a是“استاذ”（教授）和“دا کتاب”（这本书），例5-15a是“دې”（他）和“دروازه”（门）。“استاذ”和“دې”都是动作者，也是逻辑主语[①]；“دا کتاب”和“دروازه”都是动作目标，在句中都作为逻辑宾语。两句动词都采用主动语态形式“ليکلی دی”和“وټکوله”。例5-14b和例5-15b中的动作都只有一个直接参与者，即作为动作目标的“دا کتاب”（这本书）和“دروازه”（门），且两者在句中都以逻辑主语的形式出现。例5-14b的动作者是以介词结构“د استاذ له خوا”的形式间接指明，例5-15b的动作者没有指明。两句动词都采用了被动语态的形式“ليکل شوی دی”和“وټکوله شوه”。

厘清了语态关系，我们来看两组句子的时间特征。例5-14组中两句语干都是由活动相动词构成的渐成情状，且动词都使用了现在时完成体，虽然语态不同，但时间语义特征都为［动态，+持续，+有界］；例5-15组中两句语干都是由单活动相动词构成的单活动情状，且动词都使用了过去时一般体，虽然语态不同，但时间语义特征相同，都为［+动态，Φ持续，+有界］。这是因为，动词所表达的动作与动作参与者之间的“亲疏”关系，没有影响到整体事件的内部时间结构以及观察视点与情状的相交关系。

①普什图语句子过去时需要作格，语义上的逻辑主语在句子中要以宾格的形式出现。

因此，我们认为，普什图语动词的语态范畴与视点体范畴无时间交叉关系，不影响句子的体貌意义。

5.3 句子体貌意义与式

式（mood），也称“语气”，是对句子中的动词作理论和描写研究的术语，指由动词形态变化表示的一组句法和语义对立。语义上，这些对立涉及的意义多种多样，主要是说话者对语句事实内容（行为或动作）的态度，如不肯定、明确、含糊、推测等；句法上，这些对立可以用动词的屈折形式或用情态助动词（modal auxiliary）来表示。

普什图语动词式范畴是由表达动作对现实的关系的五个形式列——直陈式（indictive mood）[①]、趋向式（optative mood）、命令式（imperative mood）、能动式（potential mood）和假定式（conditional mood ）构成的系统，由动词的屈折形式与助动词或小品词共同来表示。其中，直陈式和能动式既有过去、现在和将来时的划分，也有非完整体和完整体的划分；命令式只出现于现在时中，有非完整体和完整体的划分；动词趋向式只有一种固定的完整体形式；假定式主要出现于主从复合条件句中，主句和从句的时、体结构往往有不同的组合方式。

表5.1　普什图语式范畴系统

<table>
<tr><th colspan="8">普什图语动词式范畴</th></tr>
<tr><td colspan="2">直陈式
（اخبری وجه）</td><td>趋向式
（تمایلی وجه）</td><td colspan="2">命令式
（امری وجه）</td><td colspan="2">能动式[②]
（امکانی وجه）</td><td>假定式
（شرطی وجه）</td></tr>
<tr><td>非完整体</td><td>完整体</td><td>完整体</td><td>非完整体</td><td>完整体</td><td>非完整体</td><td>完整体</td><td>混合</td></tr>
</table>

本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简单句，在这里暂不讨论假定式。下面，我们主要讨论前四种语气与句子体貌意义的关系。

5.3.1 直陈式

直陈式，用于进行一般的叙述，表达实在性意义。在直陈范畴的句子中，通常用于表达陈述的是“陈述”(declarative）句，用于表达提问的是“疑问”

① 传统语法称为“陈述式”。本文借鉴Halliday功能语法的术语，称其为“直陈式”，与其下位概念“陈述句”相区别。

② 《普什图语基础语法》(2003）中称其为“可能式”本书认为与这一形式所表达的意义有出入，称其为“能动式”更贴切。

（interrogative）句；疑问范畴内又包括“是非”（yes/no）疑问和“特殊”（wh-）疑问（胡壮麟、朱永生、张德禄、李战子，2012：123）。使用直陈语气时，说话者是向听者指出在特定时间发生的客观事实，是说话者确定了这些客观事实在现实世界中的时间。因此，直陈语气作为表达现实的语气，囊括了时间轴上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每个时刻。

普什图语直陈语气没有特殊标记，是零标记语气。本书在之前章节中使用到的例句基本都是陈述句。此语气对情状和视点都没有匹配要求，这里就不再赘述。

5.3.2 趋向式

普什图语趋向式，用于表达愿望、要求等的句子中。具体用法如下：

1. 用于征求同意和表示愿望[①]

例 5-16

دروازه	خلاص کړم؟
ACC-3SF 门	OPT-SIM-1SM 打开

darwaza khəlas krəm?

要我把门打开吗？

2. 用于 بايد، بنايي، دي[②] 等表示必须、应当、愿望的词后边

例 5-17

مونږ	بايد	کوښښ وکړو	چه	کامياب شو.
1PLM 我们	必须	OPT-SIM-1PLM 努力	（连词）	OPT-SIM-1PLM 成功

mung bayad ku-shəsh wə-kru che kami-yab shu.

我们必须争取通过。

例 5-18

تل	دې	وي	وطن!
永远	（小品词，表祝愿）	OPT-SIM-3SM 是	3SM 祖国

təl de wi watan!

祖国万岁！

① 此语气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单独使用，一般不单独使用。

② دې 后边只能用第三人称将来趋向时。

例 5-19

ښايي چه زمونږ معلم هم راشي.

OPT-SIM-3SM来　也　3SM老师　我们的　可能

hayi che zmung mua-lim ham rashi.

我们老师可能也会来。

3. 用于有现实可能的条件从句中

例 5-20

كه خوښ دي وي، وا يي خله.

……,　OPT-SIM-3SM是　你的　喜欢的　如果

kə khwaḥ de wi , wa-ye-khəla.

如果喜欢，你就拿去。

例 5-21

كه هغه راشي، نو زه ځم.

……,　OPT-SIM-3SM来　3SM他　如果

kə ha-gha rashi , nu zə dzəm.

如果他来，我就走。

4. 用于目的从句连接词چه后

例 5-22

درغلم چه تا ووينم.

OPT-SIM-1SM看　ACC-2SM你　（连词）　PRES-SIM-1SM来

dar-ghələm che ta wə-winam.

我是来看你的。

5. 用于时间从句中动作属于将来时的情况

例 5-23

چه ستړی شي، نو ما ته ووایه!

……,　OPT-SIM-2SM累　（连词）当

che stəṛai she , nu ma ta wə-waya!

累的时候，告诉我！

6. 在主语表示要求时，其补语从句用这个时态

例 5-24

ولولم.	کتاب	دا	چه	غواړم	زه
OPT-SIM-1SM读	ACC-3SM书	这	（连词）	PRES-SIM-1SM想要	1SM我

zə ghwaṛəm che da ki-tab wə-lwali.

我要读这本书。

7. 用于پرېږده چه، راځه چه ، راځئ چه等引起的祈使句中

例 5-25

ولولو.	کتاب	چه	راځئ
OPT-SIM-1PLM读	ACC-3SM书	（连词）	IMPM-PRES-SIM-2PLM来

ra-dze che ki-tab wə-lwalu.

来，一起读书吧！

例 5-26

لاړشو.	چه	پرېږده
OPT-SIM-1PLM走	（连词）	IMPM-PRES-SIM-2SM让

preg̣da che laṛ-shu.

放我们走吧！

8. 用于表示愿望、允许、命令等的补语从句中

例 5-27

لاړشم؟	چه	ده	اجازه
OPT-SIM-1SM走	（连词）	PRES-SIM-3SF是	3SF允许

ija-za da che laṛ-shəm?

我可以走了吗？

例 5-28

وګورو.	سره	بیا	چه	ده	هیله
OPT-SIM-1PLM看见	一起	再次	（连词）	PRES-SIM-3SF是	3SF希望

hila da che bi-ya sa-ra wə-guru.

希望再相见。

普什图语趋向式的动词形式变化规则与一般体将来时相同，即由完整体标记“و”加上动词不定式的各人称形式构成，人称与句子逻辑主语一致，但是不加将来时小品词به 。以第三人称阳性单数为例，可以表示如下：

و + فعل (مستقبل)+ ي

صدیق الله رشتین在其编写的《普什图语动词不定式指南》(د پښتو مصدرونو لارښود)中，将动词的这种形式称为“完整体现在时”(مطلق حال)；车洪才和张敏在其编写的《普什图语基础语法》(2003）中将动词的这种形式称为“将来趋向时”，即二者都将其划归于时分类之中。

我们认为，这些句子中动词的变化形式虽然与动词一般将来结构一致，但是明显表达的是说话者对语句事实内容（行为或动作）的态度——愿望、要求等，应当属于式（语气）的范畴，所以我们将其称为“趋向式”。普什图语动词趋向式采用完整体（一般体）形式，即说话者表达的是对事件本身的态度，句子的体貌意义就是语干情状本身的时间意义。

5.3.3 命令式

命令式，用来表达命令、请求或劝告等。命令式句子的主语只能为单数或复数第二人称。普什图语动词的命令式有两种形式：进行命令式和一般命令式。进行命令式也称继续命令式，用于对方正在做某事时，命令或请求其“继续做”某事；一般命令式也称绝对命令式，用来命令某人“开始做”某事。请看下列例句：

例 5-29a

ګوره! / ګورئ!

IMPM-PROG-2S/PLM 看

gura!/ gure!

（你 / 你们继续）看那！

例 5-29b

وګوره! / وګورئ!

IMPM-SIM-2S/PLM 看

wə- gura!/ wə-gure!

（你 / 你们）看那！

例 5-30a

راځه! / راځئ!

IMPM-PROG-2S/PLM 来

ra-dza!/ ra-dze!

（你 / 你们继续）过来！

例 5-30b

راشه! راشئ!

IMPM-SIM-2S/PLM 来

rasha!/ rashe!

（你 / 你们）过来！

例 5-31a

جوړ کوه!/ جوړ کوئ!

IMPM-PROG-2S/PLM 修理

joṛ kawa!/ joṛ kawe!

（你 / 你们继续）修理！

例 5-31b

جوړ کړه! / جوړ کړئ!

IMPM-SIM-2S/PLM 修理

joṛ kṛa!/ joṛ kṛe!

（你 / 你们）修理！

如例5-29至5-31，a句都是进行命令式，动词的构成方法是将陈述式现在时无标记体第二人称的单数词尾ې去掉换成ه，构成单数进行命令式；动词复数进行命令式形式与现在时无标记体的复数第二人称形式相同，但语气要硬。b句都是一般命令式，动词的构成方法是将趋向式的单数第二人称词尾ې换成ه，构成单数一般命令式；动词复数一般命令式形式与趋向式复数第二人称形式相同，但语气要硬。两种命令式结构可以表示如下：

进行命令式：فعل (حال)+ ه / ئ

一般命令式：و + فعل (مستقبل)+ ه / ئ

普什图语命令式有非完整体和完整体之分。进行命令式即非完整体命令式，强调动作的持续，关注情状的核心，句子体貌意义为［+动态，+持续，Φ有界］；一般命令式即完整体命令式，关注情状本身，句子体貌意义与语干情状体义相同，如例5-29b和5-30b为［+动态，+持续，Φ有界］，5-31b为［+动态，+持续，+有界］。

5.3.4 能动式

普什图语能动式用来表示能力与客观可能性，类似于英语“can”或“to be able”所表达的意义，有过去、现在和将来三种时，且过去时和将来时有非完整体和完整体之分。请看下列例句：

例 5-32

تللی شم.	زه
POTM-PRES-UNF-1SM 来	3SM 我

ze tə-ləlai shəm.

我能来。

例 5-33a

لیدلی شم.	یی	به	زه
POTM-FUT-PROG-1SM 看见	ACC-3SM 他	FUT（小品词）	1SM 我

ze bə ye li-dəlai shəm.

我将能看见他。

例 5-33b

لیدلی شم.	یی	به	و
POTM-FUT-SIM-1SM 看见	ACC-3SM 他	FUT（小品词）	（完整体标记）

wu bə ye li-dəlai shəm.

我将能看见他。

例 5-34a

شو کولی.	نه	ده	کار	دا
POTM-PST-PROG-3SM 看见	（否定词）不	ACC-3SM 他	3SM 事情	这

da kar də nə shu ka-wəlai.

他办不成这件事。

例 5-34b

شو کړی.	نه	و	ده	کار	دا
POTM-PST-SIM-3SM看见	（否定词）不	（完整体标记）	ERG-3SM他	3SM事情	这

da kar də wu nə shu kəṛai.

他没能办成这件事。

例5-32至5-34中动词分别是能动式现在时、能动式将来时和能动式过去时形式。其中，例5-32为无标记体，例5-33a和例5-34a为进行体，例5-33b和例5-34b为一般体。

能动式现在时是用过去分词加助动词شول的现在时各人称构成；能动式进行将来结构是由动词过去分词加助动词شول的将来时各人称构成，能动式一般将来结构是在进行将来结构基础上加完整体标记 و 构成[1]；能动式过去时是由动词过去分词加助动词شول的过去时各人称变位构成，及物动词句需要作格。以第三人称阳性单数为例，能动式各种结构可以表示如下：

能动式现在时——فعلی + شي

能动式将来时
- 非完整体 فعلی + به + شي
- 完整体 و + به + فعلی + شي

能动式过去时
- 非完整体 فعلی + شو
- 完整体 و + فعلی + شو

同直陈式句子一样，进行体视点关注情状的核心，表达正在发生的“能做某事”的状态，如例5-33a和例5-34a，体貌意义都为［Φ动态，+持续，Φ有界］；一般视点关注事件本身，表达“能做某事”的事实，句子体貌意义与语干情状体义相同，如例5-32为［+动态，+持续，Φ有界］，5-33b和5-34b为［+动态，+持续，+有界］。

因此，普什图语中式范畴要与视点体范畴相互配合来表达不同的语气、态度。

①动词کول的进行体将来时要用原根过去分词کولی，一般体将来时要用换根过去分词کړی，其能动式进行体过去时和一般体过去时与此相同。

5.4 小结

我们在本章分别讨论了普什图语中与动词相关的时、语态和式范畴与句子体貌意义之间的关联，得出了以下结论：

第一，时作为背景设置成分不直接参与句子体貌意义的合成。

第二，语态单纯描写句中动词表示的动作与动作参与者之间的关系，不涉及时间意义，不影响句子的体貌意义。

第三，普什图语中不同的式范畴类型要与非完整视点或完整视点相配合来表达说话者不同的语气、态度，与视点体关系密切，但其句子体貌意义仍由情状与视点相交合成。

以上结论证明，句子的体貌意义主要是由视点体与情状体相交合成。

结　论

本书的研究思路是分别对普什图语情状体系统和视点体系统进行描写和分析，然后将两部分合二为一，构拟一个“双部”的普什图语体貌系统理论框架。前文从语言事实描写和理论构建的角度对普什图语“双部”的体貌系统进行了探讨，本章将对以上各章的讨论进行归纳总结。

6.1 本研究的主要发现

普什图语体貌系统包括以动相为基础构成的情状体和由语法标记构成的视点体两部分。它是事件内在的时间结构与说话者主观观察视点相结合的产物。

第一，情状体指的是客观情状的内部时间结构特征。我们根据［+/Φ动态］、［+/Φ持续］、［+/Φ有界］和［+/Φ个体化］这四组语义特征的组合关系来对普什图语100个常用动词进行了分类，把普什图语动词划分为状态相、活动相、瞬成相和单活动相四种类型。

在普什图语中，以四类动相为核心可以合成六类句子情状——状态情状、阶段水平情状、单活动情状、活动情状、瞬成情状和渐成情状。合成规律可以列表如下：

表6.1　普什图语动相与情状体

动相	关系	情状	体意义
状态		状态	［Φ动态，+持续，Φ有界，Φ个体化］
		阶段水平	［Φ动态，+持续，+有界，Φ个体化］
单活动		单活动	［+动态，Φ持续，+有界，+个体化］
活动		活动	［+动态，+持续，-有界，+/Φ个体化］
		渐成	［+动态，+持续，+有界，+/Φ个体化］
瞬成		瞬成	［+动态，Φ持续，+有界，Φ个体化］

动相是合成句子情状的基础，但不是唯一要素。与动词相关的论元（主/宾语）的数量特征、时间状语、补语等都是合成句子情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在时间

语义特征缺省对立的基础上以“单一合成”的方式合成句子情状。

第二，视点体是指说话者对处在时间绵延中的情状的不同观察方式，即视点在话题时间与情状在空间中的相交方式。以此为依据，我们对普什图语视点体进行了分类：

（1）当视点从内部观察情状的核心阶段，即视点在话题时间与情状的核心阶段相交时，使用非完整体。普什图语进行体和惯常体是非完整视点体。

（2）当视点观察情状的非核心阶段，即视点在话题时间不与情状的核心阶段相交时，使用完整体。观察非核心阶段包含两层含义——观察结尾阶段或观察情状整体。普什图语完成体和一般体是完整视点体。

（3）当视点是否与情状的核心阶段相交要由语境语用条件来决定时，使用中性体。我们发现，普什图语动词无标记形式，即传统语法中的现在一般结构根据语境可有两种视点意义，符合中性体的视点特征。

表 6.2　普什图语视点体类型、结构

<table>
<tr><th>观察方式</th><th>视点体类型</th><th colspan="2">普什图语形式结构</th><th>例句</th></tr>
<tr><td rowspan="3">非核心阶段</td><td rowspan="3">完整体</td><td colspan="2">完成体
فعل + ی + دی (Erg)</td><td>توريالی چېرته تللی دی؟
吐里亚莱去哪儿了？</td></tr>
<tr><td colspan="2" rowspan="2">一般体
و + فعل (ماضی) + ه
و + به + فعل (مستقبل) + ی</td><td>ما يو كتاب واخيست.
（过去）我买了一本书。</td></tr>
<tr><td>زه به يې جارو او پاک کړم.
（将来）我将会打扫一下。</td></tr>
<tr><td rowspan="2">核心阶段</td><td rowspan="2">非完整体</td><td colspan="2">惯常体
...+ به + فعل(مصدر) + ه (Erg)</td><td>هغه به ټوله ورځ دا خوا او ها خوا منډې وهلې.
（过去）他总是整天到处跑。</td></tr>
<tr><td colspan="2">进行体
... + فعل(مصدر) + ه (Erg)</td><td>نن سهار چه له خوبه وينس شوم باران اوريد.
今晨我醒来时，天在下雨。</td></tr>
<tr><td rowspan="2">不定</td><td rowspan="2">中性体</td><td rowspan="2">无标记体
فعل (حال) + ی</td><td>表完整体</td><td>پلار مې په فابريكه کې کار کوي.
我父亲在工厂上班。</td></tr>
<tr><td>表非完整体</td><td>اوس زه كتاب لولم.
我正在看书。</td></tr>
</table>

基于以上分类，我们从视点、语义和标记三个方面讨论了普什图语视点体系统的内部对立关系，发现在不同层次上存在不同的对立关系：

（1）在普什图语视点体广域层面上，存在均等对立和缺省对立两种对立模式。

非完整体和完整体的对立是均等对立，记为［+完整］vs［+非完整］；中性体与非完整体、完整体分别处于缺省对立关系之中，分别记为［Φ非完整］vs［+非完整］和［Φ完整］vs［+完整］。

（2）在狭域层面上，只存在缺省对立一种模式，既体现在完整体内部一般体和完成体的对立上，记为［+接续］vs［Φ接续］；也体现在非完整体内部进行体和惯常体的对立上，记为［+动态］vs［Φ动态］。

上述六种情状体与五种视点体共同构成了普什图语体貌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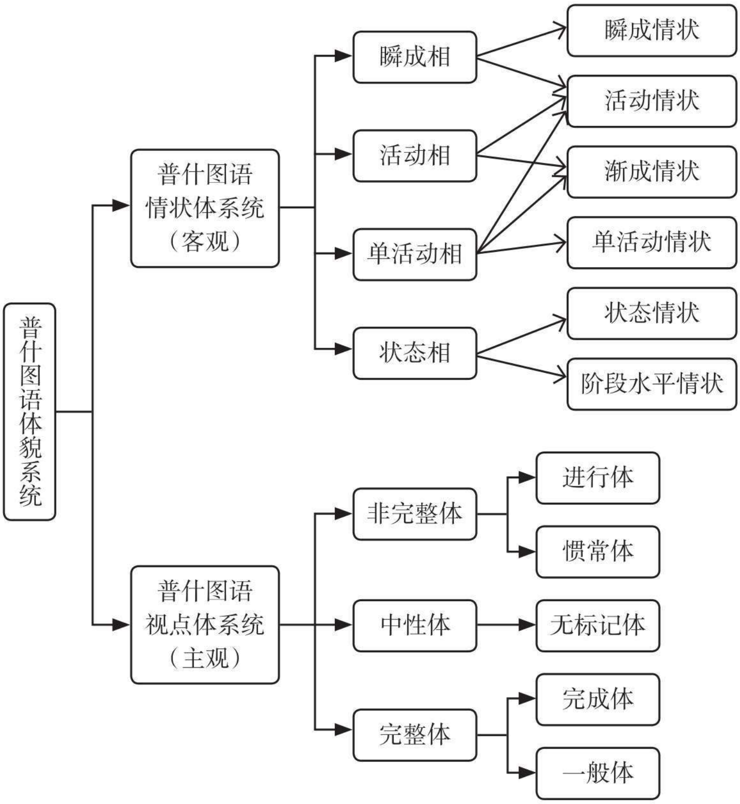


图6.1 普什图语体貌系统

第三，句子体貌意义是由主观视点与客观情状在空间上相交得到的。体貌意义的合成建立在时间语义特征的缺省对立及情状特征的单一合成基础之上。通过对普什图语各类视点体与不同情状相交的过程进行图示分析，我们发现：

（1）普什图语无标记体不能与单活动情状及瞬成情状结合。在通常情况下，无标记体与状态情状和阶段水平情状结合时只取一般视点意义，句子体貌意义与情状体义相同；无标记体与活动情状和渐成情状结合时只取进行视点意义句子的界

限性特征变为［Φ有界］。

（2）普什图语完成体和一般体可以与任何情状结合。完成体使句子的界限性特征变为［+有界］；一般体不改变句子情状体义，体貌意义与情状体义相同。

（3）普什图语进行体不能与阶段水平情状、单活动情状和瞬成情状结合，也不能与以单活动相动词为核心构建的渐成情状句结合。当进行体与状态情状结合时，表达一种处于某时间段内的临时状态。

（4）普什图语惯常体可以与任何情状结合，表示说话者的视点在话题时间内与由单个情状构成的整体情状的核心阶段相交，使句子的界限性特征变为［Φ有界］。

总之，无论是完整视点还是非完整视点，与不同情状结合后，可能发生改变的时间特征是“界限性”特征。完整视点或给无界情状加上［+有界］特征（完成体），或不改变情状本身的［+/Φ有界］特征（一般体）；非完整视点完全“忽视”情状的“界限性”特征，无论情状是否有界，与非完整视点结合后句子体貌特征都为［Φ有界］。

第四，句子的体貌意义主要由视点体与情状体相交合成，与动词相关的时、语态和式范畴不参与或不直接参与句子体貌意义的合成。

（1）时作为背景设置成分不直接参与句子体貌意义的合成；

（2）语态单纯描写句中动词表示的动作与动作参与者之间的关系，不涉及时间意义，不参与句子体貌意义的合成；

（3）普什图语中不同的式范畴类型要与非完整视点或完整视点相匹配来表达说话者不同的语气、态度。

世界上语言表达时间的方式具有“蕴含共性”，但这并不意味着语言结构上具有普遍性。以普什图语为母语的说话者，就是在人类共通的认知方式基础上，以自己的语言结构来表达对时间和空间的看法，因此，普什图语表达不同情状的语言表现形式及表达不同视点的语法手段与英语、汉语、俄语等其它语言不尽相同，具有类型学差异。

6.2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

第一，本书首次从情状体和视点体两个角度对现代普什图语体貌系统进行研究，初步构建起普什图语体貌系统理论框架。

第二，我们综合各位学者的观点，根据建立在缺省对立关系上的四组时间语义特征——［+/Φ动态］、［+/Φ持续］、［+/Φ有界］和［+/Φ个体化］，对普什图语动词相和句子情状进行分类，并以此为基础探索了句子情状体义的合成机制。

第三，对普什图语视点体进行了重新界定，根据观察视点的不同，把普什图语视点体分为完整体、中性体和非完整体。我们将Mari Olsen、Michaelis及尚新的相关理论适度地结合，并依据普什图语具体情况提出了视点体的划分依据——视点V在话题时间TT与情状时间ET的相交关系。

第四，对普什图语中与动词相关的三个语法范畴——时、语态、式进行部分重新界定和分类，探讨句子体貌意义与动词各语法范畴之间的关系，为普什图语动词和句法研究开拓了新思路。

6.3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在将来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尝试对普什图语动词作穷尽性的分类描写，并进一步讨论可以与动词合成句子情状的其他各种成分，如名词、状语等。普什图语中性体具体的使用语境也需要作进一步的调查研究。

此外，还可以从认知语法的角度对“完成现在、完成过去”等结构的联系与区别进行讨论。

参考文献

一、中文参考文献

[1] 奥托·叶斯柏森. 2009. 语法哲学[M]. 何通，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 蔡金亭，杨素英，黄月圆. 2004. 有关时、体习得的三本专著述评[J]. 当代语言学(2)：169–174.

[3] 车洪才，张敏. 2003. 普什图语基础语法[M]. 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4] 陈凤霞. 2002. 现代汉语体范畴研究[D]. 南开大学.

[5] 陈平. 1988. 论现代汉语时间系统的三元结构[J]. 中国语文（2）：401–422.

[6] 陈前瑞. 2001.《词汇体与语法体的语义和语用模式》评介[J]. 当代语言学（3）：226–231.

[7] 陈前瑞. 2003. 汉语体貌系统研究[D]. 华中师范大学.

[8] 陈前瑞. 2008. 汉语体貌研究的类型学视野[M]. 北京：商务印书馆.

[9] 崔仁淑. 2013. 韩汉英三种语言完成体对比研究[D]. 中央民族大学.

[10] 戴浩一. 1990. 以认知为基础的汉语功能语法刍议[J]. 国外语言学（4）：21–27.

[11] 戴维·克里斯特尔. 2011. 现代语言学词典[M]. 沈家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2] 戴耀晶. 1991. 现代汉语表示持续体的"着"的语义分析[J]. 语言教学与研究（2）：92–106.

[13] 戴耀晶. 1997. 现代汉语时、体系统研究[M].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14] 邓守信. 1992. 汉语动词的时间结构[C]. 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5] 高名凯. 1986. 汉语语法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6] 龚千炎. 2000. 汉语的时相时制时态[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7] 顾阳. 1999. 动词的体及体态[C]. 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18] 顾阳. 2007. 时态、时理论与汉语时间参照[J]. 语言科学（4）：22–38.

[19] 郭大伟，梁凌. 2014. 进一步探讨英语动词的体[J]. 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115–123.

[20] 何伟. 2009. 语法体和词汇体[J]. 外语研究（2）：33–40.

[21] 洪堡特. 1999. 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 姚小平，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2] 胡明扬. 1996. B.Comrie《动态》简介[J]. 国外语言学（3）：33−38.
[23] 胡明扬. 1995. 汉语和英语的完成态[J]. 语言教学与研究（1）：25−38.
[24] 胡裕树，范晓. 1996. 动词研究综述[M]. 太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25] 胡壮麟，朱永生，张德禄，等. 2012. 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6] 金立鑫. 2008. 对Reichenbach时体理论的一点补充[J]. 中国语文（5）：433−440.
[27] 卡依沙尔・艾合买提. 2011. 现代维吾尔语情状类型研究[D]. 中央民族大学.
[28] 李福印. 2006. 语义学概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9] 林璋. 2004. “了1”：从完整体到时标记[A]. 汉语时体系统国际研讨会论文集[C]. 上海：百家出版社：86−102.
[30] 刘丹青. 2005. 语法调查与研究中的从属小句问题[J]. 当代语言学（3）：193−212.
[31] 刘丹青. 2008. 语法调查研究手册[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32] 陆丙甫，金立鑫. 2015. 语言类型学教程[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33] 陆俭明. 2005.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34] 秦洪武. 2005. 话语中体的意义和设景功能[J]. 外语教学与研究（3）：179−186.
[35] 瞿云华. 2008. 基于双语语料库的汉英视点体对比研究[M]. 北京：科学出版社.
[36] 尚新. 2004. 语法体的内部对立与中立化[D]. 华东师范大学.
[37] 尚新. 2004. 突显理论与汉英时、体范畴的类型学差异[J]. 语言教学与研究（6）：10−18.
[38] 尚新. 2007. 体义相交理论对汉语语法体体系建构的启示[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3）：15−19.
[39] 尚新. 2014. 英汉时、体类型与翻译策略[M].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
[40] 尚新，张滟. 2015. 事态、体态及时态的相互作用及其对句法结构的影响[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1）：59−63.
[41] 邵晖，谢应光. 2004. 一般过去时和现在完成体的语义研究[J]. 山东外语教学（6）：105−107.
[42] 沈家煊. 1995. “有界”与“无界”[J]. 中国语文（5）：367−380.
[43] 沈家煊. 2001. 语言的“主观性”和“主观化”[J]. 外语教学与研究,（4）：268−275.

[44] 石毓智.1992.论现代汉语的“体”范畴[J].中国社会科学（6）：183–201.
[45] 石毓智.2000.语法的认知语义基础[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46] 孙英杰.2006.现代汉语体系统研究[D].北京语言大学.
[47] 泰勒.2013.认知语法[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48] 万波.1996.现代汉语体范畴研究述评 [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22–26.
[49] 韦里.2009.类型学导论——语言的共性和差异[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50] 谢应光.1996.英语语法研究中的“有界”与“无界”概念[J].山东外语教学（4）：7–12.
[51] 谢应光.1998.标记理论与英语动词的语法范畴[J].外国语（1）：36–41.
[52] 谢应光.2000.内在词汇意义体与情景类型[J].外国语（3）：31–35.
[53] 谢应光.2003.英语状态变化动词语义研究[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83–88.
[54] 谢应光.2005.语言中关于行为过程的界限设置[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47–51.
[55] 谢应光.2005.认知语法中的时态[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102.
[56] 谢应光.2005.关于英语中“体”的新概念——读《英语中的体》[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3）：29–33.
[57] 谢应光.2006.时态和情态动词的背景设置功能[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6）：30–35.
[58] 谢应光.2009.语法构式与语法范畴：英语语法范畴构式研究[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6）：15–20.
[59] 信德麟，张会森，华劭.2009.俄语语法[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60] 许余龙.2002.对比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61] 杨素英.2000.当代动貌理论与汉语[A].语法研究和探索（九）[C].北京：商务印书馆：81–106.
[62] 于秀金，彭芳.2014.汉语定量视点体的二维几何图解析[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4）：84–94.
[63] 张伯江，方梅.2014.汉语功能语法研究[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64] 张济卿.1998.论现代汉语的时制与体结构（上）[J].语文研究（3）：17–25.

[65] 张济卿. 1998. 论现代汉语的时制与体结构（下）[J]. 语文研究（4）: 18−26.

[66] 张家骅. 2004. 现代俄语体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67] 张志军. 2000. 俄汉体貌范畴对比研究[D]. 黑龙江大学.

[68] 章振邦. 1997. 新编英语语法[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69] 赵国栋. 2008. 动词体整合研究[M]. 北京：科学出版社.

[70] 左思民. 1997. 现代汉语体的再认识[D]. 上海师范大学.

[71] 左思民. 1998. 试论“体”的本质属性[J]. 汉语学习（4）: 7−11.

[72] 左思民. 1999. 现代汉语“体”的研究——兼及体研究的类型学意义[J]. 语文研究（1）: 9−20.

[73] 左思民. 2009. 动词的动相分类[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 74−82.

[74] 赵冰. 2012. 满语动词体研究[J]. 满语研究（2）: 25−28.

[75] 马伟. 2013. 萨拉语形态研究[D]. 中央民族大学，

[76] 科姆里. 2010. 语言共性和语言类型[M]. 沈家煊，罗天华，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二、英文参考文献

[1] Anne B D. 2014. Descriptive Grammar of Pashto and its Dialects[M]. Maryland: University of Maryland Press.

[2] Babrakzai F. 1999.Topics in Pashto Syntax[D]. Manoa: University of Hawaii, PHD. Dissertation.

[3] Bache C. 1985.The semantics of grammatical categories: a dialectical approach[J]. Journal of Linguistics.

[4] Bernard C. 1976.Aspect: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Verbal Aspect and Related Problem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5] Bernard C. 1955. Tens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6] Binnick R I. 2006. Aspect and Aspectuality[A]. The Handbook of English Linguistics[C]. London: Blackwell Publishing.

[7] Binnick R I. 1991. Time and the Verb: A Guide to Tense and Aspect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8] Carlota S. 1997. The Parameter of Aspect[M].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9] Croft W, Cruse D A. 2004. Cognitive Linguistic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0] Croft W. 2012. Verbs: Aspect and Causal Structure[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1] Crystal D A. 1985. Dictionary of Linguistics and Phonetics[M].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12] Dahl O. 1985. Tense and Aspect System[M].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13] Dik S C. 1997. The Theory of Functional Grammar. Part1: The Structure of the Clause[M].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14] Dowty D R. 1979. World Meaning and Montague Grammar[M]. Dordrecht: 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5] Goldberg A E, Casenhiser D. 2006.English Constructions [C].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16] Henk J. 1993. A Theory of Aspectuality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7] Jackendoff R S. 1997.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Language Faculty[M]. Cambridge: MIT Press.

[18] Jakobson R. 1984. Structure of the Russian Verb[J]. Russian and Slavic Grammar Studies. Mouton.

[19] Johnson M. 1981.A Unified Temporal Theory of Tense and Aspect [C].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20] Kabakciev K. 2000. Aspect in English[M].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1] Kakakhel S T, Khattak R S. 2012. Pakhto Liklar[M]. Peshawar: University of Peshawar Pashto Academy.

[22] Kathol A, Precoda K, Vergyri D, Wang W, Riehemann S. 2005. Speech Translation for Low-resource Languages: The case of Pashto[J]. Proceedings of Inter Speech.

[23] Kay P, Fillmore C. J. 1999.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s and Linguistic Generalization: The What's X doing Y? Construction [J]. Language(1).

[24] Kay P. 1997. WSIMs and the Grammar of Context[M]. Stanford: CSLI Publications.

[25] Khan M A. 2005. Pashto Verbs in the Past Tense- A Computational View [J]. Scientific Khyber(2).

[26] Klein W. 1992. The Present Perfect Puzzle[J]. Language (3).

[27] Kopris C A. 2005. Computing in Pashto: An Overview of a Major Language in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J]. In Multilingual Magazine.

[28] Langacker R W. 2005. Construction Grammars: Cognitive, Radical and Less So [C].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29] Langacker R W. 1991.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ume 2, Descriptive Application[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30] Langacker R W. 1987.Nouns and Verbs[J]. Language,(1).

[31] Langacker R W. 2001. The English Present Tense[J]. English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2).

[32] Leech G N. 1971. Meaning and the English Verb[M]. London: Longman.

[33] Lyons J. 1968. Introduction to Theoretical Linguistic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4] Mari O. 1994. A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Model of Lexical and Grammatical Aspect[M]. New York: Garland.

[35] Mari O. 1994. The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of Lexical Aspect Features[J]. Studies in the Linguistic Science.

[36] Michaelis L A. 2006. Tense in English[C].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37] Michaelis L A. 2004. Type Shift in Construction Grammar: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Aspectual Coercion[J]. Cognitive Linguistics(15).

[38] Palmer F R. 1987. The English Verb[M]. London: Longman.

[39] Penzl H. 1955. A Grammar of Pashto: A Descriptive Study of the Dialect of Kandahar, Afghanistan [M]. Washington: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40] Quirk R, Greenbaum H, Leech G, Svartvik J. 1985.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M].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41] Quirk R. 1985.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M]. London: Longman.

[42] Shafeev D A. 1964. A Short Grammatical Outline of Pashto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Herbert H. Paper) [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43] Taylor J R. 2002. Cognitive Grammar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4] Tegey H, Robson B. 1996. A Reference Grammar of Pashto[M]. Washington: Center for Applied Linguistics,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Office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Improvement, Educational Resources Information Center.

[45] Tegey H. 1978. The Grammer of Clitics[M]. Kabul: Center for Pashto Studies.

[46] Vendler Z. 1967. Linguistics in Philosophy[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47] Vendler Z. 1957. Verbs and Times[J]. Philosophical Review.

三、普什图文参考文献

۱- بینوا عبدالروف ، د دارمستتر پښتو څېړنه ، د پښتو ټولنې ، ۱۳۲۶ل .

۲- حبیب الله تږی ، نوې ژبپوهنه او ژبنې مسایل ، پښتو ټولنه ۱۳۴۴ل .

۳- دولت محمد لودین ، د کلام د اجزاوو جوړښت ، زیری ، ۴۳ګڼه ، ۱۳۵۱ل .

۴- صدیق الله رشتین ، پښتو ګرامر ، پښتو ټولنه . ۱۳۲۷ل.

۵- صدیق الله رشتین ، د پښتو ژب ښودنه ،کابل، ۱۳۴۱ل.

۶- صدیق الله رشتین ، د پښتو مصدرونو لارښود ، پښتو ټولنه ،۱۳۴۴ل .

۷- صفیه حلیم ، د ډیوې په غېږ کې ، یونایټیډ پریس کوټه . ۲۰۰۳.

۸- عبدالرازق پالوال ، پښتو نوی مصدر ، ادب پوهنځی، کابل، ۱۳۵۰ل .

四、参考网站

[1] http://lrc.lib.umn.edu/pushto.htm.

[2] www.iranianlanguages.com.

[3] www.afghan-network.com.

[4] www.ethnologue.com.

附录：普什图语100个常用动词[①]

（按首字母顺序）

动词	及物性	汉语释义	动相类型
اخیستل	及	拿	活动
ارزېدل	不及	值	状态
ارږمۍ ایستل	及	打哈欠	单活动
اغوستل	及	穿	活动
الوتل	不及	飞；刮（风）	活动
اورېدل	不及	降，下（雨、雪）	活动
اورېدل	及	听	活动
اوښتل	不及	翻转	活动
ایستل	及	拔出	瞬成
ایښودل	及	放置	活动
ایشېدل	不及	开，沸腾	瞬成
باورلرل	及	相信	状态
بایلل	及	输；丢	瞬成
بدل	及	改变	活动
برېښېدل	不及	闪烁，闪光	单活动
بلل	及	邀请	活动
بهېدل	不及	流	活动
بوتلل	及	带，领	活动
پاڅېدل	不及	起来，站起来	瞬成

① 由于现有文献中尚没有对普什图语常用动词的统计，本书所考查的100个动词是根据原文材料中动词的出现频率挑选而出。

（续表）

动词	及物性	汉语释义	动相类型
پرانیستل	及	打开	瞬成
پرېښودل	及	让	状态
پرېمینځل	及	洗	活动
پرېوتل	不及	掉，落	活动
پرېیستل	及	扔，抛	活动
پوښتل	及	询问	活动
پوهېدل	不及	明白	状态
پېرودل	及	购买	活动
پېژندل	及	认识	状态
ترپل	及	涂，抹	活动
تړل	及	捆绑；系	活动
تښتېدل	不及	逃，逃跑	活动
تلل	不及	走，去	活动
ټاکول	及	制定	活动
ټکول	及	敲	单活动
ټوخېدل	不及	咳嗽	单活动
ټېټکي وهل	及	踢	单活动
ټېغ ایستل	及	打嗝儿	单活动
چاودل	不及	裂；炸	瞬成
چلېدل	不及	运行	活动
څڅېدل	不及	滴，漏	单活动
څرپېدل	不及	扇动	单活动
څملاستل	不及	躺	活动
خبرېدل	不及	知道	状态
خپه کول	及	生气	状态

（续表）

动词	及物性	汉语释义	动相类型
ختل	不及	升；登上	活动
خرڅول	及	卖	活动
خندل	及	笑	活动
خوب کول	及	睡觉	活动
خوړل	及	吃	活动
خوښول	及	使高兴，喜欢	状态
دنګل	不及	跃	单活动
دی	系	是	状态
راتلل	不及	来，来到	活动
راوستل	及	带，引	活动
رسېدل	不及	到达	瞬成
رغړېدل	不及	睁（眼）；滚	活动
رغښتل	不及	翻滚	活动
زېږېدل	不及	出生，诞生	瞬成
ژړل	及	哭	活动
سپړدل	及	解开	瞬成
سپړل	及	解散，遣散	瞬成
سکستل	及	剪（毛发）	活动
سول	不及	燃着，着火	瞬成
ښودل	及	显示；教	活动
غورځېدل	不及	跳；倒下，跌倒	瞬成
غوښتل	及	要，希望	状态
فکر کول	及	想	活动
کښل	及	画	活动
کښېناستل	不及	坐	活动

（续表）

动词	及物性	汉语释义	动相类型
کول	及	做，干	活动
کېدل	不及	成为；发生	活动
کيندل	及	挖	活动
ګرزېدل	不及	转，转动	活动
لرل	及	有	状态
لګول	及	花，消耗	活动
لنبل	不及	游泳	活动
لوستل	及	读	活动
ليدل	及	看见	活动
ليکل	及	写	活动
تشريحول	及	分析	活动
موندل	及	找	活动
ميتل	不及	小便	活动
نجتل	及	安，装	活动
نڅل	不及	跳舞	活动
نښتل	不及	粘；结合	活动
نغړدل	及	吞	单活动
ننوتل	不及	进入	瞬成
نيول	及	拿；抓；取	活动
وتل	不及	出去	瞬成
ورکول	及	给，交给	活动
وهل	及	打	活动
ويشتل	及	射击	活动
ويل	及	说，唱	活动
يادول	及	回忆	活动

（续表）

动词	及物性	汉语释义	动相类型
پيدا کول	及	发现	瞬成
بشپړول	及	完成	瞬成
هېرول	及	忘记	瞬成
يادول	及	想起	瞬成
حاصلول	及	得到	瞬成
شروع کېدل	不及	开始	瞬成

关键词和动词索引

（汉语按拼音顺序、普什图语按首字母顺序）

单活动　22、37、57、71

单一合成　26、82、141

非完整体　17、23、28、33、96、115

惯常体　17、24、98、119

活动　21、36、55、66、134

渐成　22、36、77、164

阶段水平　26、61、64、148

进行体　17、23、33、96、114

均等对立　21、113

开放构式　133、138、161

派生相　81、141

缺省对立　26、82、113、141

时间语义特征　21、45、141

时相　41、81

视点　4、21、23、93

瞬成　22、59、73、89、155

完成体　19、33、101、115、122

完整体　28、33、93、101

一般体　33、103、110、138

中性体　24、95、106、117

状态　21、38、54、61、85、128

状态构成构式　36、134

اخیستل　57、77

ارزېدل　55、66、86、148、166

برېښېدل　58、73、88、151、172

پرانیستل　59、89、151、168

ټکول　58、88、129、136、154

ټوخېدل　51、58、72、91

جوړول　48、131、142

چاودل　59、70、81

ځغستل　47、50、129、137

خندل　57、105

خوب کول　46、57

خوړل　69、96、116、133

خوښول　51、63

درېدل　120、147

رسېدل　45、59、74、90、136、156

لړل　55、65、83、109

لوبې کول　99、121、138、153

لوستل　37、60、136

لوېدل　9、47、102、169

لیدل　52、77、180

لیکل　23、53、70、79、158、172

ویل　48、52、71

后 记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对我来说，整个学习和论文写作过程是煎熬，更是磨练和提升，是一个通过不断学习和思考来完善知识结构、提升科学素养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的师长、家人和朋友给予了我支持、关怀和鼓励，在这里要特别感谢他们。

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孙衍峰教授。孙教授学识渊博，语言学功底深厚，为人谦虚、严谨，又对学生充满慈爱，不仅关心学生的学习情况，还关心学生的家人和生活。我很荣幸能成为孙教授的学生。从博士入学开始，孙老师就将自己的语言学知识和科研经验倾囊相授。在论文选题阶段，孙老师急学生所急，甚至比学生更急，时时提点，常常讨论。在论文构思和写作过程中，孙老师总是耐心指导，在关键处指点迷津。孙老师常说："见微知著，越是小的地方越不能马虎。"这句话既适用于做学问，也适用于做人。孙老师对学生的认真负责，对学问的精益求精，为人的谦虚谨慎都是我学习的榜样，作为学生，唯愿将其传承。

其次要感谢我的大学恩师车洪才教授和张敏教授。他们是我学习普什图语的启蒙老师，是中国第一代"普什图语人"。二老如今已年逾八十，仍然精神矍铄，还在为普什图语在中国的传承和发展而操心。在论文选题和写作期间，当遇到普什图语专业知识方面的困惑时，我常请教两位老师。没有两位恩师的答疑解惑，论文也不可能顺利完成。

感谢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普什图语部的阿富汗籍专家哈立德・穆罕默德（خلد محمد）先生。他受邀对全文的普什图语例句做了细致的检查，保证了语料的准确性。

在我搜集材料的过程中，我的大学同窗好友骆先超、唐诗玉等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借此机会一并向她们表达谢意。

还要感谢信息工程大学的何朝荣教授、唐慧教授和高航教授。几位老师在论文选题、结构安排和具体内容上都曾给予我启发与帮助。感谢系领导和教研室的同事们对我工作、学习和生活上的支持和鼓励。

最后要感谢我的家人。因为有他们的爱与鼓励，我才能战胜自己，在艰难的论文写作过程中坚持下来，最终顺利完成学业。